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L154n1640

密雲悟禪師語錄

明 圓悟說 道忞上進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奏章
  - 序文
  - 目錄
  - 上堂一
    - 住常州荊溪龍池禹門禪院
    - 住天台山通玄寺一
  - 上堂二
    - 住天台山通玄寺二
    - 住嘉興海鹽金粟山廣慧禪寺
  - 上堂三
    - 住福州府黃檗山萬福禪寺
    - 住明州育王廣利禪寺
    - 再住金粟廣慧寺
    - 住明州太白山天童景德禪寺
  - 上堂開示
  - 小參
  - 室中開示
  - 偶言
  - 入室機緣
  - 問答機緣一
  - 問答機緣二
  - 勘辨機緣
  - 法語
    - 示于道人
    - 示純一上人
    - 太虛藏禪人病中乞法語
    - 示余道人
    - 示時功林居士
    - 示林道人
    - 示秦道人
    - 示淨虛禪人
    - 示程弘業持經語

- 書問一
  - 復求如沈居士
  - 復清都史居士
  - 復子元劉居士
- 書問二
  - 復破山硼上座
  - 復石車乘上座
  - 復紫垣程居士
  - 復象垣程居士
  - 復性符錢居士
  - 復清漳東里王居士
  - 復我萬陳居士
  - 復君馨葉居士
  - 再復東里王居士
  - 復元公黃居士
  - 復爾赤馮居士
  - 復趙居士
  - 復紀常陳居士
  - 復海槎鍾居士
  - 復元怙張居士
  - 復仲堅李居士
  - 復似孫江居士
  - 復孩未方居士
  - 復爾赤馮居士
  - 復敬身陸居士
  - 復留儐馮居士
  - 復黎眉郭居士
  - 復型塘徐居士
  - 復體心禪人
  - 復吳道婆
  - 復蘭嶼吳居士
  - 復祈遠唐居士
  - 復董居士
  - 復清伯黃居士
- 舉古
- 拈古一
- 拈古二
- 徵古

- 別古
- 代古
- 頌古一
- 頌古二
- 答頌
- 佛祖贊
  - 接引佛
  - 釋迦出山相
  - 文殊大士
  - 出山大士
  - 大悲菩薩
  - 達磨渡江
  - 玉芝禪師像
  - 抱璞師摹禹門和尚真…
  - 復寫七八句
  - 雲門湛和尚
- 自贊
  - 破山明請
  - 又(費隱容請)
  - 又(朝宗忍請)
  - 又(萬如徵請)
  - 又(木陳忞請)
  - 又(牧雲門請)
  - 又(林野奇請)
  - 又(禹門大眾請)
  - 又(金如玉居士請)
  - 又(一生禪人請)
  - 又(淳甫程居士請)
  - 又(敬橋張居士請)
  - 又(冶堂孫居士請)
  - 又(定甫萬居士請)
  - 又
  - 自題行樂
- 偈
  - 示明極禪人極號元闇
  - 龍池和尚送天隱禪師掩關偈云…
  - 水西門菴示息機上人
  - 天隱和尚病中以二偈求正師因復之

- 示聞圜居士
- 登會稽海口大峰山頂兼似墨池王居士
- 別石簣陶太史
- 示出塵上人
- 次盡我居士韻
- 靜中偶成
- 次同叅慧轂輪韻
- 同史省菴登山頂為示
- 過戒珠菴
- 贈雲堂師
- 山中四威儀
- 山居
- 擬寒山三首
- 杖意
- 偶成
- 示醫者
- 叅禪偈九首
- 遊廬山東林寺次壁問韻
- 霞標管居士述無用書謂…
- 黃檗山觀葉相國壁間詩以偈次韻
- 示定觀禪人
- 示時默上人
- 誕生禪人乞策進語
- 示雪浦琮禪人
- 送修密禪人省親
- 示咸濟禪人
- 紙炮
- 復方侍御震孺
- 示聚我居士
- 示徹源禪人
- 傳法偈
- 示靈根荷講主
- 無心用禪人乞偈
- 師夢中得染深青牯牛之句乃自聯云
- 化緣偈
- 明道崔居士乞偈薦親
- 居士五旬乞偈
- 荅朱居士

        - 示沈大司寇演
        - 覺圓敏禪人病中乞偈
        - 示張大司憲瑋
        - 示李孝廉魯
        - 居士乞偈薦親
        - 題冶堂孫居士像
        - 題聖緣唐居士像
    - 佛事
    - 雜著
        - 五家語錄序
        - 教外別傳序
        - 日睿程君乞題小象
    - 行狀
    - 年譜一
        - 世宗
        - 穆宗
        - 神宗
        - 光宗
        - 熹宗
    - 年譜二
        - 毅宗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進天童密雲悟禪師語錄奏章　　庶一

浙江寧波府鄞縣天童寺臣僧道忞謹奏為恭懇天恩賜將先師語錄入藏以光祖道以茂皇猷事皇上統承精一道契真宗性命之學尤深致意至於古聖語言有關世道人心者尤必廣布頒行使若見若聞各達本性方愜御衷真覺皇之慈心振古希有者矣道忞幸逢盛化身叨寵遇又每承天眷追念先師賜邈頂相復刻遺編感恩已渥復敢何求唯是[糸*丐]念天童先師圜悟生當末運興振禪宗六坐名山忘軀荷法一時提唱機語皆開鑒人天單明直指日雖刻布人間但未經入藏恐漸湮沒道忞伏見宋景德年中僧道原所著傳燈錄三十卷頒降入藏元祐間明教禪師契嵩所著輔教編三卷及傳法正宗記一十二卷亦賜入藏乾道七年僧蘊聞所進大慧禪師宗杲語錄三十卷亦賜入藏元元統二年僧善達密的理所進其師普應國師明本語錄三十卷皆賜入藏此四者人雖異代咸遇清時道法耿光於今維烈况忞生值昌期之運躬逢佛心天子重法之秋誠千載一時奇遇謹扳前件事例將先師圜悟語錄壹拾貳卷與忞所編年譜陸拾貳帙先經繕寫進呈外伏乞俯鑒微忱下頒鈞旨賜[(冰-水+卄)*夕]入大藏永使流通則正法眼千古長新而願力恩普天均戴者矣為此冒昧具奏懇賜下部施行忞不勝翹禱待命之至謹具奏聞。
順治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奉旨禮部議奏本月二十九日禮部覆奏本日奉旨依議。

密雲禪師語錄序

達磨受西天般若多羅密印六傳而至曹谿曹谿之後分為二支而臨濟之兒孫獨盛臨濟之後又分為二支而楊岐之兒孫獨盛盖監寺受慈明遙記與黃檗之記臨濟正同故禪道獨為天下冠今之所傳臨濟派者則皆系出於圓悟勤之子虎邱隆者也虎邱之子天童華知見高邁大慧嘗作偈特稱之天童華傳天童傑傑傳破菴先先傳無準範範傳雪嵓欽欽傳高峰玅玅傳中峰本本傳千嵓長長傳萬峰蔚蔚傳寶藏持持傳東明昆昆傳海舟慈慈傳寶峰瑄瑄傳天奇瑞瑞傳絕學聰聰傳月心寶寶傳禹門傳禹門嫡子是為今天童圓悟大師大師之望前圓悟勤公凡二十世其望臨濟則三十世而望達磨則四十世也天童居大海之東山川環擁當年之坐道場說法者八十餘員大率皆臨濟之裔也庚午之春余在武林僧舍偶見大師語錄一編始知臨濟宗風至今未墜修書致敬請師說法太白山中即天童華禪師故址也棒喝交馳學者無開口處莫不望風而靡以為臨濟再來也大師操履嚴峻有古尊宿之風行解相應與末世之狂禪迥別余嘗覩其用處縱

奪自緜每吐一言盖天盖地其所從來者異矣應般若多羅之讖而中興臨濟之道於今時正令全提坐斷十方世界至矣哉。
崇禎壬申歲三月朔旦弟子黃端伯稽首和南謹

密雲禪師語錄目錄

奏章
序文
第一卷
　上堂
第二卷
　上堂
第三卷
　上堂
第四卷
　上堂開示
　小參
　室中開示
　入室機緣
　問畣機緣
第五卷
　問畣機緣
　勘辨機緣
　法語
　書問
第六卷
　書問
　舉古
　拈古
第七卷
　拈古
　徵古
　別古
　代古
　頌古
第八卷
　頌古
　佛祖贊

自贊
偈
佛事
雜著
第九卷
行狀
年譜
第十卷
年譜
塔銘

密雲禪師語錄目錄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一

天童弘法寺住持門人弘覺禪師(臣)道忞上進

上堂

住常州荊溪龍池禹門禪院

於萬曆丁巳四月望日眾請開堂迎至法座前師指云堂堂坐斷千差路卓卓分明絕去來喝一喝顧視大眾云還見麼遂陞拈香云此一瓣香明歷歷上拄天下拄地爇向爐中端為今上皇帝祝延聖躬萬歲復拈云此一瓣香名不得狀不得自從親遭毒手今日對眾拈出供養即此堂上傳曹谿正脈三十三世幻有老人用醻法乳之恩就座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舉拂子召云大眾見麼只此拂子已刺破釋迦老子眼睛了也眾中莫有眼見如盲口說如啞者向金不博金處道將一句來良久云眼空宇宙渾無物大座當軒孰敢窺擊拂云若向者裏領略得去便請歸家穩坐脫或未然更聽葛藤復擊拂云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禹門院裏上堂四大部洲打鼓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且道蓑衣箬笠向甚處著有知著落處者出來對眾通箇消息若也未知恰是開眼瞌睡禹門如此告報莫有不甘底衲僧奮性出來把腳拽下座前爛搥一頓共助無為之化寧不謂之好事者哉雖然如是逢人切莫錯舉擲下拂子復舉波斯匿王問佛勝義諦中還有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應二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所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亦無聞無說無聞是名一義二義今日忽有人問禹門勝義諦中還有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應二一二之義其義云何只向道一箇鼻頭兩孔出氣是名一義亦名二義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師拍斛下座。

上堂舉高峰和尚云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銕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簡點得出者參學事畢師云高峰之句不妨奇怪只是不經簡點今日禹門亦有四句四句者何饑飡渴飲閒坐困眠此四句內亦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簡點得出者來方丈通箇消息。
上堂若論此事畢竟直不藏曲諺云不曲咸謂面赤不如語直禹門看來即也不然若據不曲語直不如面赤良久召眾云還會麼不見道心不負人面無慙色遂涌身震威一喝下座。
上堂舉盤山示眾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忘復是何物大慧云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華師驀拈拄杖云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好與三十棒且道過在甚麼處擲下云具眼者辨取。
普請採茶上堂舉溈山摘茶次謂仰山云終日摘茶祇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溈云子祇得其用不得其體仰云未審和尚如何溈良久仰云和尚祇得其體不得其用師云溈仰父子雖善切磋未免體用分作二路爭似禹門者裏體用本無二致且作麼生是體用一致底旨舉手云普請採茶去。
上堂四月十五日已過去六月十五日猶未來過去與未來以拄杖|　云都從者裏剖復以拄杖[中-口+○]云若於此識得根源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識不得是不知痛癢底死漢莫怪悟上座造口業壓良為賤擲下拄杖復舉德山初出蜀於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什麼文字曰青龍疏鈔曰講何經曰金剛經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畣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德山當時無語師云我若作德山只向道山僧肚饑揀大者快搬來使者婆子直得手忙腳亂打發不迭及至搬來時肩擔便行管教者婆子疑殺行腳衲僧別有長處。
上堂擬欲參禪圖脫生死已錯了也不擬參禪圖脫生死又錯了也敢問眾兄弟合作麼生得不錯去咄洎合停囚長智。
上堂禪不在參道不須悟直下了然超佛越祖驀拈拄杖云即今莫有超佛越祖者麼卓拄杖云正好朝打三升暮打八百為甚如此者裏放過即不可。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冰-水+|　)*ㄆ]今朝七月六日無論一葉落不落而天下秋眾兄弟已備知矣舉起拂子云一塵起也且作麼是大地[(冰-水+|　)*ㄆ]底道理擲下云若知撲落非他物始見縱橫不是塵。
上堂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若知大道真體箇箇成佛作祖以手搥胸云甜瓜徹蔕甜苦瓜連根苦。
上堂百日禪期正如畫地為牢祇要諸人知箇分曉若也知得分曉便知四月十五日結制本非結今日七月十五日解制亦非解既非結亦非解且畢

竟四月十五日到今日七月十五日者是箇甚麼良久云若總未分曉無奈漆桶不快何。
上堂舉文殊師利在靈山會上諸佛集處見一女子近佛坐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佛云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繞女三帀鳴指一下乃至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女不出定佛云假使百千文殊出此女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定須臾罔明從地涌出作禮世尊世尊敕出此女定罔明即於女前鳴指一下女子從定而出師云若文殊大士用處與罔明大士用處一般因甚女子不出定又若罔明大士與文殊大士用處一般因甚女子卻出定眾兄弟還知二大士併女子落處麼顧視左右云有利無利不離行市放過一著落在第二。
上堂竪起拂子云眾兄弟見麼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盡向悟上座拂子頭上聚頭打葛藤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若也放開從教口勞舌費若也把住擊禪牀云不消一擊復竪起云還見麼擲拂子下座。
歲旦上堂舊年是新年舊新年是舊年新新年與舊年有口也難申所謂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真實說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沒卻身乃顧視大眾喝一喝下座。
晚參上堂今宵正是正月半家家點起上元燈禹門院裏家風別卻將吹滅暗中行遂吹息燭下座佇立云眾兄弟還見麼若也見得則諸暗相永不能昏若也未見高聲喚侍者云移取皮燈籠來引大眾過堂喫茶去。
上堂今日禹門院裏結制須與眾兄弟一議不用眾兄弟參禪不用眾兄弟會理單單不許瞌睡若也瞌睡一棒打出骨髓莫言不道立秋上堂舉諺云朝立秋陰颼颼暮立秋熱殺秋此中大有好消息所謂治世語言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只是世間人未曾一簡點若也簡點就要會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有甚麼難眾中有曾簡點其中消息者麼一總未曾悟上座試為簡點朝暮且置不知喚什麼作秋卻說陰颼颼熱殺秋還知麼不見道不因夜來雁爭見海門秋拍香几下座。
上堂舉洞山云秋初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禹門又卻不然禹門今日解制兄弟東去西去驀拈拄杖云逢人切莫錯舉擲拄杖喝一喝下座。
因雪上堂昨日青山今朝白雪眾兄弟好消息墜鹿行人步步成迹唯有挂角羚羊絕氣息從來獵犬難尋覓高著眼始得。
上堂人人本具箇箇不無不是聖賢了事凡夫且事又作麼生了舉起拂子云不喚作拂子便了取好不喚作拂子便了又喚什麼作事以拂子擊香几云惺惺底惺惺瞌睡底瞌睡然喚作惺惺瞌睡依舊無本可據喝一喝云老僧據本去也便下座。

普請上堂據眾兄弟擔了飯米來伴悟上座各各計明己躬事不該動靜眾兄弟然而俗諺有之曰有例不可滅無例不可置如百丈大智禪師刱叢林立規矩有普請例及諸家語錄亦有普請說所謂作則均其勞飯則同其食自今觀之似乎不然作者應當作閒者應當閒致令古風凋喪法門澹薄無他盖主者不舉之故也乃云要且者般事須是者般漢若畏刀避箭躲賴偷閒不足為伴雖然恰有箇驗處以何為驗舉手鼓掌云打鼓普請看。
上堂悟上座妄譚般若未死舌頭先壞死後定墮拔舌犁耕眾兄弟有相救者出來試救看良久云無則悟上座只得自作自受去也。
上堂忽雨忽晴天道變化物遂其生舉起拂子云唯有者箇自古至今不屬雨晴且道屬箇甚麼與侍者云縣於方丈內異日指他人。
上堂天上月正圓人間道月半衲僧事如何直截當自看。
上堂纔然正月初一不覺二月十五光陰迅速催遷日月如同電火竪起拂子云觀音玅智力能救世間苦擊拂子云眾兄弟休莽鹵擲拂子下座云參。
上堂古人道若論此事多說不如少說少說不如不說驀拈拄杖卓云者裏是甚麼所在說多說少說說說不說舉起拄杖云是多耶是少耶是說耶是不說耶復云正當恁麼時諸人還委悉也無若委悉去獨步大方橫行天下如未委悉不煩久立便下座。
上堂問梧桐葉落傳秋信作家相見意如何師便喝進云喝後如何師乃打進云何不道看師云將謂作家元來不是乃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只如今朝七月一汝等作麼舉若也舉得南天台北五臺若舉未得喝一喝云速退速退便下座。
歲朝連雪上堂連日雪紛紛山河一色吞天開銀世界別是一乾坤眾兄弟還會麼當恁麼時正是古人所謂三十年前未得箇入處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三十年後得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是箇大地平沈底時節且憑箇什麼得恁麼地良久云世出世間窮徹底常樂我淨獨為尊。
上堂今朝正是正月七世上相傳是人日可憐大夢未惺人卻見陰晴起瞋說令人轉憶雲門老解道日日是好日眾兄弟還知雲門老子落處麼良久云祇是不分皂白底漆桶復云日日好日當下心息本無孔竅寧容情測各各珍重不煩久立。
上堂若論此事擬心則差強言則隔覿面分付罕人委悉遂展手云分付了也眾兄弟還曾委悉麼若未委悉急須珍重。
幻有和尚忌辰拈香云當時巴陵為雲門大師設忌有三轉語高峰為雪巖和尚設忌單單只有一句悟上座今日為幻有老人設忌一句也無何以舉起香云者是一句耶是三句耶插香云逢人切莫錯舉。
上堂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徑山道向上一路熱盌鳴聲老僧道向上一路蹋破草鞾。

上堂舉教中道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眾兄弟還知釋迦老子立地處麼若也知得從教徧界分身設若未知悟上座不免更資一路舉起拂云者是放底光明且如何是實相義擲下拂云急著眼覷。
上堂古者道我一喝不作一喝用遂喝一喝云且道悟上座一喝與古人相去多少莫有端的者試端的看良久復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且作麼生是不虛度底光陰記得小時騎竹馬看看又是白頭翁。
上堂唲聲一發獨稱尊引得兒孫惡水淋不是與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
上堂今朝正是五月一為眾分明重剖析昔日雲門老古錐卻道日日是好日是又是別又別汝諸人瞥不瞥龐公不昧本來身衲僧正眼頂門裂喝一喝下座。
上堂六月日頭真箇熱赤肉團邊如火富且問現前眾兄弟無位真人徹未徹若也已徹向無陰陽地上竪去橫來若也未徹未免來日熱如今日。
上堂竚立座前云老僧氣喘不能說話遂咳嗽吐痰於地云眾兄弟試道看良久無有出者師以腳抹卻歸方丈。
上堂若論此事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喝下銕圍山倒走一句當天八萬門句句自然絕滲漏趙州關雲門普雪峰輥毬禾山打鼓上來一隊老古錐看來未解師子哠汝諸人須抖擻轉身路子若能行處處莫著隨人後拶著翻身便齩伊始可人前開大口且道禹門者裏用箇什麼驀拈拄杖云一條拄杖黑如漆是聖是凡劈脊摟喝一喝下座。
上堂恁麼也不得道火何曾燒著口不恁麼也不得嚼爛虛空牙齒出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石頭老子舌無骨驀拈拄杖云恁麼也得放下云不恁麼也得復拈拄杖擲下云恁麼不恁麼總得汝諸人還知禹門落處麼便下座。
上堂十方無壁四面無門中有一寶任運縱橫便下座。
上堂年年有箇臘月八相傳世尊悟時節咸謂如來睹明星誰知打失眼睛瞎諸人若欲辨端倪正眼須從頂門發從茲突出普天輝將此深心奉塵剎喝一喝眾兄弟還見釋迦老子打破漆桶處麼便下座。

住天台山通玄寺

結夏上堂若論此事本非行住坐臥之相豈可結制定期為限祇如今古叢林皆以九旬禁足三月安居正眼看來大似畫地為牢置人必死之地雖然如是正恁麼時諸人向什麼處出氣有善出者速速出來對眾出氣看良久云一總未能且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與悟上座眉毛厮結到八月一日說破時有僧出云說破箇什麼師云速退僧茫然師云只得一跳出去僧云再撲一交師云速禮三拜復舉開山韶國師云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聞云只此一偈堪起

吾宗師云殊不知滅汝宗者即此偈耳不見道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玅今日新通玄不免別開一路乃云通玄峰頂別是人間只緣不薦錯認青山遂喝一喝云還薦麼便下座。
上堂纔然昨日又是今朝流光電速人亦隨遷當勤精進如救頭然驀拈拄杖云穿卻諸人鼻孔換卻諸人眼睛還我救底頭來擲拄杖云大眾委悉麼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平地上死人無數切莫停囚長智。
上堂今朝正是六月六貓兒狗兒皆沐浴通玄峰頂禪和子箇箇渾身乾暴暴復云會即途中受用不會即世諦傳續且道傳續箇什麼三十年後抱頭哭莫言老僧不道參。
晚參茲當六月初七夜衲子聚頭將畢夏霹靂天風忽地來草菴卸下琉璃瓦且道是何宗旨喝一喝下座。
上堂十五日已前誰復重打算十五日已後孰肯定從容今日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透脫宗驀拈拄杖云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卓拄杖下座。
上堂茲當六月念五况是日輪明露本無雲翳覆藏爭奈時人不睹驀拈拄杖云睹不睹若也睹自然超佛越祖。
上堂拈拄杖指云不得舉二唯舉一老僧拄杖為竭力指示分明須薦取莫待將來驀頭楔喝一喝云天色時炎不煩久立便下座。
上堂舉韶國師偈通玄峰頂師云大家在者裏不是人間師云錯下註腳心外無法師云逼塞殺人滿目青山師云有眼如盲大眾還識韶國師麼若也識昔日韶國師今日老僧不成話墮若不識且道是誰之過下座云參。
上堂八月一日解制訖腰間包頭上笠通玄寺裏放門開行腳衲僧攙前出被人拶著要翻身切莫隨人穿卻鼻復舉洞山云秋初夏末師云將謂忘卻兄弟東去西去師云亂走作麼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師云坐斷路頭石霜云出門便是草師云奴見婢殷勤又有道直得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云同阬無異土乃云者一隊老漢被老僧折倒了也諸人還知出身處也無若也知得日費斗金非分外脫或未然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喝一喝下座。
開爐上堂烹佛烹祖大爐[革*(苟-口+用)]煆生煆死惡鉗鎚驀拈拄杖云若是超佛越祖出生逾死者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與通玄拄杖子相見良久乃云今日是箇十月十五今古謂之開爐老僧更指虛空是箇爐子其中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凡有事物俱是煤炭世間僧俗男女一切人天皆在者箇爐子裏苦樂逆順聲色逼惱晝夜煎熬生情取舍遂成輪轉謂之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唯有一門可出而復狹小汝諸人還知出路麼時有僧出云出路即不問如何是火宅師云待汝出來與汝道僧無語師云汝道不得老僧為汝道去也一盲引眾盲相牽出火阬便下座。
冬至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驀拈拄杖云三世諸佛一切眾生被老僧拄杖一時穿卻了也拈起也直教箇箇

放光動地放下也直使人人無處出氣不拈不放時且道落在什麼處若是銕眼銅睛漢直下覷透時即見三世諸佛此時成道此時說法此時度人亦見一切眾生此時輪迴此時日用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若也知去即見兩儀絲此時剖判日月乘此時運行四序從此時推移於無陰陽地上好不資一蒙醜不資一豪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正當恁麼時忽憶忽悟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到頭輸我惺惺者不住陰陽造化中。

上堂舉金剛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師豎起拳云還見麼喝一喝云還聞麼聞見分明若喚作聲色入地獄如箭躭一僧出眾云不喚作聲色喚作甚麼師乃合掌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即如來。

上堂病骨尚未愈無已強扶笻陞堂無法說坐斷通玄峰乃拈拂子云只得借拂子為諸人通箇消息豎起云見麼敲香几云聞麼若見若聞正是逐色隨聲漢不聞不見又是避色逃聲漢更若非見非聞又是戲論相違漢直須中間撒開兩頭截斷二邊渾莫立中道不須安正當恁麼時獨脫一句作麼生道八角磨盤空裏走下座。

上堂五九四十五窮漢街頭舞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

上堂天上月正圓人間道月半半即背於圓圓定違於半欲得兩相應分身兩處看。

歲旦上堂新年新月新日新時長老又披新法衣提起衣云者箇是衣如何是法放下衣云九九百百張七趙八孟春猶寒不得露骨喝一喝下座。

請化主上堂今朝正是正月半通玄峰頂無燈看祇要諸人返自觀迴脫根塵常煥煥常煥煥大地虛空無畔岸森羅萬象歷歷同參一切眾生明明共伴若人如是見徹氣質如是變化本無能化所化之人亦無能施所施之物化者施者吾道一貫雖然如是更有一事且去化緣歸來重新打算。

上堂當頭一著坐斷要津纔然側耳喪卻家珍從來佛法不順人情所以道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

上堂新正二十日又五且喜日輪正當戶晝夜明明無間斷只因時人不解顧若解顧廓徹乾坤全體露東西南北任縱橫那事應須沒差互所以道參玄人莫虛度且如何是不虛度底光陰阿呵呵還見麼復云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光陰本自非他物青天白日笑唫唫。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一

音釋

繕

（時戰切音膳補也）。

翹

（祁堯切音翹企也）。

颼

(所流切音搜風聲)。

莽鹵

(上模朗切音蟒下籠五切音魯莽鹵猶粗率也)。

熬

(牛刀切音熬煎也)。

金

(魚音切音義同)。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二　　庶二

天童弘法寺住持門人弘覺禪師(臣)道忞上進

上堂

上堂拈拄杖擊香几云方便門開也復呈拄杖云真實相示也汝諸人還見麼若也見得徹去便可拈拄杖作丈六金身用復可將丈六金身作拄杖子用然後拄杖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汝等諸人切莫向古廟裏去躲一棒打折你驢腰莫言不道。
上堂通玄峰頂好箇消息若人識得參學事畢喝一喝云不煩久立便下座。
因牙痛上堂舉雲門云佛法太殺有只是舌頭短覺範云佛法太殺有只是牙齒痛我笑巖師翁道牙齒幸不痛舌頭頗相稱只是無什麼佛法可說老僧今日佛法有無舌頭長短俱不論單單只是牙痛若人向牙痛處打破漆桶管教身病心病俱消生死涅槃如夢。
上堂二月初十好箇消息盡大地人[跳-兆+孛]跳不出喝一喝云百年三萬六千塲反覆元來是者賊。
幻有和尚忌辰拈香指真云大眾會麼者老和尚昔日不來今日不去然既不來又不去因甚一場特地為要大家知乃拈香云還會麼一瓣栴檀一盞茶分明眼裏又添沙。
施主請上堂春雲欲開未開春雨欲息未息日頭欲出未出行人欲歇未歇為甚如此只因途路不得力忽然雲開日出便是到家時節豎拂云還見麼若也見得徹去管教當下心息。
僧梵音請上堂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勝彼世間音以拂子擊香几云不是世間音復鼓掌云不是世間音老僧忉忉咀咀鼓兩片皮不是世間音且是什麼音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始知以脚跟打法座云還見麼便下座。
上堂本來無物可評論未悟之人妄見分忽若迸開頂門眼大地山河一口吞。
上堂今朝三月十五佳節時當穀雨農夫浸種拋秧蠶婦剪桑勤苦爾我林下人作麼生舉措驀拈拄杖云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
上堂鏡不自照刀不自割風不自涼火不自熱今日四月初一孟夏稍熱且道何物若也識得天地日月森羅萬象無纖毫過患脫或未然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佛誕上堂今朝正是四月八淨飯王宮生悉達祇為時人不知因年年枉遭惡水潑眾中若有知因者出來為者老漢雪屈良久云若無雲門大師來也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裏藏身大慧道雲門老人恁麼道只答得法身句未答得透法身句今日或有人問徑山如何是透法身句向他道蟭螟眼裏放夜市大蟲舌上打鞦韆通玄又且不然有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劈脊便棒縱使不會管教永劫不忘。
受金粟請落版同眾赴上堂縣起也杲日當空放下也孤明歷歷不縣不放諸佛莫知鬼神罔測且如符到奉行一句作麼生道九萬里鵬纔展翼百千年鶴便翱翔。

住嘉興海鹽金粟山廣慧禪寺

山門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新長老打破牢關一任擎頭戴角。
佛殿釋迦已過去彌勒猶未來正當恁麼時法柄在阿誰手裏乃展坐具云徧覆三千及大千。
土地堂伽藍神叢林主一瓣香兩手舉。
祖堂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盡在者裏默默地商量箇事今日一時捉敗且道以何為驗插香云以此為驗。
眾請陞座拈香云此瓣香端為祝延今上聖壽恭願萬邦歸聖化八表偃干戈次拈云此瓣香從無始劫東擲西拋忽於窮途半路[(冰-水+卄)*夕]拾得來三回拈出爇向爐中端為供養荊谿禹門堂上幻有先師用醻法乳斂衣敷座上首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第一義諦一槌粉碎了也還有鋸解不開底衲僧試出來對眾舉看良久云一眾既然恪慈山僧不免自作一場賣弄去也通玄峰頂聳壑昂霄金粟山頭坐斷十方所以道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掀翻是非窠窟截斷生死根株三世諸佛聞風結舌歷代祖師覿面藏鋒一切眾生退身有分現前大眾自合知歸恁麼告報如將惡水驀頭潑汝諸人了也還知風吹不入雨打不濕去處也無設或未知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復舉法燈云山僧卑志本欲深棲巖竇隱遯過時奈緣先師有不了公案出來為他了却時有僧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燈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甚麼處燈云過在你殃在我師云山僧本志亦只如然祇緣人人有箇現成公案出來相為了却忽有箇衲僧出來道既是現成公案因甚却要了拈拄杖打云橫按鎮鋃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下座。
上堂六月初一時當毒熱富人陞座夾背汗出恁麼告報還信得及也無若信得及管教當下心息若信不及各自反手摸取看是甚麼意旨。
上堂八月中秋不寒不熱簡點將來識情難測翻笑寒山子有心似秋月世間多少人却認光影說誰知明月下元是昔愁賊喝一喝復舉楞嚴道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師云釋迦老子到者裏恰似計窮力極轉身不得不肖兒孫為伊出手去也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

及有人問我正好攔腮劈脊若知棒頭落處管教全體透徹何以脫體頓超知見外方名越格自絲人。
上堂箇事明明絕覆藏老僧有口難分析無奈時人不解薦眼睜睜地還如瞎所以道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汝諸人識不識驀拈拄杖云若不識拄杖子善甄別為諸人重漏泄直須當頭點破管教棒棒見血喝一喝下座。
大眾請師上堂師云老僧與你去直至法堂眾擬作禮師云為上堂了遂歸方丈。
上堂五月五是端午九月九是重陽即今却好箇時節諸人不用別商量所以道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華新雖然老僧更向註脚下添註脚三玄三要事難分自知較一半得意忘言道易親無者閒心情一句明明該萬象眼華作甚麼重陽九日菊華新喝一喝下座。
上堂問十五日已前即不問十五日已後又如何師云明日月漸虧進云明日後又如何師云三十日來與汝道進云即今事作麼生師云速退速退乃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佛果道天寧即不然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老僧又不然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劈脊便棒。
漢月藏首座請上堂示臨濟宗旨來源一僧出問如何是和尚惡水潑人師便打僧擬開口師直打出法堂云者便是臨濟宗旨復陞座云我禪門一事自世尊說法四十九年臨末梢頭於靈山會上拈華默顧大眾時百萬人天皆不知落處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清淨法眼不立文字付囑摩訶迦葉廣流傳化母令斷絕謂之教外別傳至二十八祖到東震旦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日索門人各呈所見唯慧可大師只禮三拜歸位而立謂之得髓傳至六祖出南嶽青原二派有以言句疏通直指有以全機大用直指雖總為直指言句直指令人多著意見蹉過直指之旨故南嶽受六祖密囑於言句中合機用謂馬祖云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即是打車即是後人尚多以意解以牛喻心以車喻身即如此解豈可謂單傳直指不見馬祖與百丈行次見一羣野鴨子飛過祖云是甚麼丈云野鴨子少間又問甚麼處去也丈云飛過去也祖扭丈鼻負痛失聲祖云又道飛過去也丈乃有省丈再參時祖以目視繩牀角拂子丈云即此用離此用祖云你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丈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丈挂拂舊處祖震威一喝丈乃悟旨後因黃檗辭參馬祖去丈云馬師已過去了檗問馬祖存日有何言句丈云老僧被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檗乃吐舌丈云子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師大機之用且不識馬師若承嗣馬大師以後喪我兒孫故後臨濟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檗只棒三頓濟後出世唯以棒喝接人不得如何若何只貴單刀直入時月出眾禮拜起便喝師云好一喝月又喝師云你更試喝一喝看月禮拜歸眾師乃顧月復舉僧問

古德云朗月當空時如何古德云猶是階下漢僧云請師接上階古德云月落後來相見且道既是月落後又如何相見月便出法堂師便下座。
上堂問海眾雲從慈霖天霆現躍飛騰則不問如何是驅雷掣電底句師便喝進云恁麼則金粟華開寶林果熟去也師又喝蔡居士問一拳打破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打破踢翻即不問如何是一拳一脚師云今日且放過你乃舉起拄杖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擲下去落二去也且一又如何舉便下座。
晚參開爐恰三日那事全然沒消息有消息寒者寒兮熱者熱忽然寒熱兩忘時試問諸人是何物良久喝云不煩久立。
上堂問一陽來復萬物資生萬物資生即不問一陽在何處安身立命師云天上天下進云正當恁麼時心空及第去也師云脚跟下更少一頓在乃云有問有答便落言詮無問無答即沈寂默沈寂默即成誑滯言詮即成謗所以道不可以言語造不可以寂默通語默向上有條通天大路又且如何良久云白日青天全體露下座。
師誕眾請上堂出家人與世人差悟徹無生透死涯為我慶生應有死何殊病目見空華諸人直下信得及去則不見有生不見有死淨裸裸赤灑灑證取自家境界豈不慶快平生敢問諸人畢竟如何復云證得當陽第一機箇中無是亦無非生死兩關都踢脫便是心空及第歸。
上堂問如何是金粟境師云四野桑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金粟山頭望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擊鼓陞堂事若何師云瞻之仰之問上無佛道可成下無眾生可度即今陞座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好與一棒進云過在甚麼處師云猶嫌少在問金粟山頭密雲彌布大悲院裏法雨洪施為甚麼地溼樹猶枯水深龍困伏師云汝施設看僧以坐具作舞師與一棒云且道是賞你罰你問教中道吾今為汝保任此事保任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打云棒頭有眼乃云天晴日頭出雨下地上濕此事極分明問著皆擬測休擬測試看途中人頂傘田中人戴笠若擬測更參三生六十劫。
上堂問未白椎前學人已問也請師即今答師打云為你答了也即今學人現問也請師向未白椎前答師打云為你答了也學人即今總不恁麼問也請師亦不恁麼答師打云為你答了也進云蒼天蒼天師又打進云爭奈傍人有眼師連打三棒進云善知識難謾師云休將惡水潑人乃云若論此事富塞乾坤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都從箇中出現乃至若天若人若僧若俗一切眾生盡向裏許流出只要箇漢於念未生前一提提得不被聲色籠罩玄妙知解轉變管教頭頭上全彰物物上獨露自然一處明去千處萬處光輝一機轉去千機萬機透脫所以道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驀拈拄杖云且道龐老子在甚麼處安身立命悟徹本來堅密身永證金剛無量壽卓拄杖下座。
上堂問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即今集眾陞堂又復何為師云為汝不薦進云特地一場愁師云面皮厚多少僧喝師云果然不識羞

問十方諸佛歷代祖師父母未生已前甚處安身立命師便打已生後甚處安身立命師復打即今甚處安身立命師又打僧轉身云釋迦大師來也請和尚答話師亦打乃云施主殷勤請陞座誰知老僧無法說僧俗男女本平等摩訶般若波羅蜜卓拄杖下座。

上堂問學人擬渡龍門乞師一接師以拂子作釣勢僧擬進語師云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問從上宗乘本是一箇鼻孔為甚麼後代分宗列派請師明示師云裂破舌頭進云如何是臨濟宗師云一棒打殺如何是雲門宗師云一喝便死如何是溈仰宗師云相你跳他圓相不出如何是曹洞宗師云待汝死了活來道如何是法眼宗師舉起拂子云會麼進云五家宗派蒙師指未知和尚是誰宗師與當頭一棒云試為老僧分析看乃云入門便見賓主歷然開眼便明萬彙齊現若向賓主歷然處會未免無名立名無相見相遂見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男是男女是女佛是佛祖是祖種種差殊若向萬彙齊現處見則天不是天地不是地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僧不是僧俗不是俗男不是男女不是女佛不是佛祖不是祖賓不是賓主不是主一道平等浩然大均且兩頭不涉獨脫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便下座。

乘白禪人請上堂若論此事本來成現擬心則差強言則隔纔若擬心被心隔擬性被性隔擬佛被佛隔擬眾生被眾生隔擬僧被僧隔擬俗被俗隔擬凡被凡隔擬聖被聖隔擬禪被禪隔擬道被道隔擬教被教隔擬明被明隔擬暗被暗隔擬色被色隔擬空被空隔擬善被善隔擬惡被惡隔擬有被有隔擬無被無隔擬智被智隔擬愚被愚隔擬非被非隔擬是被是隔擬靜被靜隔擬動被動隔擬得被得隔擬失被失隔擬黑被黑隔擬白被白隔擬生死被生死隔擬涅槃被涅槃隔設若不擬被不擬隔總之凡有所擬被一事隔驀拈拄杖云正當恁麼時作麼生道不隔底句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擲拄杖鼓掌云還見麼下座。

上堂今朝七月十五日盡十方僧自恣時地獄罪人乘此力鐵網鐵圍都解離驀拈拄杖云當恁麼時自恣一句作麼生道世出世間俱不顧椰[木*栗]橫擔信步行。

上堂有說皆成謗無言亦不容兩頭俱坐斷撒手出當中還有恁麼人麼問瞿曇無語濟上絕言和尚終日喃喃是何意旨師云為汝不薦進云殃及兒孫師云放汝三十棒問鐘鼓丁東金相煒煌滿眼滿耳無覆無藏祇如聲色未萌睹聞莫及正恁麼時乞和尚通箇消息師默然良久乃震威一喝進云人間四月春光盡金粟秋來菊正開長恨春歸無覓處誰知轉入此中來師云葛藤窠裏藏頭縮尾乃云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爭如臨濟小廝兒赤手全提白拈賊喝一喝下座。

開爐上堂般若如大火聚擬之則燎却面門驀拈拄杖連卓云當爐不避火者與拄杖子相見問正偏兼帶即不問臨濟家風事若何師便打僧擬進語

師復打云再犯不容乃云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照顧眉毛多少莖三世諸佛立地聽歷歷分明赤骨惺死柴頭發渾身燄始可聯輝繼祖燈。
上堂今朝十月十六天色陰晴反覆不欲隨世變遷悟取本來面目若是已過關者聞恁麼道掉臂而去二六時中折旋俯仰無非本地風光脫未諳悉二六時中末免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敢問諸人如何是本來面目喝一喝云還見麼地缺東南天傾西北復喝一喝下座。
上堂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云眼華作麼進云如何是清淨本然師云腦後見顋乃云當陽一著無啟口處正眼洞明無迴避處所以道有一物明歷歷黑似漆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動用中[(冰-水+卄)*夕]不得驀拈拄杖云穿却了也諸人還委悉也無若委悉得日用之中折旋俯仰無非本地風光若不委悉百姓日用而不知喝一喝下座。
師六旬初度上堂人人盡道今日生誰謂老僧此日死但了死生箇一時莫問世間華甲子。
追嚴上堂重陰極盡一陽生萬化甦回省舊容赤骨條條全體露了無一物見枯榮既不見枯榮即今眼眼相覷是箇甚麼若向者裏見得徹覷得透便見施智樂二先人生本非生死本非死且坐斷生死路頭一句作麼生道脫體迴超生死見全身出沒絕行蹤。
蘊虛講主請上堂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是非逆順都拈却無孔鐵鎚當面擲驀拈拄杖云還見麼擊香几云還聞麼若也聞處精明見處透脫當下知歸更不者也周緜豈不暢哉其或未然更據今日時節分明說破雲岫菴中講法廣慧寺裏參請老僧陞座舉揚急須直下猛省喝一喝下座。
上堂問劫火連天舉坐具云未審者箇壞不壞師云壞進云為甚麼壞師云放下來進云放下後又作麼生師云漆桶不快問兩手空拳一貧如洗正恁麼時還有受用處也無師云速禮三拜進云恁麼則國清才子貴家窘有郎賢師云脚跟蹉過乃云箇事由來本現成何勞三寸更施呈堂堂坐斷舌頭路歷歷孤明直下行喝一喝便下座。
上堂樹凋葉落明明脫體全彰雲散天空杲杲日輪當午正恁麼時霜風劈面來諸人還覺寒毛卓豎也無若也覺得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日用頭頭全體露折旋俯仰沒遮攔喝一喝下座。
上堂有問有答正是業識茫茫無問無答亦是無本可據直饒聞恁麼道撩起便行未免落在山僧圈繢裏且不涉化門一句如何通信卓拄杖云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上堂今朝是諸人滿期之日又是諸人圓戒之辰亦是釋迦老子眼光落地時節若知釋迦老子眼光落地處便是諸人圓戒處亦是諸人滿期處何以長期短期千期萬期無非以悟為期若也悟去便知適來許多問答處遂舉拂云正恁麼時[(冰-水+卄)*夕]因結果一句作麼生道擲下云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上堂聲前一句無處出氣當陽一機直下猛覷直下覷透坐斷要津不通凡聖提得天上人間用去初無把柄到處逢人驀面欺直截單提全正令要令箇箇超佛越祖人人鼻孔遼天驀拈拄杖云當恁麼時如何通氣他家自有通霄路便下座。

上堂突出難辨坐斷千差萬別一塵舉起透徹萬別千差所以道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豎起拄杖云者是拄杖子如何是普賢境界若也放過從教徧界分身若不放過不免一椎粉碎何以為諸人漆桶不快。

解制上堂豁開頂門正眼見空向背安排洞徹足底根源蹋破住行蹤跡如是則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無結制之可結無解制之可解正與麼時祇如路逢達道人莫將語默對且將甚麼對還委悉麼一僧出云雲開見日師云眼華作麼僧無語師與當頭一棒云冤家撞著對頭人兩兩相相無避處。

上堂茲因梵清禪人為師無聲請老僧陞座雖陞此座別無他說只述他天啟甲子年於通玄參老僧忘了他底問頭唯記得大棒打他一頓當時想未必能領略後來有箇會處乙丑到金粟見老僧云當時再大大打幾下免得今日來見和尚據此語者兄弟實在棒下見得透所以病四十餘日安安穩穩與尋常人不同大槩參禪人貴要生死心破生死心破不見有生死病苦可得生死病苦全體覺相故玄沙云亡僧面前便是觸目菩提既是觸目菩提且道無聲兩三日甚處去也莫是燒了化了麼莫是不生不滅去了麼卓拄杖云還見麼下座。

上堂問傷嗟今古人幾箇知恩德今人古人則不問如何是知恩報恩師云惜取鼻孔進云此猶是報恩邊事如何是知恩師云鼻孔也不識乃云茲因如盛等五僧為薦師長父母適來乘白代請陞座云此五人俱無父母師長大眾者一句好箇消息何以據老僧看來不獨此五人無父母師尊盡大地一切人類俱無父母師尊祇因見有父母師尊便見有彼此人我各立種種分別取此舍彼取彼舍此遂有憎愛致成輪轉流浪生死故諸佛世尊起大悲心示現降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令向父母未生以前一覷覷透不唯自己不從父母所生便見父母師尊一切眾生人人常光現前箇箇壁立萬仞則不妨與釋迦老子同箇鼻孔出氣所以道未離兜率已降王宮豈從父母所生既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豈從師長成立釋迦老子得者一著出世四十九年譚經三百餘會祇要人人明得者箇消息且道即今釋迦老子在甚麼處若知釋迦老子去處便見得父母師尊去處若知父母師尊去處便見得人人自己去處若知自己去處便報得父母師尊之恩正當恁麼時報恩一句作麼生道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

施主請上堂問檀信敬持無米飯前來供養十方僧如何是應供一句師云此去杭州一百五進云應供一句蒙師指今日陞堂事若何師云敗也敗也露也露也進云大眾證明某甲禮拜師云好不識羞僧便喝師云再試喝一

喝看僧又喝出堂師乃云此去杭州一百五步步何曾有回互一豪頭上通消息十方世界全體露卓拄杖下座。
高麗僧曇晦請上堂呈拄杖云箇條拄杖別無才祇點諸人眼豁開徹見本來真面目不見凡胎與聖胎擲拄杖云見麼喝一喝復舉德山云今晚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為甚却打某甲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時好與三十棒德山行逸羣之令格外提持固是好手老僧即不然待伊云新羅人便與連棒打出使伊做箇脫灑衲僧豈不快哉却云未跨船舷時好與三十棒者僧未免向新羅國裏躲根大似龍頭蛇尾老僧恁麼批判眾中莫有為德山作主者出來與老僧拄杖子相見無則老僧作一場獨弄去也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
上堂今朝陞座為景西忌辰雖陞此座只可述伊見老僧始末因緣不說污言污語重新污伊了也伊於萬曆三十五年在紹興護生菴黃昏時屋角頭裏見老僧而有親意三十七年老僧行脚來秦山積善菴同住一夏亦未有省發處直至天啟甲子年老僧住金粟伊來同住遂於室中每每與伊痛棒一日謂老僧云某甲思和尚者條棒真是大總持說到此正似水潦和尚參馬大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馬大師云向前來與汝道潦向前大師與伊攔胸一蹋蹋倒潦起來呵呵大笑云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只向一豪端上識得根源去也豈不似景西禪人於棒下識得根源而謂大總持耶雖然祇有一件不得滿他願每每到室中索老僧拄杖打人此在本分中為妄念然亦參禪人利己利人之願也何以起身云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卓拄杖下座。
開爐上堂金粟今日開爐竟無半箇榾柮莫言冷落空疎要凍諸人徹骨苟徹骨撞頭磕額乾坤窄喝一喝下座。
董爾立請上堂聲前一句人人本具放過一著落在第二若不放過打出骨髓因甚如此只為諸人不自薦取若也薦取所立卓爾以拄杖擊香几云還薦麼卓拄杖下座。
師誕日上堂一年一度生一年一度老當人透過兩重關白髮童顏非老少非老少脫體翻成無價寶嗟見時人不善諳到頭哀送埋青草喝一喝下座。
彌陀誕日僧本光請上堂老僧昨日是生日彌陀今日是生日我比彌陀先一日三世諸佛從此出所以道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既從此出可謂諸佛老僧兒老僧諸佛父諸佛父法爾迴超凡聖路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說甚娑婆并淨土喝一喝下座。
上堂問世尊睹明星意旨如何師云瞎進云將謂和尚忘却了也師云漆桶不快僧喝師拈棒僧云元來元來便禮拜師云元來元來乃云今朝正是臘月八釋迦老子悟時節年年大地普皆知試問諸人徹不徹苟徹也與世尊把手共行不徹也且道過在阿誰拽拄杖下座大眾走散。

春朝上堂春日晴黃鸝鳴聲聲無別事口口喚人惺且作麼惺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春即且置敢問諸人如何是東風面殿前犬子吠門外有人行驀地喚伊回首看元來鼻直兩眉橫且道伊是阿誰喝一喝云參。

上堂問方今疆塲多故聖主焦勞如何得干戈不動天下太平師云未問已前早太平進云恁麼則萬民樂業去也師云阿誰不願乃云當陽曉示人人越故超新覿面提持箇箇全身遠害若是上根利器聊聞舉著剔起便行却較些子更若佇思停機掠人涕唾正是韓盧逐塊所以道平地上死人無數灼然出得荊棘林是好手一句作麼生道敵勝還他師子子出羣須是丈夫兒。

上堂人人本具箇箇圓成雖是當頭道著未免覿面謾人何以諸人聞恁麼道徃徃依語生解便將人人本具箇箇圓成當自已本命元辰豈不謾自了也若有不受謾底明明白白見得透悟得徹則一念不生全體寂滅更有甚麼為緣為對為障為礙所以龐居士問石頭大師云不與萬法為侶底是甚麼人頭掩其口復持此語問馬祖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大悟作偈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試問諸人作麼生是無生話一僧纔出師打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僧擬議師復喝云堂堂大道無人識頂門正眼廓周沙下座。

上堂施主請陞座對眾難啟齒覿面便相呈也是落第二何以諸人分上著不得者等閒家具便恁休去多少省力其或未然只得將錯就錯向第二義門打葛藤道威音王已前赤灑灑盡未來際淨裸裸即今各各寒威凜凜本無彼此人我既無彼此人我且道是箇甚麼還委悉麼從來千聖莫能識造次凡流豈可名。

解制上堂解開布袋口衲子都抖擻一一如虎龍人人攙前走世法出世法一切通莫受力用要機先莫著隨人後不隨老僧言始可為分付所以道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還委悉麼逢人覿面欺堪作師子哃喝一喝下座。

過荊溪埽龍池幻和尚塔曹琅玕等請於城中萬壽法藏禪寺上堂山僧出家將及四十載別也無成得甚麼事祇明得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著子今日承眾居士命陞此座爭敢囊藏被葢必也八字打開為諸人直指去也遂拈拄杖旋指云見麼會麼若也見得透會得徹二六時中覿體全彰折旋俯仰全身運用無動相可見靜相可立無心可明無佛可成無眾生可度何以不見道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既無差別即說箇心佛與眾生都在其間即說箇佛心與眾生都在其間即說箇眾生心與佛亦在其間如是則說一即三言三即一既其一矣即說箇心佛眾生亦是對待而言強生分別若不分別山僧到此有口如啞有耳如聾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故達磨盡力祇道不識二祖覓心了不可得然雖如是沒量大人亦是應機之說似向死水淹却不肖兒孫另出隻手以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以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為諸人重指點去復拈拄杖旋指云還見麼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

金火裏看卓拄杖下座過姑蘇鄧尉山埽萬峰寶藏兩祖塔檀越周居實趙蓋菴等請上堂漢月藏公問問也打不問也打飽領多矣今請別垂方便師便喝進云打也問不打也問呈似多矣此時另轉家風師亦喝藏轉身云大眾一句了然超百億粉骨碎身未足醻各禮一拜答謝師恩眾禮拜起藏進身數步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最後之機乞師賜棒師云面皮厚三寸藏復禮歸眾徹頂目問從上來事分付阿誰師云腦後見顋進云恁麼則臨濟一宗全承渠力師云脚跟下更須喫棒進云謝師指示便禮拜師乃云今日不肖兒孫高陞遠祖之堂不必更說偈言覿面為眾舉揚急著眼莫思量逴得便行真漢子人間天上更無雙師卓拄杖藏率眾禮拜便喝師便打下座。過海鹽天寧寺眾請就千佛閣基上堂偶來天寧寺眾請高登座已是覿面呈何須更話墮若人如是會當下便安妥其或未然更向第二義門舉箇古人通箇消息不見廣額屠兒至世尊前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今日若貴若賤若僧若俗若男若女人人俱登千佛寶閣基上一一莫非千佛之數還信得及麼若信不及山僧更向十字街頭叫喚去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便下座。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二

音釋

鵬

（蒲登切音朋大鵬鳥也鯤魚所化）。

翼

（逸職切音弋羽翼）。

鵡

（罔甫切音武鸚鵡能言鳥鵡同）。

覷

（七慮切朔去聲同視也言作[目*虛]）。

舷

（胡千切音賢船邊也）。

掠

（力灼切音略奪取也）。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三　　庶三

天童弘法寺住持門人弘覺禪師(臣)道忞上進

上堂

住福州府黃檗山萬福禪寺

山門以拄杖指云昔日遠祖斷際禪師從此出今日不肖兒孫從此入雖然出入不同要且同為標格呈拄杖云大眾還見麼便入。
據室只者些兒去處從上佛祖與人解黏去縛之所忽遇赤條條地來時如何正好與伊三十拄杖為甚如此不見道青天也須喫棒眾請開堂拈香祝聖畢復拈云者瓣香不從他處得來祇向自信中拈出四回爇向爐中供養龍池先師傳和尚用醻法乳之恩斂衣敷座上首白椎竟師云一葉扁舟汎海中乘風來到福城東洪波浩渺無餘事只作拋綸擲釣翁還有衝浪金鱗麼出眾相見問黃檗痛施三頓棒臨濟家風自此興今日吾師應茲席擬將何法付何人師云放汝三十棒進云請師再道一句師云猶不知痛癢在僧禮拜問慈雲彌布師象駢臻和尚將何垂示師便打進云恁麼則無影樹上一枝華香滿三千大千界師云切莫眼華乃云口吞佛祖眼蓋乾坤剎海無餘大方獨步所以道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全機大用覿面提持若金翅擘海直取龍吞衲僧無湊泊處眾生無廻避處祇要諸人略回光相著眼自看便見透脫分曉驀呈拄杖云還見麼擊香几云還聞麼若也聞處精明見處透徹則聲色翳障全消聞見之元亦脫似透網金鱗通身踊躍正當恁麼時如何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復舉先黃檗斷際禪師旅寓洪州開元寺裴相國一日入寺見壁畫問寺主者畫是甚麼主云是高僧相國云形影在者裏高僧在甚麼處主無對相國云此處有禪僧麼主云有一人相國遂請黃檗相見舉前話問檗檗召云裴休休應諾檗云在甚麼處相國於言下有省師云者二大老激揚箇事大似焦甎打著連底凍自他不隔於毫端雖然如是簡點將來未免旁觀者哂且道誰是旁觀者良久高聲召云大眾還省麼苟省則知裴相國落處不省則祇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喝一喝下座。
請上堂生也全體現死也全體現生死與去來不隔一條線如是則見虛空大地明暗色空四大五陰十八界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親愛纏繞正是病目見空華如蠶作繭自纏自縛更若見佛見祖見眾生三賢十聖等妙二覺乃至見心性玄妙亦是自作窠窟畫地為牢墮阬落塹正恁麼時作麼生是超然一句還委悉麼直透萬重關放出箇隻箭下座。
上堂三條椽下七尺單前正好朝打八百暮打三千若也會得伸脚打眠若然不會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衲僧前喝一喝云參。

上堂今朝五月五家家賞端午唯我林下人一味無時度所以道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且道石頭老子尋常向甚麼處著到還委悉麼雲從龍風從虎喝一喝下座。
上堂六月初一正炎熱人人通體汗流出忽然一陣涼風來箇箇仍前乾暴暴且道乾暴暴底是汗流出底是汗流出底是則不應有乾暴暴底時節乾暴暴底若是則不應有汗流出底時節恐誤賺諸人老僧不敢道破諸人也須各各自悟於此討箇分曉始得。
上堂拈拄杖敲香几云打草為要蛇驚喝一喝云唾面祇要人惺苟惺也如日昇空無所倚十方世界現全形若不惺切莫錯怪老僧且道過在阿誰喝一喝下座。
過福州眾請上堂山僧自到西禪寺日日上堂不為意今朝請我更相呈試問諸人會不會苟若會人人箇箇難廻避若不會不免更露箇消息去以拄杖架肩云椰[木*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下座。
過鳳林眾請上堂昔聞鳥窠棲樹梢今知此地鳥窠巢雖然親到鳥窠地不學鳥窠吹布毛遂以手作拈勢吹云既不吹布毛且道吹箇甚麼諸人若也眼開心悟箇箇會通侍者且作麼生是悟底意旨眾中還有悟者麼試出來通箇消息良久云一總若無山僧今日失利。
就醫北禪值師誕辰眾請上堂問人人盡道今日是生日且道即今是生不是生師云放下兩頭進云與麼則禮三拜為和尚祝壽去也師便打問古人問壽年多少答云晝夜一百八即今問和尚年多少師云忘卻了也進云當面南山壽年多少師打云眼華作麼進云三千里外絕譖譸師復打乃云山僧六十有五素來不涉迷悟無端痢疾三年累得通身骨露若人如是證明管取超佛越祖日用二六時中直教更無差互若能如是行持定證金剛堅固試看碓坊蹋碓人終日未嘗移一步蘇州城有六座門門門有路通人路可惜無人簡點知其數便下座。

住明州育王廣利禪寺

黃司李端伯請就本寺開堂指法座云者便是大司李大護法於丁卯秋廬山開元寺撞倒底鐵山今對人天眾前扶起去也還見麼遂陞拈香祝聖畢復拈云者瓣香自從親遭毒手至今痛恨不徹五回拈出供養荊谿禹門堂上幻有先師大和尚用醻法乳之恩敷坐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若第一義適來未陞座前人人顯示了也若向槌下聽人處分分明落第二義去也還有耳不隨聲眼不逐色者麼出來相見(問答不錄)。
乃云布縵天羅網打衝浪鯤鯨若是透網金鱗聞恁麼道便乃通身踊躍出來掀倒禪牀喝散大眾飛騰而去豈不慶快平生其或未然不免道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便能隨處作主遇緣即宗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況逢明眼作證豈敢被蓋囊藏應須覿面顯揚當頭點破若

解返照廻光便見透脫分曉分明自家境界一著本來面目覿體現前全機大用祇憑者箇威光不向別處流轉遂豎拂云若向者裏覷得透開隻眼用得去方知開口不在舌頭上可謂一言通時千言萬言不曾道著一字一機用去千機萬機全體顯露如壯士屈伸不借他力師子遊行不求伴侶雖然猶是從上來建法幢立宗旨底標格祇如坐斷報化佛頭透過祖師巴鼻不涉化門一句又作麼生道還委悉麼皇風浩蕩乾坤廓野老謳謌春晝長復舉阿育王問賓頭盧嘗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者以兩手策起眉毛云會麼王云不會者云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吾亦預數虎邱隆祖道尊者得大機顯大用不謾親見佛來雖然賴遇育王放過若不放過洎合打失眉毛打失眉毛且置祇如策起眉毛又作麼生會麼當臺一鑑明如日萬古晴空絕是非不肖兒孫道虎邱和尚判得十分明白爭奈猶剩一半祇如尊者道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吾亦預數且道今日阿育王寺十方聚會同共一齋賓頭盧還預數也無如不預數古今則有二道若預數即今賓頭盧在甚麼處諸人還知麼其或未知各各策起眉毛試看取好卓拄杖下座。

追嚴上堂今朝二月十九盡道觀音生日且道觀音生在甚麼去處若知觀音生處便知曹溪鄧居士死底去處既知鄧居士死底去處即知觀音生底時節既知觀音生底時節便見鄧居士生與觀音現身說法死亦與觀音現身說法既皆現身可謂淨法界身本無出沒既皆說法可謂大悲願力示現受生如是則剎說眾生說十方三世一時說又烏用山僧[番*支]兩片皮掉三寸舌說出許多不乾不淨謂之說法度生者哉何故徧界盡非常草木何山松栢不青青。

上堂雨下地濕天晴日出水綠山青桃紅李白一一皆呈奇特只是不得將眼看并口說為甚如此風前鐵樹華開別是一般春色。

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從空放下狸奴白牯卻知有憑地昇高從空放下無眾生可度憑地昇高超佛越祖超佛越祖眾生度盡恒沙佛無眾生可度諸佛何曾度一人雖然如是忽若兩頭坐斷中間撒開突出難辨一句又作麼生道披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上堂子規啼血滿華枝口口聲聲祇叫歸叵耐時人猶不惺年年三月又來啼大眾還委悉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上堂聲前一著人人本自圓成正體湛然箇箇初無向背祇因不覺逐色隨聲捉一放一不得解脫若能回光克證無生法忍管取無繫無拘自由自在何以如此雖然不假修成得日用須教要自由。

上堂現成公案不用尋思八字眉分無干心力如是則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未免向死水裏躲根設若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也是在葛藤窠裏作活計不落兩頭機不墮中間位且道二六時中如何受用萬仞峰頭獨足行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奉化岳林寺主請上堂諸佛與眾生本無優與劣祇因人不覺妄自生分別分別若不生洞然最明白人人絕覆藏箇箇無隱匿所以道彌勒真彌勒分

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且即今各各人人那箇是彌勒若也識便安怗其或未然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堂三春已過孟夏初臨山中樹綠田裏秧青蠶婦剪桑農夫催耕情與無情一一皆真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若識相常住方堪有本據其或未然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妒君福。

再住金粟廣慧寺

上堂道人踐履絕行蹤去亦如斯來亦同來去如如了無異去來一味舊家風如是則大智圓明體無向背聲和響順形直影端在彼在此獨露常光一去一來豈生二相正恁麼時且作麼生是諸人底舊家風還委悉麼須知鷲嶺當年事一念回光自宛然。
祈嗣請上堂亘古亘今金剛體密密緜緜常證入不生不滅如來藏頭頭物物悉包容所以道空可空非真空色可色非真色真色無形真空無名無名名之父無色色之母能為三界之根門作天地之太祖如是則金剛體生育之本如來藏造化之源能作奇特因能顯難思事若上根利智向文彩未彰已前當頭一時坐斷淨裸裸赤灑灑如天普蓋如地普擎如虛空寬廣如日月普照一道清虛靡不貫徹感應道交緜緜[瓜-丶]陡驀拈拄杖云當恁麼時且作麼生是造化之源生育之本杖頭點出金剛眼彈指圓成八萬門。
施主請上堂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宗旨建立毫髮無差是以摩竭掩室毘耶杜詞斯皆理為神御故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辨辨所不能言也如天不言靡所不蓋如地不言靡所不載故曰天無私蓋地無私載天若私則有蓋有不蓋地若私則有載有不載古人所謂皇天無二道聖人無兩心雖無二道昆蟲草木咸植其中隨其根性悉遂其生故法華經云密雲彌布一雨普滋斯非法喻齊彰佛天無二者乎遂舉拂云有眼者見復敲香几云有耳者聞聞見分明是箇甚麼擲拂云正恁麼時諸人分上又作麼生還委悉麼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悉稟共同根。
追嚴上堂問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師云眼中著屑進云千江有水千江月一道寒光亘古今師云錯認定盤星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瞎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看脚下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天上有星皆拱北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人間無水不朝東進云恁麼答話瞎卻天下人眼在師云你眼向甚麼處著僧喝師云卻是你眼瞎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是如何師云萬仞峰頭獨足立大事已明如喪考妣是如何師云千山萬山獨行去乃云生死去來全體現陰間陽世絕行蹤驀拈拄杖指云杖頭指著金剛體汝母回光證舊容喝一喝云還見麼卓拄杖下座。

上堂纔然五月廿九又是七月初一可謂日月如梭光陰迅速諸人還得箇休歇也未若得箇休歇便見釋迦老子道我能促一劫如半日延半日如一劫趙州亦云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斯皆親證實到大休大歇時節所以不見劫之長日之短全憑者箇威光不向別處流轉其或未然祇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住明州太白山天童景德禪寺

入院至古佛殿基云虛空作殿日月為燈且道是甚麼人境界還會麼設或未會且看新長老撒開坐具大展三拜。
方丈據此室行此令從教天下衲僧來乞命一一為伊當頭按定。
眾請開堂至法座云須彌燈王如來已坐斷諸人路頭了也且轉身意旨又作麼生如或未會更為諸人撥轉上頭關去也遂陞拈香云此瓣香奉為今上皇帝祝延聖躬萬歲萬萬歲伏願國運與日月長明國界與乾坤共固又拈云此瓣香奉為滿朝文武天下官僚本山請主司李黃公維翰徐公松里徐居士伏願道心堅固克證菩提現隨類身導引羣品復拈云此瓣香參侍二十餘年一旦親蒙印可不敢忘卻第六回爇向爐中端為幻有先師大和尚用醻法乳之恩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人人絕覆藏箇箇無向背誰更有第一第二而復言觀還有共相證明者麼問昔日應菴和尚問天童傑禪師云如何是正法眼傑答云破沙盆意旨如何師云門前七座塔進云師意如何師便打進云某甲即不然師云你又作麼生進云瞎師復打乃云光吞萬象氣絕諸塵淨裸裸赤灑灑提則天上人間放則無處廻避所以道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既無心於彼此豈有象於去來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心如是則昨日在育王不曾相著今朝來天童又何嘗相逐於此於彼無取無舍故能隨處作主遇緣即宗當頭點破廓開人天正眼赤手提持使證自家境界無倚無依自由自在且如今日祝聖開堂一句作麼生道邊邦寧靜歸王化萬姓謳歌樂太平。
挂版叢林號令佛祖鉗錘今朝懸向堂前輕輕擊著直令人人頓斷命根雖然如是更有一人且道具何面目高著眼始得。
開爐上堂太白山中儘有柴一株不許眾人搬老僧不是多護惜為要諸人徹骨寒雖然如是只如道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諸人又向甚麼處廻避若也廻避得可以高超三界獨步十方如或未然各各照顧眉鬚始得。
上堂問和尚未露家風學人已呈行履更借問得一句麼師云莫亂道進云如何是殺人刀師云一棒打殺進云如何是活人劒師云自領出去問大地無寸土時如何師云你在甚麼處進云無縫塔前師便打問正令纔施即不問聲前一句意如何師云合取狗口進云前後即無作麼勦絕得去師云背後看取乃云結制得半箇月日也諸人本分事作麼生一僧纔出師云本分事作麼生僧擬議師云大眾不煩久立下座。

上堂問出沒卷舒即不問赤條條地事如何師云更著幾重來問竿頭撒手時如何師云兩脚梢空乃云問話且置大眾要老僧入室即今當堂與你們入室也不用古人底話老僧杜撰三句話初心久學皆可用遂云莫立程途別用功行住坐臥看何從忽然看徹無從底大眾下語看眾無語師便下座。

上堂今日仲冬十五日霜風刮面侵人骨明明歷歷不曾藏烏用山僧更饒舌乃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佛果道天寧即不然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向他道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今日天童又不然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劈脊便棒。

誕日上堂今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箇時節去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箇時節前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箇時節外前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箇時節乃至從無始十一月十六日總是者箇時節來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箇時節後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箇時節外後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箇時節乃至盡未來際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箇時節既都是者箇時節喚作過去不得喚作未來不得喚作現在不得既都不得喚作生得麼喚作滅得麼喚作不生不滅得麼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正當恁麼時依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仲冬嚴寒眾慈伏惟珍重。

上堂舉臨濟大師道一句語具三玄門一玄門具三要有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下座師乃召云大眾祇如適來問答向甚麼處去若知去處有實有用便下座。

臘八上堂自古至今臘月八年年午夜一天星釋迦老子已悟去因甚諸人不自惺苟惺也盡大地無纖豪過患所以道普觀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且問諸人作麼生說箇不執著底道理又作麼生說箇執著底道理卓拄杖下座。

解制上堂今朝正是臘月三十日又是解制之辰且問大眾作麼生是[(冰-水+卄)*夕]因結果依時及節底句若也道得天下橫行其或未然閻老子算飯錢打鬼骨臀莫言不道。

歲朝上堂舊歲新年現成公案越古超今時人不薦林下道人不隨世變所以道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人以生為勞不以死為慮忽然死到來茫無著落處誰知當處生當處死當處埋若能如是會不動出三災所以釋迦老子云吾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且作麼生是不虛底事以拄杖敲香几云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

幻有和尚忌日拈香親遭毒手不容情大棒通身徹不禁一年一度燒香日翻憶令人恨轉深。

上堂通熹誠心修供養供養一切諸如來請我舉揚般若力為薦父母出凡胎聖凡不同同鼻孔馨香臭穢一般開。
清明上堂今日正當清明節家家祭埽拜邱隴祇為生身不忘本所以追思遠祖宗明新禪人特修齋供佛祭埽祖師塔請我舉揚無別事父母師長祈報答雖然如是其間多有隨其風俗以了故事者縱有搥胸痛哭亦不過不見團圞私念愛情要如孔夫子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者即罕矣惟我佛祖兒孫似乎不然所以法華會上藥王菩薩焚身供佛佛讚云善男子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於是藥王還復如故智者大師讀到此處忽然有省獲旋陀羅尼三昧云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正恁麼時諸人還見祖師麼若見可與祖師把手共行其或未然普請大眾同到祖師塔前作禮三拜。
受吳嶷峯為僧上堂世緣頓盡截斷愛情出類拔萃作大丈夫正宜永披忍辱鎧常操智慧刀與薀魔煩惱魔共戰滅三毒破魔網如鳥出籠金鱗透網且無依無倚善始善終一句作麼生道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上堂仲春且猶寒深山更不同忽地風來拂便覺尚侵容一法既露現法法豈曾蒙若人欲了道力行日用中所以道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舉起拂子云諸人還見龐居士麼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師云喚作拂子即觸不喚作拂子即背朱紫誰為號邱山絕點埃師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師起座云普請大眾擡石挑砂去。
端午上堂今朝五月五日知事頭首乞老僧陞座應箇時節老僧無計可處何以雄黃燒酒固也不可要且無箇銅錢買糯穀思量計窮力極忽然得箇富不有餘貧無不足真可謂是箇平等法門正可與世移風易俗遂豎起兩拳云只將者兩箇大糭子供養大眾一任大眾橫齩豎齩忽然齩著自家底直得人人飽足免得窮廝煎餓廝妙為甚如此到底終輸自家寶。
追嚴上堂一僧纔出師與當頭一棒云當頭點破世出世間沒間隔覿面洞明生死變異體全彰所以道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豪端十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又有道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少時也我立地待汝搆去諸人還搆得麼若也搆得便見一切眾生無非具者一片田地三世諸佛出世說法無非發明者一片田地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為人直指無非直指者一片田地乃至今日可志史居士入山修供命山僧陞於此座無非舉揚者一片田地追薦二親同明者一片田地以見昔日生本非生者一片田地全體恁麼來今日死本非死者一片田地全體如是去然後推己利人全機大用如鳥王劈海直取龍吞全憑者箇威光不向別處流轉且道恁麼時一句又作麼生道各各人人合自由全身只在一豪頭。
病起上堂老僧病一箇半月日未嘗與諸人說佛法如是告報若明眼衲僧已千里萬里去也其或尚留觀聽猶涉狐疑則更向第二義門矢上加尖去也老僧病一箇半月日本地風光諸人一箇半月日挑甎運瓦拖柴拽石禪牀裏打坐經行齋堂裏喫粥喫飯乃至東廁上尿桶邊無非是諸人真實之

體祇如透過許多閒門破戶真實體上又如何通信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
歲旦上堂今朝正月一陞座拈香祝聖畢普請唱箇太平歌摩訶般若波羅蜜復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即今忽有問天童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他道不煩久立下座。
上堂只因施主殷勤請老僧無力強陞堂憖著眼莫思量彼此明明沒覆藏舉拂云覿面提持當薦取母教歸去更茫茫復舉龐居士云十方同聚會師云大家在者裏箇箇學無為師云用學則不堪此是選佛場師云人人當自強心空及第歸師云看脚下復云註已註破大眾還會麼若未會更為頌出十方聚會沒邊疆箇箇無為絕較量各信脚跟行取去那來歸路更茫茫。
上堂天童者裏不敢虧人你有半斤稱你八兩你有十尺量你一丈眾中若有箇漢聞恁麼道忿性出來道都來總是箇無星秤尺又稱量箇甚麼老僧但向他道一釣便上若也會得有功者賞若會不得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
結制上堂問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如何是學人心識不到處師便打如何是一門深入師打云切莫刺腦入膠盆如何是法王法座師打云眼瞎麼乃云天童結制無他事祇為諸人不薦取若薦取大千世界絕行蹤日用直須以本據敢問諸人本據又作麼生便下座。
上堂一見再見無二見一得永得沒兩般彈指云憖薦取莫顢頇畢竟明明是何物從教東北與西南。
施主寄貲修供請上堂佛以一音演說法以杖指大眾云杖頭指出太分明千里同風不隔線日對靈光與妙音如是則不動步相照向是非得失外不起念承當於文彩未生前只如廉纖不涉彼此不干一句如何通信三事衲衣青嶂外頂冠束帶萬人中。
上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達磨過去久矣進云去到甚麼處師便打問如何是初一已前事師云昨日三十日進云如何是初一已後事師云來日向你道進云正當初一日如何師便打乃云今朝十二月初一知事頭首請上堂老僧老兮懶饒舌者麼明明為舉揚。
上堂卓拄杖云諸人皆有一條拄杖擬欲進前拄杖子礙卻路頭擬欲退後拄杖子穿卻鼻孔只如不進不退拄杖在甚處以杖駕肩云拄天拄地無人會[(冰-水+卄)*夕]攝肩來力荷歸。
解制上堂問結制解制則不問天童佛法是如何師云看脚下進云學人不會師云還我九十日飯錢來問如何是脫落生死句師云你跳看如何是不出生死句師云你盡力跳不出生滅與不生滅二俱排擯又作麼生師云莫向鬼窟裏作活計問如何是過去佛師云釋迦老子如何是現在佛師云大地眾生如何是未來佛師云莫妄想乃云諸人盡道。
解制殊不知天童之制結解不結解總不必論祇如老僧終日趕著大眾不是挑甎便搬瓦不運土便擡石不拖柴便燒陶見你們稍遲縮則不是喊便

是罵汝諸人意作麼生會還知天童老漢為人處麼三生六十劫。
上堂問孤峯頂上還許商量否師云放下脚來僧云恁麼則商量已竟師云未是你安身立命處乃云未到天童不妨疑著已到天童氷消瓦解何故聾不見道聞名不如見面面既見矣諸人分中成得箇甚麼邊事一翳在眼空華亂墜。
上堂千猜萬猜不如親到一回千說萬說不如親見一面到已到矣見已見矣忽有人問天童意旨如何又作麼生祇對若也對得不枉到天童若對不得須知自有活路始得。
大悲生日上堂舉拂子云觀世音菩薩在山僧拂子頭上示生了也諸人還見麼若見則便請散去其或未然擊拂子云一擊粉碎直教徧界分身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即現菩薩身而為說法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而為說法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為說法應以婦女身得度者即現婦女身而為說法乃至應以人與非人得度者悉皆現之而為說法既如是等皆為說法則不見有佛相菩薩相比丘相居士相婦女相乃至人與非人等相既無如是等相則心不分別內心無喘心無憎愛生死之心於是息矣復舉拂子云還見麼若見則頭上安頭不見則斬頭覓活所以道不見一法即如來是則名為觀自在擲拂子下座。
上堂一僧纔出禮拜師便打云大眾若見山僧棒頭落處便向者僧未開口前證取自家境界不從人得若向山僧開口處摶量意根下卜 度韓獹逐塊有甚了日所以教中道聲聞人因聞聲教而見性故謂聲聞菩薩不從聲聞而眼見性諸人直須眼見性始得。
師因事拂衣至慈水馮大中丞大司馬并眾護法攀留入山請上堂道人行履處幽然意不蒙檀那雖送入不可把雲封試看紅輪日任運轉西東古今常顯露由來無定蹤復舉大慧杲禪師因張汪二狀元至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和尚家風門云有讀書人來報杲云讀書人既到者裏且如何與伊相見乃云不是冤家不聚頭師云和尚家風雲門盡情說了相見之意大慧不妨道破祇如相見後又作麼生受用乃云君徃瀟湘我徃秦。
開爐上堂僧問大制從來無解結因何平地起風波師云無繩自縛漢進云羅籠不住呼喚不回師云你為甚刺腦入膠盆問如何是禪那大定師打云你還跳得出麼問譬如有一獵人入深山中被無數猛虎圍繞如何得出身路師和聲打云打中間底僧擬議師連棒打退乃云昨日天晴日頭出今日雨下地上濕試看俛仰天地間畢竟明明是何物若也會得便於春溫秋涼夏熱冬寒盡是諸人出身時節所以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廻避山云何不向無寒無暑處去僧云如何是無寒無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便是者消息其或未然普請大眾歸堂三條椽下七尺單上衲被蒙頭各自摸取。

上堂昨日上堂今朝陞座呈似諸人更勿話墮所以道若據此事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更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事畢汝等諸人二六時中業識茫茫還知安身立命處麼若知則龍得水時增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喝一喝云普請大眾挑瓦蓋屋去。

黃司李入山請陞座僧問當初無盡居士見兜率悅禪師既有契證因詢晦堂家風於悅欲徃就見悅曰此老只一拳頭耳意旨如何師云明破即不堪僧云悅乃潛奉書於晦堂曰無盡居士世智辯聰非老和尚一拳垂示則安能使其知有宗門向上事耶如何是宗門向上事師便打僧云未幾無盡遊黃龍訪晦堂於西園先以偈書默菴壁曰亂雲堆裏數峰高絕學高人此邂逃無奈俗官知住處前驅一喝散猿夔徐[言*口]宗門事晦堂果舉拳示之意旨又如何師舉拄杖云貫得其便僧云無盡默計不出悅之所料由是易之無盡既有契證何得隨人脚跟轉師云汝那裏見無盡恁麼說來僧無語師云卻是汝隨別人語生解僧云無盡有偈曰久嚮黃龍山裏龍到來只見住山翁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又作麼生師云無盡只顧出身處不知話作兩橛僧云恁麼則無盡不唯不知晦堂用處且不識兜率話頭也師云放汝兩頓棒乃云昨晚無舌說今朝呈醜矧耳聞兼目見不間僧與俗選佛與選官同體不同服不以服飾觀便見真面目箇箇本成現人人皆具足常說熾然說不消三寸舌所以道迦葉不聞聞世尊不說說不墮悄然機動容揚古路下座。

解冬上堂正月十五青天白日僧俗圍繞眼眼相覷相覷即不無畢竟成得甚麼邊事莫生心休卜 度彈指云善財彈指登樓閣普化入市搖鈴鐸復云春日晴黃鸝鳴行脚衲僧奔前程忽若遇盲聾喑啞底又作麼生撞頭磕額乾坤窄。

上堂箇事本來成現人人不隔一線祇因自己顢頇致使四生流轉遂舉拂云我今特施方便切莫隨之更變欲得解脫自由悟取本來真面所以道苦海縱無邊回頭便是岸擲拂云看看。

崇禎八年孟秋四日豎佛殿法堂藏閣檀越子李蒙薦父侍御公請上堂僧出作禮師便打云大眾會麼老僧為汝等當頭指點汝等直下知歸則見侍御公安身立命處既見安身立命處則不被名利聲色之所籠罩恩愛情念之所流轉所以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便能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如是則不用材木殿閣成現不勞斧斤法堂本彰不動舌頭只向青天白日下要轉便轉復召云大眾扶起棟梁去。

追嚴上堂今朝正是十月半葉落歸根全體現寒林華發不萌枝無滅無生無異見拍掷云正恁麼時誰會得大丈夫兒撒手行。

結制上堂問今日四海衲僧雲集各各壁立千仞還許他諸人悟也未師打云汝還夢見麼進云悟尚不許夢箇甚麼師又打云你即今是迷是悟進云學人不在迷悟裏師云且道打在甚麼處僧禮拜師乃云雲水禪流自聚頭非干特地苦拘留天童無法加諸眾只要諸人自肯休雖然如是若不到自

肯不可強休若到自肯處不待休而自休且作麼生是諸人自肯處若到自肯處方丈裏來通箇消息。
上堂黃司李問元正啟祚萬象咸新戶戶門門燈然室內且道與少室一燈是同是別師云離卻同別再道將來進云和尚為何不道師云耳聾作麼進云口啞作麼師云更要打在士禮拜僧問雲水盡從今日解重樓紺宇鎖何人師云天無四壁進云恁麼則草鞦獰似虎拄杖活如龍去也師云走殺闍黎乃云今朝正值正月半家家辦賞上元節都隨浮世恣情歡誰惺茫茫忘本確祇有居士黃元公獨入深山無別樂不若維摩唯默然互相唱和妙獨覺又值天童寺裏僧箇箇打帳草鞦著頂笠腰包撒手行眼空四海乾坤廓雖然如是忽遇其人攔胸把住時又作麼生道箇解交句若解道得獨步大方若道不得前途多有絆脚索在。
新僧堂就結夏上堂大眾進堂老僧上堂進堂上堂都來堂堂若也薦得自絕忖量忖量絕處迴出大方故乃據此為眾舉揚喝一喝下座。
解夏上堂結制也諸人為要討箇入頭底時節解制也諸人須得箇出頭底意旨若得箇入頭時節常在其中則八風五欲撼牽不動設得箇出頭意旨千聖羅籠不住萬魔潛覷無門自在自由全體現前據同體悲興無緣慈拯拔一切報佛深恩是為一期參學已畢慶快平生其或未然正是虛生浪死徒入空門也宜各珍重始得。
聖節上堂天中天聖中聖示現降生含齒戴髮蠕動含靈咸荷洪恩林下道人轉妙法輪仰祝大明齊北極聖壽等乾坤四方八表樂昇平萬國來朝萬乘尊。
顧宗伯徐侍御劉郡丞入山請上堂拈香祝聖畢乃云皇圖鞏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輝法輪常轉法輪既常轉豈在高登曲彔木掉舌播唇謂之轉而未陞座前豈不轉耶然放一線道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恁麼告報已涉繁詞未免笑殺旁觀驀拈拄杖云爭如者箇木上座生平不近人情一味從頭棒將去也不管是聖是凡正恁麼時莫有當機領略得者麼無則山僧自道去也便下座。
承乾宮田貴妃國戚奉旨進香賚紫衣入山請陞座問光輝佛日菩薩現天人之身普扇真風和尚唱無生之曲無生曲即不問如何是祝聖底句師云今古歷然進云恁麼則一人有慶萬民咸賴去也師云卻被闍黎道著僧禮拜師乃提起紫衣云此是九重宮裏傳來底謂之信衣亦謂之無相福田衣佛佛授受祖祖相傳所以達磨大師西來稟教外單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後來臨濟問黃檗佛法的的大意三度皆棒諸人還知直指處麼以拄杖旋指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下座。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三

音釋

⿰木卻

(息七切音悉膝同人之節也)。

臀

(徒孫切音屯髀也)。

⿰口暴

(匹角切音璞聲也一作⿰口暴)。

炒

(楚絞切音吵熬也)。

絆

(博慢切音半羈絆也)。

紺

(古暗切音贛元色)。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四　　庶四

天童弘法寺住持門人弘覺禪師臣道忞上進

上堂開示

三世諸佛出世不為別事歷代祖師說法不說別事只為爾我沈淪三界流轉四生所以教爾我出三界輪迴脫四生苦趣所謂佛佛授手祖祖相承唯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也是故大慧杲和尚見人不知大事之所以遂註解向人道唯人生不知來處謂之生大死不知去處謂之死大故謂生死大事也又慮人不以為事復云你們生前曾做驢做馬來也不知而今死後做驢做馬去也不知上天堂也不知入地獄也不知既都不知一息不來前路茫茫豈不是要緊底大事耶然據悟上座即不然只者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便是當人出生死底消息唯人作計攀緣遂成流轉何故生不知來處則來無所從死不知去處則去無所至去無所至則內無所出來無所從則外無所入外無所入則外息諸緣內無所出則內心無喘既內心無喘外息諸緣則一念不生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前後際斷則覿體現前覿體現前則行不知行坐不知坐臥不知臥住不知住騰騰任運任運騰騰到恁麼時切忌失腳跌破鼻頭怨恨老僧遂喝一喝轉身歸方丈。

諸佛與一切眾生本無異相只緣迷悟見有差殊雖有差殊迷時本體本不曾迷悟時本體本不曾悟迷悟都不干本體事迷時則全體而全眾生悟時則全眾生而全佛全眾生而全佛眾生不見諸佛之名全佛而全眾生諸佛不見眾生之相諸佛不見眾生相故諸佛何曾度一人眾生不見諸佛名故眾生度盡恒沙佛眾生度盡恒沙佛眾生與諸佛無殊諸佛何曾度一人諸佛與眾生不異如是則舉手所指縱目所觀眾生與諸佛正如水中鹽味色裏膠青雖有所指不見其形故德山云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豈不是鏡中像水中月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茲乃俞道人等乞開示諸佛眾生所以底意若約衲僧拄杖子要且未在不見芭蕉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拈拄杖云悟上座已有拄杖子也眾兄弟又作麼與悟上座拄杖子放下云悟上座已無拄杖子也眾兄弟又作麼奪悟上座拄杖子良久云既不能奪又不能與則眾兄弟未有拄杖子在復拈拄杖云還會麼還知麼正恁麼時悟上座性命在諸兄弟手裏若是眼裏有筋皮下有血手裏有骨一逴逴得便能羅籠三界提拔四生設或未能卓拄杖云眾兄弟性命卻在悟上座手裏復卓一卓喝一喝擲拄杖下座。

世菴禪人乞示華嚴圓旨薦母請上堂老僧出家年晚為生死事急無暇及於教乘祇有兩句怵直話說了去罷你也替我不得我也替你不得父子上

山各自努力拽取東勝神洲與西牛賀州鬬頷不為分外恁麼見得行得要會華嚴圓旨有甚麼難不見永明謂此經為純真法界法界者四聖六凡是也四聖六凡正眼觀之純一真相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楞嚴云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眾生法如是故不假強為所謂真如淨境界一泯未嘗存能隨染淨緣遂成十法界淨緣有大小故證四聖之果而有殊染緣有重輕故感六凡之報而不等故成十法界雖成十法界界界皆圓眾生若不圓則不流轉異類及成佛道佛菩薩若不圓即不隨類應身廣度眾生但一界悟入界界無餘一人迷時類類各別各別則不能互攝互融無餘則何妨問此答彼所以道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東方入定西方起男身沒女身彰如是則何妨母身沒子身彰佛佛悟此不見優劣相不生人我見成一真法界故永嘉云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蓋法界體各各圓滿具足只爭悟與不悟悟則當下透脫覿體全彰永斷輪迴所以相替不得各要努力然法界有事有理有事理無礙有事事無礙未悟之人只見其事不見其理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若悟得者只據本分一著蓋天蓋地無天堂可欣無地獄可厭處處圓融事事無礙故真淨和尚云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趁出遥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驀拈拄杖云事事無礙如意自在信手拈來貫徹法界佛鬼妖魔無此無彼地獄天堂卓拄杖云一槌粉碎直令呂氏母子目前相見烏用如目連入地獄方能救得擲拄杖云還見麼喝一喝下座。

今日陞座無他蓋為釋迦如來悟道之辰本山啟建閱藏禪期之日雖然如是只此兩端眾兄弟當知期悟為本閱藏為末不見世尊當初棄王宮入雪山靜思六載於臘月八夜舉頭覩明星忽然大悟何曾有三藏十二部看閱而悟來又於靈山會上拈華迦葉微笑遂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付囑傳化謂之教外別傳所以阿難問云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何事迦葉召云倒卻門前剎竿著阿難從此大悟為第二祖於是祖祖相承至二十八祖達磨大師遙觀此方有大乘根器遂航海來初見梁武帝帝問聖諦第一義眾兄弟梁武深解教乘故知聖諦為極致而不知達磨秉教外別傳之旨直截一揮便乃不知落處所以道攙出去也直至嵩山面壁九年方得慧可大師來乞安心被磨一拶欲覓個心與磨安盡其精神而不能將得出便徹見本體當下休歇磨亦見他徹底悟去乃與之印可云為汝安心竟繼有三祖亦只見得罪無自性本體露現故二祖亦與之印可云為汝懺罪竟至於六祖一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乃大悟又何曾待閱三藏十二部然後悟哉更有靈雲見桃華而悟道香嚴因擊竹以明心乃至大慧杲禪師十八歲叅禪至三十六歲聞圓悟禪師舉諸佛出身處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方纔瞥地眾兄弟畧舉從上世尊至此無不以悟為期然且遇緣不一奚必待睹明星而悟道耶遂舉拂子云只者拂子已刺破釋迦老子眼睛穿卻釋迦老子鼻孔負命者上鉤來為釋迦老子出氣了便請歸家穩坐有麼有麼良久云無則普請歸堂掀翻海藏。

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會而不會不是不會而言不會所以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即是聖人無凡夫可知即同凡夫無聖人可會無聖人可會則眾生度盡恒沙佛無凡夫可知則諸佛何曾度一人如是說者無能說所說如是聽者無能聞所聞各各歷歷孤明露出本來面目發揮本地風光爭肯囊藏被葢正當恁麼時為人拶著又且如何喝一喝云切莫錯對便下座。

小叅

病起小叅舉五祖演和尚云如今人似發瘧一般寒一上熱一上不覺過了一生矣只此兩句話悟上座生平亦只尋常看過了適纔病中體之可謂斷盡人病不惟未打徹底人有時為此事急切著忙有時丟在無事甲裏設使徹底人於日用現行處亦未免觸事則因事生心緣無便依無息念被寒熱二途打作兩截今日更為一頌一番寒了一番熱服盡多方藥不痊直得一身白汗出始覺從前怗怗然今日禹門重頌出舉似禪人緊著鞭且道鞭頭落在甚麼處便下座。

天封舒安律師請小叅世尊出世說法四十九年譚經三百餘會至拈華教外別傳方了本懷故教立戒定慧三法曰因戒生定因定發慧爾我既出家當須出三界了生死方始事畢若但持戒止免三途既兼生定止超六欲若其發慧方超三界故以發慧為主然今時多言慧竟不知發慧之緜如要發慧須是明心六祖云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是以心若苟明意自清淨於日用頭頭無[糸*系]毫過患所以我笑巖師翁道欲無禪禪無欲相奪相傾事不厭俗故曰清淨行者不上天堂破戒比丘不入地獄驀拈拄杖云通玄者裏又且不然喝一喝云且道是戒耶定耶慧耶是心耶佛耶是清淨耶破戒耶是上天堂不上天堂耶是入地獄不入地獄耶又喝一喝云切莫停囚長智便下座。

除夜小叅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撞到今宵極箇中極處體全彰殺活全承此恩力是以古喻爾我臨命終時眼光落地底時節眼光既落地耳光亦落地鼻光亦落地舌光亦落地身光亦落地意光亦落地六光既落地則無見聞覺知之情何有聲色觸法之翳淨裸裸赤灑灑清寥寥白滴滴一片本地風光一著本來面目到箇裏所作俱息無佛道可成無眾生可度無生死可斷無涅槃可證然後天是天地是地僧是僧俗是俗於者一片地都來沒干涉雖無干涉謾他一點不得雖謾不得不假思議之心全憑者片本地風光靡所不周靡所不徧所以道日應萬緣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正當恁麼時除夜分歲一句作麼生道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解夏小叅覿面分付尚涉廉纖直下承當猶存情識玄機獨唱截斷眾流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事不獲已放一線道開第二

義門三月結制挂起盆囊放下複子便作安居今朝解制著卻草鞂挑著擔子便為行動殊不知天童者裏日日著草鞂日日挑擔子未嘗向諸人道安居行動諸人若會時時安居之地事事出身之路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設若兩頭不涉中間不立又有甚麼恁麼不恁麼得與不得正當諸人分中如何通信莫是拳一拳掌一掌麼莫是打一棒喝一喝麼莫是彈一彈豎一指麼莫是說道理呈見解麼莫是總不恁麼以坐具拂一拂便行麼如此者總是依草附木良久云須知自有冲天志莫學他人行處行。

施主請小叅三世諸佛六道眾生皆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無佛無眾生消息從甚麼處來只因一念心生分別遂見有佛有天有人有修羅有畜生有餓鬼有冤有親有逆有愛有男有女有心有性有玄有妙有煩惱有涅槃乃至有行有住有坐有臥有語有默若也一念回光返照明見本來面目遂見三世諸佛也是者箇面目天也者箇面目人也者箇面目阿修羅也者箇面目畜生也者箇面目餓鬼也者箇面目乃至冤也者箇面目親也者箇面目逆也者箇面目愛也者箇面目行也者箇面目住也者箇面目坐也者箇面目臥也者箇面目語也者箇面目默也者箇面目既皆者箇面目說佛不得說天不得說人不得喚作修羅不得喚作畜生不得喚作餓鬼不得喚作煩惱不得喚作涅槃不得喚作心不得喚作性不得喚作玄不得喚作妙不得喚作是不得喚作非不得乃至喚作行不得喚作住不得喚作坐不得喚作臥不得喚作語不得喚作默不得喚作冤不得喚作親不得喚作愛不得喚作逆不得喚作凡不得喚作聖不得既皆不得一道平等浩然大均上無攀仰下絕己躬畢竟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既承此恩力終不落虛可以超聲越色離見絕聞坐斷是非頭語默絕消息不求超生不求證滅無欣無厭淨裸裸赤灑灑全體與麼來全體與麼去通身無影像處處絕行蹤所以道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真實說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沒卻身正當恁麼時只如孝子鍾大向追薦先妣朱氏又作麼安身立命還委悉麼彌陀元不異只者是西方。

解制小叅結制只得兩箇月老僧無福沒飯喫普請諸人各各行大丈夫兒當自立從門入者非家珍諸人莫蓄粟米粒樹凋葉落露金風脫盡皮膚赤骨[骨*歷]箇事人人本具然到底不從他處得一任諸方玄又玄莫教污卻本來質祖師西來無別事討箇人兒不受惑老僧如是恁麼道諸人分上無交涉只如諸人分上又作麼生會卓拄杖歸方丈。

小叅僧出作禮師便打云靈山話月曹谿指月天童一味掉棒打月若也見月忘指方見棒頭落處無事不畢所以道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古人見人不會不得已下箇註腳云若喚作棒入地獄如箭射或舉杖云喚作拄杖即觸不喚作拄杖即背喚作山河大地即觸不喚作山河大地即背乃至喚作一切聲即觸不喚作一切聲即背祇要人向拄杖頭邊默契默運向聲色頭上坐臥聲色頭上安閒不被一切聲色之所籠罩一切聲色之所回換一

切聲色之所擺撲始得自繇既得目繇則臨命終時定得自由不披業識之所回換則生死輪迴息矣縱聞十方佛祖老和尚出世亦如色等說法亦如聲等則不被佛祖老和尚舌頭之所籠罩之所回換之所擺撲方滿佛祖老和尚出世之本懷故曰祖師西來覓箇不受惑底人方始自信臨濟大師云少信根人終無了日祇如自信之人於世出世法中如何行履百華蔟裏過一葉不沾身。

孝子鍾鴻穎為父紫符公請對靈小叅夫道也聖凡同體生死一如只緣不了以致隨境生情隨情造業隨業緣故三界昇沈受報好醜以拄杖敲靈几云若向者裏回光返照棺木裏眨眼便乃脫死超生剔起便行管取十方自在自在也天堂尚不住地獄豈能留千人萬人羅籠不住百千境界轉變不得應同體悲為如來使普現色身隨處作主興無緣慈導利羣品同成正覺正恁麼時歸根復本一句作麼生道盧舍本身纔獨露豁開正眼絕纖塵。

為洞陽蔡公對靈小叅本體恒然無生無滅正眼洞明離出離入祇因見倒惑生認境漂流以致輪迴不息若能當頭坐斷一念返本純源便見當處超脫所以道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雖然如是正恁麼時逍遙獨脫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還委悉麼但能信腳騰騰去徧界無非淨法身。

為懶菴祝居士對靈小叅生死去來全體現陰間陽世本無邊所以道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只因離於不離隔於不隔遂乃見倒惑生妄生分別於無生見生無滅見滅隨境有無心存取舍遂致輪迴不息乃以拄杖指靈几云直須當頭點破管教全體顯現一念常光現前永證不生滅地所謂無常生死法與我不相干若能如是解不用哭蒼天正恁麼時高超物表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孝子金善鎔為父玄石公請對靈小叅秀水年年秀青山歲歲青祇因人不覺剛目見遷更以拄杖敲淨缾云擊碎蟠桃核方見舊時仁急薦取好惺惺頓證無生地高登安樂城崇成無漏業端坐寶蓮心復以拄杖敲淨缾云還見麼卓拄杖下座。

葉暹晟為父君錫公請對靈小叅生死無二相去來沒兩人祇因自不覺逐色與隨聲逐色隨聲也捉一放一心如猿猴茫茫無據遂致三界六道去來不息以拄杖點靈几云我今為你當頭點醒自知無滅無生覿面提持管取自由自在自由自在也不為業識之所牽無滅無生也永證金剛之固體正當恁麼時立命安身一句作麼生道直教兩腳捎空去鼻孔依前搭上唇。

室中開示

僧求開示師云汝且去僧行三五步師喚回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汝是何處人僧云常熟人師云汝父母未生前是何處人僧無語師云汝父母未生

前與常熟人相去多少僧云不會師云汝去會會來。
二僧求開示師垂一足云有甚遮障處復收足云還會麼一僧禮拜出一僧復云乞和尚開示師展兩手云開示箇甚麼云某甲不會師云你且去第二次來。
居士求開示師云吾嘗於此切古人云叅禪無祕訣只要生死切猶是第二頭話者吾嘗於此切纔是透底話你去體會切字自然得箇透底處士云作麼生會師厲聲云吾嘗於此切者等會去。
善信求開示師云汝為何來云弟子不為別事師云何為不別事云為修行故來乞開示師云修行也是別事做買做賣也是別事乃至虛空天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以至父母兄弟妻子皆是別事如何是你不別底事云弟子不會師云汝去會不會底來。
僧問某甲初發心乞和尚開示師云初即且置心從甚處發僧無語師云汝且去究取心起處便是心倒斷處亦即是心明處。
僧乞示做工夫師云我者裏沒有甚麼工夫做只要擡樹擡石挑甎瓦挑柴穿衣喫飯屙屎放尿至於行住坐臥祇是不可喚作擡樹擡石乃至行住坐臥亦不可喚作工夫你且道喚作甚麼僧云未審如何下手師云拄杖子不在你自去打三十棒。

偶言

師一日與西堂妙行居士求如圍爐次妙行舉解山論格物云格是格去物欲師云他見如此汝又若何妙行云格字可作體字看否師云似即似只成了兩箇妙行云師又如何師云不妨為汝問著求如云當時妙喜答子韶云今人但知格物而不知物格好箇物格云何子韶不能當下領取而又求箇樣子師云汝卻如何求如云今日天寒師云何不脫體道一句求如云和尚如何師即起去。
一日妙行舉月川法師不信無情成佛和尚如何道師云我亦道無情不成佛云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華無非般若何故無情不成佛師云待有情成佛無情亦成佛妙行指桌云和尚如今已成佛云何還有者箇在師云你作者箇會那云和尚不作者箇會卻又如何師乃掌之。

入室機緣

一僧入師問你在者裏做甚麼僧云磨豆腐師云你替甚麼人磨僧云替和尚磨師云你喫自己飯為甚替老僧忙僧云不替和尚磨莫是替學人磨麼師打出又一僧入師云你來做甚麼僧云挑水師云水桶在甚麼處僧擬對師打云打破了也又一僧入師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你作麼會僧喝師云你者喝還喝世尊喝老僧喝你自己僧無

語師打出又一僧入師云我適纔舉世尊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者僧亂喝打出去也你作麼會僧擬開口師云你欲攀搽老僧那以拄杖趁出。

問答機緣

問大悟底人還有憎愛也無師云能愛人能惡人云此是儒家世間之說豈是大悟出世間之事師云汝是甚麼人僧擬議師喝出。
問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師指壁間觀音像云者是甚麼云觀音聖像師云汝暫舉心塵勞先起。
問乞師指截徑處師云汝是甚處人云江西師把住云江西到者裏多少路僧擬議師推出。
問月明簾外如何轉身師云你但進門來云如何是門裏事師便打云請師不用棒不用喝將轉身事盡情道一句師起云我倦要睡去。
問如何是三玄三要師云你者一問聾云某甲不會請和尚明示師云你且放下著。
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意旨如何師云你是無主孤魂云為甚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師云唯我獨尊。
問某甲一向做工夫沒箇入處師云誰教你來僧擬開口師直打出。
問古人道亡僧誦一部佛法語未絕師云亡僧甚處去也僧擬議師便打僧云乞和尚開示師云汝道亡僧還開得口麼僧無語師云既開口不得佛法合作麼誦。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偶搔頭云老僧頭癢云還有奇特也無師展兩手。
問大事未明乞師開示師云你喚甚麼作大事云豈無方便師便打。
僧乞師法語云欲朝暮禮拜師云朝暮禮拜箇甚麼僧擬議師便打僧禮拜師一蹋僧起師云你者禮拜與朝暮禮拜是同是別僧復擬議師云饒你會得無二無別且道者一蹋又如何。
問瑯琊覺讚初祖未句云師心兮戴大慧果云戴之一字不得動著動著即禍生師拈棒指云直須動著動著從教東擲西拋。
靈鑑講主叅問和尚接人還用古人底自己底師以手展握云你道是古人底自己底主擬開口師便打主一喝師云三喝四喝後又如何主罔措師展手云元來學弄虛底又問現前一眾是叅話頭是直下承當師云你又作麼生主云無心可用師云恁麼則後語不應前言云有條攀條師云攀甚麼條主無語問不會做工夫求師開示師云不干老僧事云求箇明白路頭師云但向暗處走。
問諸法從心生未審心從甚麼處生師云老僧正疑著。
居士問弟子揚州來為大事不明師云汝既不明將甚麼來士無語。
問古人一言之下為甚麼便曉得雲門兒孫師打云你是甚麼人僧禮拜師又打。

問如何是祕密藏師云八萬四千。
問搬石挑沙明甚麼邊事師云來日再去挑行者問吞不進吐不出時如何師云問取舌頭。
問還是念佛好還是做工夫好師云總不好僧擬議師打云向者裏會得恰好。
問如何是乾屎橛師云田塍上看。
問如何是清淨本然師便打僧云如何是忽生山河大地師云你又恁麼去也。
問工夫散亂不得成片時如何師打云我道棒打不開。
問乞師指箇修行路師云我從來不會修行云更冀慈悲師云一事無成兩鬢[糸*系]。
問古人道老僧無法與人祇解識病時有僧出作禮古人便歸方丈意旨如何師云汝且出去僧擬再問師云你未知病在云如何是某甲未知病處師舉手搔頭僧罔措。
比丘尼問如何是本地風光師云嘗在汝面門出入尼欣然禮拜師云且放過汝。
子穀蔡居士問如何是世法師云四大五蘊如何是出世法師云四大五蘊如何是世出世法師云四大五蘊又問易曰艮 其背不獲其身既有箇背在如何不獲師云分明道了。
居士問弟子與和尚那分別和尚者樣快活弟子者樣苦師云汝將苦來與汝分別云弟子不可道是快活師云老僧亦不可道是快活云爭奈天堂地獄何師云你喚甚麼作天堂地獄你曾到天堂地獄也無士無語又問眾生即佛弟子信不過師云信不過且做眾生云佛又作麼樣師云但肯作眾生佛即在其中又問聞和尚已發明幾位去了師云那裏去了士擬開口師趯一趯云那裏去了士乃點首。
三峰叅云積年仰慕今日遠來濟上門庭則不問如何是堂奧中事師云你即今在甚麼處峰云此猶是門庭邊事師指座云且坐峰禮拜起云咦師休去。
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滿面著埃塵如何是賓中主師云老僧無伴侶如何是主中主師云三更月下無人識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堂前坐來沒人陪。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百萬軍中斬顏良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取了荊州放魯肅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殺卻陳友諒并吞數十州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當今天下太平國王萬歲云料揀已蒙師指示全提向上事如何師以拄杖連擲云退去退去。
問眾中操履好靜處操履好師云分身兩處看。
居士問弟子常發火性師云你適來為甚麼罵我士無語師驀面一掌士亦無語師云打也打不發說甚常發火性。

問某甲欲做工夫乞和尚開示師云昨日有人恁麼問打出去也僧擬作禮師便打出。
三峰問從上來宗旨如何師豎起拳云不可喚作拳頭云還有麼師云一腳趯殺你云蒙示多矣師云又問作麼峰禮拜師便打良久師問峰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峰禮拜出師打一棒云且道是賞你罰你。
問父母未生前如何師大笑生後如何師便打春秋鼎盛時如何師云恰好你識羞。
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有口不能宣如何是第二玄師云足方頭頂圓如何是第三玄師云恰好在腰邊又僧問如何是三要印開朱點窄師打云打你一棒云何不打兩棒師云鈍根阿師。
問和尚納福麼師云你管他作麼云也須問過師云問過後如何僧擬議師乃打。
問如何是的的大意師云向前來僧近前師便打僧云上根大器直下承當中下人來如何師云老僧從來未嘗眼華僧無語師云你是最下種也未得在。
問如何是離心離境旨師云向前來僧近前師云會麼云不會師云禮拜著僧禮拜師與一蹋云是心是境僧擬議師便喝出。
薀虛講主叅問未到金粟時如何師云雲岫菴中到後如何師云喫茶已畢釋迦未出世祖師不西來喚甚麼作正法眼藏師正身云見麼云有見則不堪師云未夢見在又問古人道喚作一物即不中如何又喚作無位真人師云你即今是一物是無位真人云若說作兩橛師云還我一橛來云猶是第二門師云怪你做座主所以善講。
問清水洗塵塵水歸何處師云茅廁裏云某甲不會師云問取淨頭去。
問生滅不停如何降伏師攔胸搦住云停不停云不會師放云恁麼即降伏了也僧擬進語師乃叱出。
問如何是五眼圓明師云老僧止兩隻。
問未舉念時意旨如何師良久僧擬再舉師云去。
問黑漆皮燈籠還有亮時也無師打云老僧要打破。
問如何得出生死師云如何是生死云學人不會乞和尚慈悲師云老僧無奈汝何。
問如何是三寶師云一頓胡餅兩頓粥云不問者三飽師云老僧日日奉持。
慈侍者問四大甚麼人主立師云好箇問頭祇是兩橛云四大分散時如何師云待汝四大分散來與汝道。
問曹洞宗有君臣偏正師云除卻君臣偏正致一問來云除君臣偏正教某更問甚麼師云只你恁麼道是君是臣是偏是正僧擬議師喝出。
問已事未明乞師指示時值版響師云打版了喫粥去。

問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知喚作甚麼師熟睨云是甚麼僧禮拜師便打。
問生死如何透師打一拳云向者裏透。
問某甲千里而來乞和尚開示師以拄杖畫一圓相僧擬議師打出。
問某甲駕船三載因甚摸不著舵柄師打云還摸著也未四面狂風起又如何安身立命師亦打。
問某甲一字不識乞師開示師云我正要一字不識底還你一字不識底去處來僧無語師乃打。
問雲門餅趙州茶和尚者裏有甚麼師云一頓大拳頭。
問二年不見和尚倒後生了師云後生了多少云後生了一半師云從那裏分起僧無語師展手云了。
俗士問我輩修行不知從那一步起師云從你未動腳者一步起又問此心如何定得師云定即且置如何是心士無語師云汝且會會心看。
問如何是無生法師打云會麼云不會師云賴汝不會若會老僧性命卻在汝手裏。
問大修行人為甚擔枷帶鎖師云自作自受無人救云萬丈嵓前作揖百尺竿頭拱手師云自拈自弄得人憎如何是賓師云終日走途程如何是主師云坐斷乾坤唯自許如何是賓中賓師云眼裏瞳人精又精如何是主中主師云腳底腳頭舉更舉。
問如何是暗中明師云東邨王老夜摩肩如何是明中暗師云南海波斯晝洗面明暗相去幾何師云分身兩處看。
師作務次僧叅云某甲特來叅叩和尚師拖土籃云為我擡土去云某甲只是閒師云去老僧沒工夫說閒話。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四

音釋

額
(鄂格切音額顙也)。
鬱
(紆物切音罽木叢生者)。
鬢
(必刃切音儐頰髮也)。
搦
(楚蒐切音簉手搦也)。
舵
(待可切音柁與柁與柂同正船木)。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五　　庶五

天童弘法寺住持門人弘覺禪師(臣)道忞上進

問畣機緣

居士問心若不異萬法一如如何是不異之元師云汝是俗漢子。
問古人道須參活句莫參死句如何是活句師云老僧舌破為你說不得去僧出復入云和尚舌破用冬青葉好師云汝為甚著死句連棒趁出。
問離卻拄杖子請師別道一句師掌云不是拳頭定是巴掌僧禮拜師以脚趯去更有脚尖在。
岳石帆居士參出自撰禪門口訣請正師接得即置云閒言語士云和尚看看師閱數行至實字指問云此字如何解說士擬議云卻解說不出師云恁麼則是虛言了士無語良久又云和尚者裏有甚麼人護法師云貧道法也無護箇甚麼。
問設有人問和尚如何是禪作麼對他師打云一棒打教髑髏穿更有問又如何師打云足方頭頂圓更有問又如何師打云口裏舌頭尖更有問又如何師打云你若喚作禪入地獄如箭射。
問某甲生死不明師云者飯帒子僧擬開口師便打又僧出禮拜擬問師云適纔你問甚麼僧罔措師推倒。
居士問伎倆盡時如何師便打士擬議師云伎倆盡了。
問死人難活時如何師云你且去僧擬議師打云真箇死漢。
問學人到已一月不見堂頭時如何師云者老漢甚處去也僧擬議師便打。
問前念過去後念未生主人公在何處師云立地死漢僧云不會師云拖出死屍去。
問劈面當鋒即不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便打。
問如何是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師云合取狗口。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我不識你。
僧求開示師翹一足僧云一口氣不來時作麼生師彈足云但問取他。
問如何是生死業師云即汝是如何是涅槃心師云即汝是僧禮拜起師以拄杖指云去僧喜躍而出。
問疑情頓發因甚命根不斷師云只為你疑情命根不斷云斷後如何師打云教你沒處藏身。
問人人有箇本具底影子為甚蹋不著師云看脚下僧禮拜師與一蹋云卻是老僧蹋得著。
問即心是佛又要見性成佛作麼師云如何是你底心云現問話者是師云不問時又作麼生僧無語師云未夢見即心是佛在。

問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生時如何師云切莫隨老僧來。
問有佛出世作何供養師云老僧不受云請師方便師打云與你一頓。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你會種田不云不會師云我者裏用你不著。
興化黃伯初居士參問弟子有條拄杖子見佛殺佛見祖殺祖今日特來呈似師云放下著云弟子連自己都殺卻了師云將甚麼來士無語又問和尚入閩將甚麼來師云祇有貧道。
問某甲初出家求和尚開示師云出家來多少時云去歲師云逢人但恁麼說不得錯舉黃司李問風清月白時如何師云大家在者裏又問弟子轉機不圓過在甚麼處師云過在問人處云不問人時如何師云信口道將來。
問殺生是大戒為甚麼南泉斬貓歸宗斬蛇師云汝實恁麼問那云是師云汝當懺悔去問和尚還有不為人說底法麼師云我曾向你道甚麼來僧無語師云元來。
問如何是本來人師云我不可向汝道。
錢相國入山問如何是如來大意師云居士今日從甚處來云從人行過底路來師云恁麼則不如來了國無語。
問銕牛吞卻虛空時如何師云老僧在甚麼處僧無語。
行者問如何是無上菩提道師云俗人頭戴僧官帽云畢竟有何方便師云自家摸取好方侍御問和尚門下有多少大根器底人師云縱目所觀云也要龍天推出師云從來不假他人力。
問如何得一口說盡世間法師云你還識兩片皮麼。
問兩堂同喝臨濟云賓主歷然未審誰是賓誰是主師云賓則總賓主則總主僧云賓主歷然意旨又如何師打云還見麼僧禮拜。
僧自徑山來參問如何是不動尊師云此去徑山五百里僧喜躍作禮而退。
問併卻咽喉請道一句師曰老僧沒氣力。
道者問如何是百草頭上祖師意師拈拄杖云者是百草頭打云如何是祖師意者擬議師喝退。
問目前無一法時如何師云背後著眼。
問如何是圓滿覺師打云你欠一著。
問如何是新年最初行脚句師云去云如何是步步不錯句師云去。
居士問世間以何為尊師云唯汝為尊士禮拜師云忽然霹靂打汝又作麼生士無語。
問如何是急水行船師云山僧未做長年三老僧無語師打云崖上看取。
問一口氣不來時如何師云眼閉脚直。
問虛空破了將何補師云將你補。
居士問弟子有病求和尚授記師云死云再請一語師云待汝活時向汝道。
行者超智侍立次師問今日有新到麼者云無師便打。

居士問弟子徼幸蒙和尚賜見再乞妙法幾句師云汝但識得相見妙法在其中士擬議師云一發為汝註破若喚作相見則蹉過妙法若喚作妙法又蹉過相見畢竟喚作甚麼士無語。
問如何是離鉤三寸句師云快走快走。
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棒喝交馳合明何事師便打僧云明知生是不生之法因甚被生死所留師打云還知麼進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賺殺闍黎。
居士問者裏風境與嘉興風境如何師云處處白雲處處日。
問某甲出山去忽有人問天童佛法聲未絕師便打僧禮拜師復打云逢人不得錯舉僧起云祇者是師云孟八郎漢。
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以手攔胸推倒階下云是甚麼僧罔措師便打。
問大眾一齊上來未審和尚將何管待師打云只將者箇管待云恁麼則箇箇飽齁齁去也師云你自己分上作麼生僧無語師復打問生死不明乞師指示師云正好消息僧禮拜師詰云你道好在甚麼處僧無語師便打問某甲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乞和尚指示師云你道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又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
問火不能燒水不能溺作麼安身立命師云水裏火裏云水窮山盡時如何師云但恁麼看取。
問如何是函盖乾坤句師云你眼在甚處進云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云合取狗口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放汝三十棒僧便喝師便打。
居士問誦經持咒還了得生死不師云了不得士云作麼生了得師打云向者裏薦得方可了得士云和尚還有生死不師云你若有時我也有你若無時我亦無。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泥豬癩狗。
問行住坐臥如何是學人本身師云行住坐臥。
問盡力喫盡天童飯時如何師云直須吐卻雲怡蔡居士問澈鹿趁燄如何歇得師云摸取脚跟摩尼珠久埋沒塵土中如何急切覓得師云滿面慙惶不識羞一斬一切斷如何得此利劒師云照顧汝頭等是水味有品為第一泉有品為第二泉作何剖分師云飲者自生分別黑夜中認賊為子認子為賊作何判斷師云各打三十棒家親作祟如何處置師云家無二主的的主人翁如何得覿面一見師云攔顋與汝掌堪輿家羅經縱橫移動鍼必指南是誰作主師云且向羅經後看又云刺破汝眼家宅是諸人生身活計見得甚麼便肯破家蕩宅師云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電光中良驥瞬息千里如何得一徃追上攬轡入手師云好箇驢前馬後漢大慧云將八識一刀憑甚麼安身立命師云還我刀子來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是鏡體是鏡光師云打破鏡來好相見未開口已前為甚便棒便喝師云為汝不薦日昇月沉雷轟電掣山靜雲閒水流華開農謌牧唱婦誶兒嬉莫非是者箇迸

現如何拈得向脚跟下要用便用師云魚行水濁修行人多怕去後黑湧湧地不知現前黑湧湧地更苦盡說生死事大不知現前剎那死死生生更切此際重關一擊如何下手師云好與汝三十棒高峰語大徹底人本脫生死為甚命根不斷命根既未斷叫做大徹徹底何事師云汝喚甚作命根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者一句得恁有力師云坐斷乾坤。
獅林問和尚不會打福州鄉談來作麼師云換汝眼睛東土人說話西天人領略是何曲調師云五音六律不相當和尚拄杖拂子燒卻了將何示人師云正示人和尚歸金粟有幾人相伴師云盡大地人。

勘辨機緣

新到參方擬人事師云已相見了也速退速退云和尚因甚著忙師高聲云道甚麼云某甲博山來師便打僧云打錯了師云汝動足來時即錯了在者裏覓甚麼盌連棒打出。
僧參師問甚處來云杭州師云杭州有幾多官員在任幾多官員不在任云不知師云你不從杭州來僧擬議師叱出。
師問僧那裏來云蘇州來師云那裏人云金華人師云到蘇州作甚麼云一事也無師云恁麼則空去回也云長遠如此師云長遠如此箇甚麼云不知師打云還知麼僧無語師云又道長遠如此。
師採豆莢次有僧參師問那裏來云紹興來師云紹興還有豆莢也無云有師云既有來作甚麼云特來禮和尚師云喫茶去。
僧求住師云汝尋常甚麼處住僧擬議師喝出。
求如居士呈偈云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盆盂無柄徒勞把捉大千沙界法王正覺若人會得是名絕學且云弟子有箇會處求和尚證明師未過手便云我已為汝證明了也云此是會處還有箇行處先不得後不得正與麼時恁麼得咦老鼠見貓兒動也動不得師云你者獃子云和尚家風已盡知元來祇是者些兒若云更有玄和妙虛空它孔總成癡師云一發獃了士拂袖便出次夕復入室師云今日又作麼生士就師剟一捏師云你試道看云和尚還要第二杓惡水那師云你試潑看士轉身作女人拜便出。
師一晚與五峰話次驀伸脚云你作麼生峰以脚趯之師笑云未在未在云和尚道看師倒臥峰云也只是困師云你又與麼去也峰乃禮拜。
石車參師問那裏來云雲門來師云幾時起身車打一圓相師云不可亂做云千里同風今日特來親領痛棒師云既是千里同風又來作麼車即提起左脚師云者還不是車又提起右脚師云錯也云風吹別調中師休去新到參方禮拜師乃蹋之僧擬開口師便打出。
師問僧甚處來僧便喝師云三喝四喝後又作麼生僧擬議師打云須是我打你始得。
僧侍立次師問甚麼人來云無師外看云是甚麼云擔水底師云又道無。

僧纔禮拜師以杖抵云去去云某甲話也未問師云設若問話堪作甚麼僧擬議師喝出。
僧參自敘諸方相見機緣將畢師咳嗽一聲唾地云你道道看僧罔措師連棒打出。
僧呈偈師接得即撦破顧僧云今日多少泥水匠云前三三與後三三師打云是多少僧豎拳師直打出。
河南僧參喫茶次師問曾到少林麼僧云曾到師云堂頭和尚如何云提唱為主師云提唱箇甚麼僧無語師舉起茶盞云還提唱者箇麼云拈來無不是師云錯認定盤星僧復無語。
師問僧甚處來云天目來師云高峰祖師安麼僧無語師云想必你不從天目來。
餅匋僧參呈一圓相後書偈云餅匋燒得破砂盆不妨拈出眾人驚祖師一見攢眉哭後來那有者兒孫師目竟即撦破顧僧云如何解交僧罔措師趁出。
師問僧甚處來云雲南幾時發足云在外十七八年還記得雲南事麼云記得何不舉似老僧僧無語。
華山僧參師問華山道場做完也未云已畢師云既畢又來做甚麼僧無語。
僧參師問甚處來云河南師云臨濟大師道不在河南定在河北即今在河南在河北云在河南師云何不教他同來僧無語師云掠虛漢出去。
僧呈偈云未明心地印追究祖師關識破分明也前三三與後三三師云不前不後是多少僧擬議師打出。
一僧入室云某甲有箇見處師云汝作麼見僧擬對師搖手云未見在僧云和尚道一句看師云待老僧別有箇見處即向汝道僧罔措師叱出。
僧參語風信信問曾到金粟不云曾到曾問話不云不曾你怕打那僧即云某甲一向不曾置問頭請師處借轉問頭信乃開示僧不肯轉金粟述前話師云汝喫飯還問人借口麼僧云某甲實無問頭師打云你向甚處開口。
僧參師問甚麼處來云揚州師云來作甚麼云生死不明來見和尚師曰他死了僧沉唫師以杖逐出復喚闍黎僧回首師曰虛生浪死漢。
僧參師問那裏來云博山來師云住多少年云三年師云喫多少飯僧無語。
揚州僧同居士參師云古人道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且道是甚麼人士云古人師云古人在甚麼處士云古人與今人同體師云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將甚麼作體士無語僧云此居士特來請問和尚無開口處師云你口向甚麼處開僧云向和尚脚跟下開師云向汝道甚麼僧亦無語。
師問僧今日多少人擡樹僧云八十多師云多多少云八十一箇師曰那箇起頭那箇住僧無語。

嘉興密印寺僧參師云當初高峰和尚亦是密印寺裏出身僧云是師云即今在甚麼處僧茫然師云且坐喫茶。
天竺二僧參師問甚麼處來云海上來師曰海上觀音與天竺觀音如何云一樣師指僧曰與你一樣耶與者上座一樣耶二僧俱無語。
二僧論大顛擯首座話一云令當行一云賊被狗齩爭之不已白師師云祇如賊被狗齩落在那箇分上一僧云首座分上師遂一齊擯出。
師見僧穿草鞾去因問你穿常住草鞾去草鞾錢甚麼人還僧云明年送來師乃叱之。
師問僧你今日作甚麼僧云擡樹師云擡放那裏僧云池中師云不怕浸殺他那僧無語。

法語

示于道人

傳聞無論寒暑不間忙閒日持金剛經一卷坐香一炷世間事識得破看得輕孜孜矻矻以道為念難得難得然雖如是欲超生死脫苦趣當豎起精進脊骨幢直下信取始得只者直下信處即超生死脫苦趣底去處故世尊云信為道元功德母信能遠離生死苦信能必到如來地要會如來地亦直下信處是若未直下信得但執起心作意坐香看經識得破看得輕為功課為辦道時殊不知雜毒入心皆落第二念既落第二念欲超生死脫苦趣豈不難哉古人所謂放過一著落在第二若苟直下信得當二六時中念念不忘直下信處縱值坐香看經以至呼奴使婢料理家事時亦當直下信得不可見有坐香看經呼奴使婢料理家事底事方為勇猛精進為道之士故經云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更舉箇古人因緣助汝生淨信者昔日芙蓉訓禪師問歸宗云如何是佛宗曰汝還信不訓云和尚誠言焉敢不信宗曰即汝便是訓云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願道人於看經處坐香處呼奴使婢處料理家事處但信即汝便是如此行去日久月深忽然失脚跌破鼻頭汝自默默自見倒斷處則不待有意輕世事而世事自輕何以道之所在法如是故更示一偈若據大道因緣不論男女貴賤人人平等一如箇箇本來成現不能緣契無生即便四生流轉直須返照廻光悟徹本來之面能令念念不迷大事何憂不辦觸境不隨境流世事何須更厭若也別作別為必也墮阬落塹晝夜坐臥忙閒全體要成一片真實如是修持斷然決不相賺。

示純一上人

參禪正忌雜毒入心貴乎純一所以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須知參禪也是第二修玄門也是第二成僊也是第二作佛也是第二生也是第二死也是第二總之凡起一念皆是第二苟真實要會純一無雜但向一念未生前看行也看住也看坐也看臥也看一看看得行不知行住不知住坐不知坐臥不知臥不覺不知忽然覿面相逢始覺從前錯用心方知生也不可得死也不可得作佛也不可得成僊也不可得參禪也不可得修玄門也不可得一也不可得雖然如是異日相見若作如是見一棒打折汝腰莫言不道。

太虛藏禪人病中乞法語

凡人病苦生死到來作不得主者無他蓋為看作生死病苦故也殊不知生死病苦即當人本地風光本非他物故維摩曰眾生有病吾乃有病真歇曰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交煎總不妨今時人多自不到者田地將謂八苦外別有箇安閒之法與不安閒底對敵是以越對敵越不安閒病苦外另有箇無病苦底強作主宰越要作主越作主不來然亦不可見恁麼說便謂既純是病苦將甚麼了生死而恐落空一發著忙則又錯了但不可看作兩橛自然就裏便得安閒亦非不是兩橛何也若不是兩橛則病苦無有歇時然且無病無苦安閒時亦不可作無病無苦安閒看若作無病無苦安閒看則與當人覿體相違差錯了也。

示余道人

若據法語則貧道無啟口處無運筆處道人無看讀處無意解處無意解則內心無喘無看讀則外息諸緣既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則內外寂然既寂然已正好自看正自看時無有晝夜無有時際但行也自看住也自看坐也自看臥也自看看來看去看到不知不覺忽然兩眼大開更須知此兩眼落處則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面目分明然後可通箇消息貧道耳寫至此忽有僧來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貧道擲筆向他道達磨來也其僧擬開口貧道直打出方丈外一并寫上道人並參之。

示時功林居士

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而已惟至德山臨濟以棒喝直指最為明白切要所謂棒打石人頭噪噪論實事今人不薦棒頭指處而以知痛癢者是為心殊不知乃識神耳古人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所以貧道徵居士云祇如不痛不癢時如何居士如果要了生死透識神但看者一扇子落在甚麼處則自然知道者一扇初不

曾打在痛上真果似棒打石人頭便見臨濟大師道我被黃檗先師打六十棒如蒿枝拂著相似彼豈以知痛癢者為然哉。

示林道人

祖師西來唯直指單提令人返本還源而已欲究其旨但向不睹不聞之先直下覷透便見分曉如黑漆桶處於黑夜初無二色即無二見既無二見則不見有男不見有女不見有纏縛有解脫不見有凡聖有淨穢亦不見有玄有妙有覺不覺亦不見有道不道不見有空不空不見有真不真亦不見有苦樂昏慧火宅清涼所以貧道生平但有來者便當頭一棒俾伊漆桶生光即無二色亦無二見所謂直截根源佛所印耳。

示秦道人

修行無別修貴要識路頭路頭若識得生死一時休生死一時休即是安身立命之計安身立命之計不可為道人說破須道人自參自悟自得真踐實履自到平怗怗地則生死心生死相了無覓處矣。

示淨虛禪人

此箇本分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共證同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謂之教外單傳不立文字語句若涉言詮論量便起生滅之念非本分無生滅處所以孤負先聖真欲超生脫死須辦鋌石心如枯木死灰聖念凡情俱無起滅於淨嬴嬴赤灑灑上洞然契證明見得徹諦信得及與從上佛祖握臂共行無有差忒更須一念萬年萬年一念純一無雜纔有纖豪起滅便是生死因緣無有超脫之期務使如鳥出籠無欲無依舉動施為常在本分中真踐實履無虛弃工夫趙州二十年不雜用心涌泉四十年尚自走作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信知從上古人皆自尋常日用中密密體驗始能臨末稍頭不怕瓮中走鼈耳復云上來法語為阿誰徽州休寧淨虛乞淨到無虛淨亦休覿體無依自寧怗指天指地笑呵呵上下四維圓洞徹以己方人沒兩般一串穿來同箇鼻他年再見若如此一棒打教驢腰折咄。

示程弘業持經語

凡佛經無非令人省悟故黃梅教一切人但持金剛經即得見性而六祖一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悟入則豈可專以念為事乎經云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為謗佛苟省應無所住則終日念而未嘗誦一字在人不在經也所

以秦國夫人省得竹篦子旨便謂終日誦經文如逢舊識人若此始可謂誦經人矣。

書問

復求如沈居士

手教諄諄要老僧判斷下落或另行指示箇真休歇者若據老僧判斷只者打殺赤斑蛇拗折蒼龍角虛空籠不住何物堪拘束便障汝轉機不得自在何以轉機最忌作意故曰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若不作意則無打殺赤斑蛇拗折蒼龍角虛空籠不住何物堪拘束之見故凡作意則不自在不自在則不迅捷不迅捷則拘滯拘滯則波瀾不廣不廣則作意作意則有倚有倚則命根不斷命根不斷則非真休歇非真休歇則大事到來定不得力既不得力安得無疑然既有疑不可謂到家到家即真休歇真休歇即本分事本分事非作意之可到非機語迅捷波瀾濶廣之可然故溈山謂香嚴曰吾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心意識著述得汝向父母未生前道一句來時香嚴盡平生學識欲道不能得故參禪人要在父母未生前一般門下若能如是無別大事到來既無別大事到來則自然得力得力則不驚不驚則無疑無疑則真休歇真休歇則自無意作無意作則無波瀾無波瀾則無迅捷無迅捷則覿體現前覿體現前即覿體用覿體用則無迅捷自成迅捷無波瀾自成波瀾若作意迅捷作意波瀾即覿體相違相違則全體作用不現前矣異日相見若守此見一棒打折你腰莫言不道。

復清都史居士

手教云不知不覺有一種不自在隱隱胸次中者其病有四一者妄認為娘生鼻孔故未得自在二者認得世間事重不覺逐境生心故不自在三者雖為己事久向胸次中作活計不能卒去故不自在四者因此種種胸次中隱隱起滅不得自由赤條條蓋天蓋地而居士越要蓋天蓋地自由自在終不能得乃與隱隱陰魔對敵故有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直須堅豎脊梁全身翻轉猛著精彩把世出世間一口吞盡不用蓋天蓋地而自蓋天蓋地赤條條去也若胸次中一毫治不盡要了生死無有是處故曰毫氂繫念三途業因非虛語也。

復子元劉居士

來書一發願二程途三醒悟四工夫足見居士立志真實骨器不凡聰明[靄/刀]利異於常人然細玩之悟境未實現相非真現相急須撥採悟境著實參期若不期悟發願枉發程途枉行工夫枉為何也未悟時期悟為工夫不悟不休為程途不悟不休為發願如悟則乘其悟力以茲利己以茲利人則工夫程途發願皆在其間不假別發願別程途別工夫耳且果悟則一一不著問人而自明矣。

又

前日奉復不悉恐門下生疑更為葛藤大端蓮華蓮子教中取喻吾儕一念心華發明悟徹本來面目故云華開見佛悟無生豈非華開為因見佛為果喻如蓮華一開蓮子即露豈如餘果華牧而後結子耶正如心華一開面目即顯華開為因面目為果面目本具豈待心開而後有耶如門下所謂華開纔得生蓮子華未開時子在麼與首謂華開元不墮空華結子從教又種芽者首尾一氣皆謂華開而後結子結子而後種芽種芽而後成根苗根苗而後開華開華而後生子正如常人所見生死輪廻無常之見豈可謂華開見佛悟無生而無生無滅因果交徹真常之道正如蓮華一開而蓮子全體已成喻心華一開即本來面目元具豈可謂華開纔得生蓮子華未開時子在麼耶所以古云學道當須有悟由還如爭鬬快龍舟雖然舊閣閒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門下還曾恁麼一回也未如未當須恁麼一回始得。

又

來諭隨時探討期見本分一著又云當求進時欲貧道遙施喚醒以豁心華者然據本分一著無你進處無你退處若擬進則蹉過擬退則脚跟礙卻正當進不得退不得處忽若兩眼大開露出面孔時可與貧道相見也。

又

來諭門下本參只一箇誰字貧道謂誰之一字亦能成人亦能誤人不可不審若認虛豁豁地一派好景為誰字者已成兩箇了也試問門下者虛豁豁好景為復作意有不作意有若作意有不作意無只者作意非情識而何又云目前作主死時作主死後作主者亦屬有意而見有生時死時後時更有箇虛豁豁地作主底則外道所見也古人謂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正忌認著目前情識即凡情識及乎認虛豁豁地及一切纖豪好景即聖情識耳又云囚地一聲曠然休歇不知當屬何象當屬何時將心等悟難得悟日殊不知此象此時你纔擬心早已蹉過落於情識俾你到驢年也不得囚地一聲曠然休歇耳更欲貧道轉語喚醒者真可憐憫大丈夫說話寧借他人口耶除非劉祖鍾親來相見為汝道破。

又

來諭進不得退不得處是門下礙處者且喜雖未得囚地一聲不妨一切世間塵勞煩惱已礙斷生死路頭相繼礙斷也二六時中念念但向進不得退不得處看是何景象是何面孔看來看去不知不覺囚地一聲自不作礙會也。

又
昨承偈語足見居士病中精進欣羨欣羨釋迦老子云病乃眾生之良藥益信之矣何故居士若不得者番病爭得恁麼淨絕恁麼穩當耶然細玩之未出知解窠臼在殊不知眼見泥牛過海我道眼華不少銕鎚蹋著如脽我道猶有者箇在只可自知自解我道情知你在鬼堀裏作活計那堪更落言詮驢年未得出頭然則註已註破未識居士何以教我。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五

音釋

劈
(匹歷切音霹破也)。
轡
(兵臂切音秘馬轡也牽引拂戾以制馬也)。
癢
(以兩切音養同庠膚欲搔也)。
怗
(託協切音帖服也靜也)。
滯
(直例切音儕凝也)。
[靐/刀]
(郎丁切音靈剖物也)。

天童弘法寺住持門人弘覺禪師臣道忞上進

書問

復破山硼上座

吾儕為本分事行本分事是吾儕本分事也其他皆因行掉臂耳。

復石車乘上座

凡為一方化主事宜諦審不可自尊不自尊則上下稱美上下美則自不尊而人自尊之人自尊則化道行化道既行則叢林可卜矣。

復紫垣程居士

來諭謂不離自性其他聰明智巧總用不著每每向心上求箇安穩者是知居士認識心識性為本命元辰故於胸次中打攪弗安穩耳苟若要安穩但把心性二種情識掉向他方於汝分上了無交涉然後向自己腳跟下摸索看是心耶是性耶忽然摸著非心性底可來貧道手裏請棒喫。

復象垣程居士

若果向不明白處會則無有真我假我亦無有曉得不曉得底人復無有惺惺不惺惺者何也惺惺不惺惺曉得不曉得真與不真皆屬想耳若果要了徹但向睡到無夢無想時一臥臥起來東摸西摸信手摸著鼻孔不覺失聲囚則了徹不了徹不著問人自知之矣。

復性符錢居士

來教謂不能純一用功未明不思議處若貧道看時不思議即純一處若離了純一處別求不思議處不惟蹉過不思議處要且用功處即不純一如欲兩路歸一直向一念不生回光自看看得鼻孔撩天囚地一聲便見古人所謂一念不生全體現即純一不純一思議不思議都來沒干涉耳。

復清漳東里王居士

教諭過稱貧道為人不惜身命寧使喪身失命終不開第二門者令貧道益生慙愧盍緣貧道生無學識兼之口訥不善委曲接人故以一條白棒當頭直指耳然亦見門下迥出時人之表吾宗門下得一法幢共相建立必使祖道重光也欣羨欣羨書中一一門下自舉自斷貧道更復何云乃至云願垂頂門一鍼母曰五百里外棒頭不到者貧道謂門下已喫棒了也然細玩之自淺而深從始至末云祇是年來被問官錯看了賊負屈多時今得明白且莫匆匆認贓寧可空手歸家者貧道謂即者空手之見歸家住著之見便是見解入微最難透脫坐在無疑必死之地不能明大法發大機施大用須信有絕後再甦欺君不得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可也。

復我萬陳居士

遠承惠寄信儀勝盡欲與貧道結後來之緣者貧道以為不然君了千里同風尚無彼此之間豈有現在後來之分是則貧道已與居士相見了也居士直下見得透則與貧道有何異哉。

復君馨葉居士

來諭不知佛性中有許直腸入者直腸但於世少造業緣故有正直為神之說佛性須假悟明故有見性成佛之說且直腸與諂曲相對佛性出於對待故六祖云明佛性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故維摩談不二法時惟良久而已如是則門下但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處看是何景象是何面目看來看去向不知不覺處忽然惺得囫地一聲則不著問人自明了也。

再復東里王居士

接教諭雖不若筍竹篾有先後三時之別而凍必徹底寒必徹骨方是放春時候祇管大死一番不怕不活者足見門下以寒春一時死活一致以為全機大用其餘種種說話雖為此箇端由亦似套頭語且前貧道謂門下空手歸家尚著不得況可容如許知見耶然可見門下真誠之意呈似貧道若從長簡點總不出解說形容未得心言路絕皆是未絕前事非絕後事也若據絕之一字正要絕人世出世間一切情解知見直至千聖不識自不能測就裏打輥轉來稍似絕後再甦寫至此時有僧云忽有問和尚絕後再甦又且如何貧道擲筆擒云速道速道僧擬議連掌掌出一併寫上何如何如。

復元公黃居士

手教驀然撞倒鐵山纔開口時又覺有物為礙者盍因台下祇知撞倒鐵山不解扶起鐵山苟扶起時則不妨信腳行信手揮信口道乃至東倒西擂無非箇座鐵山更有何物而作礙哉故龐公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舍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邱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此偈雖八句日用不過只根於無別而已不識台下以為何如承命永樂禪院固當從喚無奈老病纏身日久不能領眾固辭金粟但思自養待盡而已伏惟台照不悉。

又

來諭根機遲鈍者事不如此也大都根機不在推託貴在承當若不承當則涉思量一涉思量則蹉過根機所以謂如擲劒揮空莫論及之不及則自然不觸犯耳。

又

聞尊堂歸矣固當弔慰奈因生平不行其事恐從此啟例後有不周到處以此為罪端耳然生死二事能迷卻天下人亦能悟卻天下人所以古人聞紅輪必定沈西去未審亡靈往那方而孝子哭哀哀古人便悟豈非悟者亡者哭者同歸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如是則與一切人生即同生死即同死喜即與母同喜哭即與母同哭慶即與一切人同慶弔則與一切人同弔何有間然如是可謂哭真哭喜真喜不然則母是母子是子哭是哭喜是喜慶是慶弔是弔不惟不知亡靈去處亦乃自己茫然哭亦無地即虛行故事與學道人乖矣。

復爾赤馮居士

來諭當此西風徹骨政落葉歸根之候應自有不冷不熱處又謂戀著火宅未得出路要貧道方便開示者不覺一笑何也居士已上竝是詣實供通方便亦在其中出路亦在其中不冷不熱亦在其中貧道除此外別無方便別無出路別無不冷不熱是以古人問善知識云寒暑到來如何廻避知識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云如何是無寒暑處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如是則欲識不冷不熱底但向西風徹骨處識若識得西風徹骨便是落葉歸根底時候識得落葉歸根底時候便是出路識得出路便是方便所以貧道謂方便亦在其中出路亦在其中不冷不熱亦在其中既都在其中豈不是間不容髮既間不容髮正法華謂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唯有一門而復狹小便是者箇道理也若離此外別立方便別有出路別有不寒不熱別有時候即沒交涉也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無方便中真方便無出路中真出路無時候中真時候寒熱中真無寒熱故貧道謂已上竝是詣實供通然異日相見守此見解劈脊一棒莫言不道。

復趙居士(諱天香)

來諭無生本無旨亦無指者是居士未悟故有此說何也不見道華開見佛悟無生豈可謂無生本無旨乎因次一偈貧道從來秉直指直指人人自悟耳自悟無生無不生直下何曾有彼此。

復紀常陳居士

來諭展轉躊躇茫無下手處如此沈迷將終無出頭日子欲貧道拯人於阬塹之中呼人於醉夢之際者貧道謂只因展轉躊躇便錯下手了也居士但以手摸頭自問頭看沈迷耶出頭耶阬塹之中耶醉夢之際耶若自摸不著問不明則真果沈迷真果無出頭處真果阬塹之中真果醉夢之際矣若摸得著問得明方知無沈迷中自作沈迷無出頭處自求出頭無阬塹中自作阬塹無醉夢際自作醉夢耳雖然如此乃貧道說底不識居士本分處又且如何。

又

來諭一切煩惱自造但平時雖見得如此而一涉境緣便不能自主者盍因無始時來於境緣習熟故也然學道當先期悟以悟力充至頭頭無間則無昧悟力而平時熟習自無地矣故經云理須頓悟習氣漸除乘悟併消因次第盡所以前問居士本分處又且如何若不知本分處即未有悟若未有悟即何有行止於路頭哉試問居士畢竟如何是本分處。

復海槎鍾居士(諱鴻穎)

來翰云上智人有上智人克己下愚人有下愚人克己者貧道謂此正未克己復禮之言也若克己復禮則不見有上智下愚之人故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唯高明悉之。

復元怙張居士(諱次仲)

來諭墮落塵垢已數十年營營擾擾了無住足又言此事非拋却世緣十年二十年死活數番無有是處者非門下真誠為此事則不能發如是之言然亦不可執如是之見何也此事無乎不在若執如是之見則與此事覿體相違反成障矣且十年二十年之說非定式也因為此事不明故或歷多年所耳如裴相國聞黃檗一言便乃知歸李太守聞藥山雲在青天水在缾亦乃自肯豈必拋卻世緣十年二十年死活數番纔得是處且死活二字非如門下預作意計底不見大慧杲聞圓悟禪師舉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答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乃得瞥地盍瞥地者於此事明白相應也故圓悟印許曰難得你到者田地可惜死了不得活是為死底意故知久近死活在人不在此事無定式也豈如門下謂拋卻世緣為死乎盍與此事相應則世緣不待

拋而自拋知見不待離而自離語言不待忘而自忘總之世出世間語言知見都來與道人分上無干涉者無他因與此事相應故也門下若到此地即見尊慈一切勤苦亦何曾勤苦祇因日用不與此事相應則為世緣勤苦墮落塵垢矣。

復仲堅李居士(諱燦)

目來諭足見居士似有些力量故有些倔強所以謂寧可諸方哭笑不可令諸方贊誦獨超灑脫皆為埋沒塗污贊誦哭笑俱無干涉也但不知止說到獨超灑脫底影像耳若不得向上全提則正坐在理路中作活計葛藤窠裏藏頭反不得獨超灑脫在高明以為何如。

復似孫江居士

手諭認得言思路絕一著又云於古德言句有彼此乖迕不能無疑者總之未真證得言思路絕故也若果證得則自然一心不生一心不生則妄情不起妄情不起則無現業流識無現業流識則曠劫習氣頓淨矣然則試問居士如何是言思路絕底一著切莫學恁麼說便當了也。

復孩未方居士

來諭謂此毛孔中虛無所有一切恩仇盡皆平等者似多生出一種知見不若普觀悉皆毛孔則無虛無所有之情存雖然直饒實證到此田地只到死了不得活未能轉身吐氣古人所謂正知見障卻動是要說道理說工夫說實落說虛無說恩怨說平等說毛孔說痛棒須是造到無功用道即不墮此不識居士以為何如。

復爾赤馮居士

接尊諭知居士工夫見諦則不無而錯認錯判亦不少如引李卓吾曰人可死不可病判云天下焉有可死而不可病者抑知此老不善終職此一言為之階乎復引憨憨子曰能病病者病奚從生以不能病病我故病焉旨哉是言葢庶幾於道云者老僧謂卓吾與憨憨及居士正同阬無異土耳何則卓吾謂不可病正憨憨能病病者病奚從生耳亦居士不為病所縛等為卓吾之註腳故惟有不病者言卓吾為人可死正居士冷啾啾作倚巖枯木必死之疾耳且居士謂終日死未嘗死此可死者居士何反見卓吾不善終職此者耶且貧道生平一味打也不管病者打不病者亦打能病病者亦打病奚從生者亦打不為病所縛者亦打能縛病者亦打生亦打死亦打無生亦打

無死亦打聾者亦打瞽者亦打跎者亦打嗅不知香者亦打食不辨味者亦打至於知香者亦打辨味者亦打直使一箇箇不作病看不作不病看不作能病病者看不作病奚從生看不作能縛病者看不作不為病所縛者看不作足以縛病者看不作生看不作死看不作不生不死看不作無生看不作聾不聾看不作瞽不瞽看不作跎不跎看不作知香不知香看不作辨味不辨味看乃至一棒不作一棒看一喝不作一喝看豈更可作參看苓看薑看桂看芩看連看作清涼散看若作棒喝至於清涼散等看則為雜毒入心豈無暖氣耶直饒立地回春亦正好打然則居士作何伎倆。

復敬身陸居士

來教述前歷訴諸苦而謂貧道云知苦本不是苦此言貧道已忘矣即如來教知有中邊繇障有深淺試問居士全身入塵者是知耶不知耶若不知則何以謂全身入塵若知則何以謂知有中邊障有深淺又塵若是障何以謂全身入塵若知有中邊則請居士分析以何為中以何為邊若知與塵為中則塵與身了無干涉何為障哉若知與身為中則身與塵亦無干涉又何為入哉如是則初無障入居士自作障入初無有苦居士自作是苦若如是知苦則苦本不是苦知非一隙之光矣。

復留儐馮居士

適接尊教前後總不必論惟謂居士得一病險把性命拋却以維摩詰言從癡有愛則我病生未識者段本緣何所因起當云何滅欲貧道教導者而貧道別無他術祇以筆頭寄打居士三十棒若解棒頭落處則八萬四千身病心病毛病管教瓦解氷消求起滅本緣了不可得方許居士親來請棒喫。

復黎眉郭居士

讀手翰總無他事盍未喫貧道棒耳不信但看棒頭打在甚麼處更看棒頭打處有此三紙書中種種事也無若無但據棒頭指處於中行履則世出世一切知解道理不用置之度外自於居士分中了無干涉矣。

復型塘徐居士

翰教歷敘尊家金粟五年之間如許顛倒者貧道敢謂門下所見所歷從本以來[糸*系]毫不動若門下親證不動之元則楞嚴金剛等經皆門下註疏矣今以門下註疏金剛心經豈不反成顛倒哉。

復體心禪人

凡為出家人必先修道德行化道化道行則不成居處而居處自成今汝未出頭行化道皆因自未修其德況出頭露面與人爭住處耶且既是施主買之請汝自有施主與之清理汝當先遠去可也今之法門不幸者皆因爾我出家人以居處為急務不思化道不行而不修道德故也思之。

復吳道婆

諸佛世尊唯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正要有大丈夫氣槩隻肩獨荷不被世出世間一切境界語言轉換始有獨立自由分則生死不用斷而自斷自成辦大事耳縱五宗差別之語言亦無非明人人本分一著若離人人本分一著別有差別之智則隨名相展轉生差別之情識依舊無自由分世尊所云清淨法根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廣流傳化無令斷絕金口所囑反成顛倒當知涅槃妙心是大海差別智是雨滴滴雖不同總歸大海自無差別所謂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是正宗正旨若有差別之智勝過涅槃者是為魔說古云若有一法過於涅槃我說如夢如幻細觀來書於本分一著尚未親證當據實呈本分然後所疑五宗說話不妨開來貧道方好點化不則斷不敢細解註也。

復蘭嶼吳居士

承諭要貧道法語以薦拔先亡者貧道若有法語則著我人眾生壽者若無法語亦著我人眾生壽者門下若見父母妻室可度亦著我人眾生壽者若不見有父母妻室可度亦著我人眾生壽者門下如是超脫此四轉語則父母妻室不求度而自度矣。

復祈遠唐居士

祖師西來直指人心今居士不省直指之旨盍涉於委曲故也如曰求進步者是居士自生委曲也提話頭者諸方善知識委曲不直指居士故也貧道則不然居士擬求進步則蹉過居士蹉過居士則失祖師直指也擬提話頭亦失祖師直指蹉過居士也若居士分中則進步無門退步無地況可以提起為勇猛放下為懈怠哉若據提起則有放下則無正生滅之心豈無生無滅之體耶。

復董居士

來諭自揣罪網交羅何處是出頭日子儻哀日暮之窮指示路頭不蹉者不知擬求指示路頭則已蹉過路頭蹉過路頭則無出頭日子正若以頭覓頭以路尋路豈知頭無二頭路無二路又豈知頭是出路之頭路乃出頭之路如是則路外無別頭頭外無別路又何處更容罪網交羅更哀日暮之窮哉然雖如是須真踐實履念念不忘不然則依舊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與不求指示者無異也。

復清伯黃居士(諱行英)

來諭欲貧道法語於一言之下少有開發不知貧道若有一言加於居士分上即障居士非開發也居士但向不立一言時看覷忽然覷透本無一物一言遮障底即自開發矣不信則請看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答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能如是會則不特開發直自居士盍天盍地去也。

舉古

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偃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云我不似雲門大驚小怪當時山僧若見但向前以手加頷云貓看他面皮向甚處著。

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傳問你在地獄安不達云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阿難傳問你還求出不達云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云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達云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翠嵓真云親言出親口師云調達如世刁惡誣謗無罪之人平白陷人反自取陷不能取勝務須打箇平交然則翠嵓道親言出親口是點罰語是證明語。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至文殊云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畣是為菩薩入不二法門文殊問維摩摩默然文殊歎云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說是入不二法門時於此眾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師云不二與默然廣慧為諸人拈過一邊還見維摩做處麼當堂慵正坐全體本無餘。

菴提遮女問文殊云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何卻被生死之所流轉殊云其力未充師云卻勞大士。

舉洞山於扇上書佛字雲嵓見卻書不字山又改作非字雪峰見乃一時除却師云猶有扇遮羞在我若見和扇燒却看者三個老漢面向甚處著。

趙州因僧問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甚麼處州云在三藏鼻孔裏後僧問玄沙既在三藏鼻孔裏因甚不見沙云只為太近白雲端云

國師若在三藏鼻孔裏有甚難見殊不知在三藏眼睛裏師云即今若有道在三藏眼睛裏因甚不見廣慧向他道非汝境界。
舉文殊令善財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藥者文殊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乃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殊拈起示眾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天童華云大小文殊被善財換卻眼睛師云天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殊不知善財腳不穩被文殊驅使打初待文殊教令採藥卻好向道大士且請忌口。
舉智者大師誦法華經至藥王品云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師云大小智者大似開眼說夢。
舉布袋和尚常將破袋并破席一領於通衢往來布袋內盛盆盂木屨魚飯菜肉瓦石土木諸般總有或於稠人處打開布袋內物撒下云看看師云少賣弄又一一將起問人云者箇喚作甚麼切莫換人眼睛或在通衢立有僧問和尚在此作麼問得也好袋云等箇人來答得也奇僧云來也隨他去也袋於懷中取一橘子度與僧擬接將謂將謂袋縮手云汝不是者箇人元來元來。
舉昔有僧去覆船路逢一賣鹽翁僧問覆船路向甚處去翁良久僧又問翁云你患聾耶僧云你向我道甚麼翁云向你道覆船路僧云翁莫會禪麼翁云莫道會禪佛法也會盡僧云試說看翁挑起鹽僧云難翁云你喚作甚麼僧云鹽翁云有甚麼交涉僧云你作麼生翁云不可更向你道是鹽師云既不可更向道是鹽且向道是甚麼有為翁作主者試出來與廣慧相見。
舉南泉云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谿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向谿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如今不免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云南泉希圖本分不知翻成分外。
舉大梅示徒云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聞鼯鼠聲乃云即此物非他物汝善護持吾當逝矣寶峰文云既非他物是甚麼物地藏恩云甚麼語話師云將謂無人證明。
舉大隨因僧辭隨問甚處去僧云峨嵋禮普賢去隨豎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者裏僧畫一圓相拋於背後隨云侍者將一帖茶與者僧師云者僧可謂出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雖然如是將成九仞之山猶欠一簣之土何故待他喚侍者將一帖茶與者僧何不向他道也不消得。
舉百靈和尚一日路見龐公乃問昔日南嶽得力句曾舉向人麼公云曾舉來百云舉向甚麼人公以手自指云龐公百云直是妙德空生也讚之不及公卻問百得力句是誰得知百便戴笠子而去公云善為道路百去更不回首徑山杲云者箇話端若不是龐公幾乎錯舉似人雖然如是百靈輸他龐公一著何故當時若無破笠遮却髑髏有甚面目見他龐公師云百靈若無徑山直饒戴破笠子也無出頭分。

舉臨濟問寺主甚麼處去來主云州中糴黃米來濟以拄杖畫一畫云還糴得者箇麼主便喝濟便打次典座至濟乃舉似典座座云寺主不會和尚意濟云你又作麼生座禮拜濟亦打師云臨濟大師謾他一點不得且甚麼處是謾不得處乃拈拄杖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遂擲下云看。

舉臨濟半夏上黃檗問訊見檗看經云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箇淹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去檗云汝破夏來不終夏了去濟云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檗遂打趁令去濟行數里疑此事卻回終夏師云直令天下人疑殺。

舉六祖謂門人云吾歸新州汝等速治舟楫門人云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五祖演云祖師恁麼道猶欠悟在師云五祖恁麼道還端的也無。

舉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即不為人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師云古人拈提未有出他圈繢金粟路見不平各與二十棒更有二十棒待打箇人。

舉藥山尋常不許人看經一日自將經看僧問和尚不許人看經為甚却自看經藥云我只要遮眼僧云某甲學和尚看得麼藥云你若看牛皮也須穿師云藥山豈只遮眼直得通身裹卻者僧若看豈只牛皮須穿直得撞破乾坤始得不被他謾。

舉德山問龍潭久嚮龍潭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云子親到龍潭山乃作禮師云既曰潭又不見龍又不現因甚道子親到龍潭恁麼大似方木逗圓窾諸仁者甚麼處是親到處試斷看。

舉德山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為甚打某甲山云你是甚處人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師云古今拈提者極多錯會者不少殊不知德山出一計要尋知己者僧若是敵手待他打時但接棒輕輕推一推管取德山老漢必也全身遠害。

拈古

舉世尊一日陞座大眾集定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師云文殊大似認影迷頭世尊也是脚跟不著地。

舉阿難尊者問迦葉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剎干著師云阿難自討得箇忙。

舉三祖商那和修問毱多尊者汝年幾耶云我年十七祖云汝身十七耶性十七耶者云師髮已白為髮白耶心白耶祖云我但髮白非心白爾者云我身十七非性十七師云大小祖師話作兩橛。

舉大川和尚有江陵僧參川云幾時發江陵僧提起坐具川云謝子遠來下去僧便出川曰若不恁麼爭知眼目端的僧掀掌云苦殺人幾錯判諸方老宿川肯僧舉似丹霞霞曰於大川法道即得於我者裏即不然云未審此間

作麼生霞曰猶較大川三步僧禮拜霞曰錯判諸方底甚多洞山聞曰不是丹霞難分玉石師云洞山老漢失却一隻眼須知者僧禮拜不是好心只是後來少一轉語前話不圓所以遭人簡點當時待丹霞曰錯判諸方底甚多但掀掌笑云者老漢大似不打自招如此則任是老丹霞也未免疑著。
舉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處云生人道又敲一云此生何處云生天道又別敲一云此生何處耆罔知生處師云世尊大似有先鋒無殿後耆婆罔知也好與他一敲何故不見道先以定動後以智拔。
舉勝思惟梵天問不退轉天子云天子我常於此佛國土不曾見汝天子云梵天我亦不曾於此國土不曾見我師云者兩箇漢各自分彊立界各各不相見各各自稱尊殊不知旁觀者醜乃召大眾云金粟恁麼告報諸人還慙愧麼。
舉溈山石上座仰山侍立次忽鴉銜一柿落在面前仰取柿拭過呈似溈溈云子甚處得來仰云此是和尚道德所感溈云汝也不得無分即分半與仰玄沙云大小溈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師云玄沙祇知溈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竟不知仰山被溈山半箇柿子塞却咽喉至今轉氣不來。
舉趙州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諸人作麼生護惜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州云我亦不知云和尚既不知為甚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師云大小趙州大似推惡離己何不與他本分草料。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六

音釋

攪
(古巧切音絞撓也亂也)。
篾
(彌列切音蔑竹皮也)。
揣
(楚委切音�量度也)。
鼮
(訛瑚切音吾鼠屬)。
糴
(杜歷切音狄入米也)。
掀
(方遇切音付同拊以手著物也)。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七　　庶七

天童弘法寺住持門人弘覺禪師(臣)道忞上進

拈古

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師云我不似趙州委曲如有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劈脊便棒寧惟直截抑且免致伊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躲根。

舉茱萸示眾云你等諸人莫向虛空裏釘橛時有僧出云虛空是橛萸便打僧云莫錯打某甲萸便歸方丈師云茱萸當時打者僧果錯不錯若錯為甚歸方丈若不錯為甚歸方丈大眾試斷看復云疑殺人。

舉溈山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右脇書五字云溈山僧某甲此時若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且道喚作甚麼即得師云溈山大似不打自招復云還知金粟落處麼。

舉黃檗示眾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麼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云只如諸方匡徒領眾又作麼生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師云黃檗大似龍頭蛇尾當時待者僧云只如諸方匡徒領眾又作麼生和聲便打更若擬議劈脊打出卻恁老婆可謂酒糟太多。

舉溈山問仰山甚處來仰云田中來溈云田中多少人仰插鍬叉手而立溈云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仰曳鍬而去師云我若作仰山待溈山問田中多少人便乃出不惟截斷溈山後來老婆教伊許大溈山討頭鼻不著亦作天下牓樣。

舉仰山夢往彌勒內院居第二座有一尊者白椎云今當第二座說法仰起白椎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師云古今尊宿都向仰山白椎處拈提殊不知仰山當時刺腦入膠盆被尊者白椎云今當第二座說法腦門粉碎了也若拂袖便行直令一院聖眾疑著猶更白椎逐塊不少且當時聖眾散去是聽仰山散去不聽仰山散去且仰山入內院居第二位是夢耶不是夢耶若是夢溈山因甚道子已登聖位今日有為古人作主者試出來與金粟相見。

徵古

舉洛浦久為臨濟侍者濟嘗稱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浦一日辭濟濟問甚處去浦云南方濟以拄杖畫一畫云過得者箇便去浦乃喝濟便打浦禮拜濟明日陞堂云臨濟門下有一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灩瓮裏淹殺師云者便是第一箇學喝底牓樣且如臨濟以拄杖畫云過得者箇便去合作麼免得他打及免向人家灩瓮裏淹殺。

舉世尊纔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偃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云諸仁者世尊還有過也無若有甚麼處是世尊過處若無雲門恁麼道意旨如何試簡點看。

舉世尊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有一女人近佛座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繞女三帀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涌出作禮世尊世尊敕罔明出罔明卻過女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師云出得出不得且置作麼生是底定。

舉世尊因黑爪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華雨株來供養佛佛召云仙人梵志應諾佛云放下著志遂放下左手一株華佛又召仙人放下著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華佛又云仙人放下著志云世尊我今空身而住更教放下箇甚麼佛云吾非教汝放舍其華汝當放舍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舍却無可舍處是汝免生死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師云既舍六根六塵六識可謂俱舍甚麼處是無可舍處是免生死處又喚甚麼作無生忍而言悟乎。

舉六祖因風颺剎旛動有二僧對論一云風動一云旛動往復未曾契理祖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二僧竦然師高聲呼大眾眾皆舉首遂舉拂子搖曳云且道風動耶拂動耶心動耶。

舉六祖謂門人云吾歸新州汝等速治舟楫門人云師從此去早晚卻回祖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師云且道祖師為門人答話耶說道理耶。

舉世尊在尼拘律樹下坐次因二商人問世尊還見車過不世尊云不見商人云還聞不世尊云不聞商云莫禪定不世尊云不禪定商云莫睡眠不世尊云不睡眠商云莫別去不世尊云不曾別去商人乃歎言善哉善哉世尊覺而不見遂獻白氎兩段師云商人如是問世尊如是答甚麼處是商人見世尊覺而不見處。

舉阿難白佛言今日出城見一奇特事佛云見何奇特事難云入城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總見無常佛云我昨日入亦見一奇特事難云未審見何奇特事佛云我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時亦見樂人作舞師云阿難與世尊所見還有優劣也無若無世尊與阿難所見不同若有利害在甚麼處。

舉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三祖云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然師云一人覓心不可得紹祖位一人一切如心紹祖位是同是別若別則不應相紹祖位若同為甚一人有心一人無心諸人試簡點看喚甚麼是心喚甚麼是無心。

舉鹽官會下有主事僧忽見鬼使來追僧告云某甲身充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不使云待為白王若許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

日後復來竟覓其僧了不可得師云前頭鬼使因甚見後頭鬼使為甚不見。
舉南泉與杉山向火次乃云不用指東畫西本分事直下道將來杉以火箸插向爐內泉云直饒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又如前問趙州州遂畫一圓相中心點一點泉云直饒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師云猶較王老師一線道且置祇如王老師又向甚麼處作活計。
舉杉山因普請擇蕨次南泉提起一莖云者箇大好供養山云非但者箇百味珍饈他亦不顧泉云雖然如是箇箇須嘗過始得師云祇如南泉道箇箇須嘗過始得是肯杉山不肯杉山若肯杉山又道非但者箇百味珍饈他亦不顧若不肯為甚道箇箇須嘗過始得。
舉睦州喚僧云大德僧回首州云擔版漢師云且道睦州賞伊罰伊若道罰伊者僧喚既回首甚麼處是擔版處若道賞伊睦州因甚道擔版漢諸人也須簡點始得莫學矮子看戲好。
舉水潦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乃當胸蹋倒潦大悟起來撫掌呵呵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豪頭上一時識得根源去住後示眾云自從一喫馬師蹋直至如今笑不休蔣山泉云忽然瞥地更是好笑師云只如蔣山道忽然瞥地更是好笑且道在那箇分上有人道得許伊瞥地好笑。

別古

舉世尊與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難云此是甚麼人塔世尊云此是過云諸佛塔難云過去諸佛是甚麼人弟子佛云是吾弟子難云應當如是師云廣慧若作阿難待世尊道是吾弟子但問佛是甚麼人弟子待世尊擬開口時便乃作禮即休卻謂應當如是隨風倒舵豈是丈夫。
舉昔有外道問一入定僧輪王眾生種非佛非羅漢不受後有身是甚麼義僧便入定問彌勒彌勒為答了卻出定語外道云譬如陶師埏埴成器師云廣慧則不然見他道輪王眾生種非佛非羅漢不受後有身是甚麼義只向他道親言出親口。
舉肅宗帝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忠云與老僧造箇無縫塔云請師塔樣忠良久云會麼云不會師云若是山僧但向道恁麼則不必更造也忠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卻諳此事請詔問之帝後詔源問源乃頌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保寧勇云非父不生其子師云殊不知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欲得不辱其父當時但展兩手云請陛下鑒尤較些子。
舉忠國師問南泉甚處來云江西忠云還將得馬師真來不云祇者是忠云背後底聾泉休去師云王老師尤少機關在當時待伊道還將得馬師真來不徑轉身便行免得大小國師向面前背後作活計。

舉忠國師問紫璘供奉大德所蓋何業云青龍疏國云是金剛經麼云是國云經文最初兩字喚作甚麼師云大小國師寐語作麼云如是國云是甚麼奉無語又問城南草作何色師又云大小國師寐語作麼云作黃色國乃問童子城南草作何色云作黃色國云祇者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譚玄師云但與他震威一喝便行。
舉雪竇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以無風浪興爾若辨得禍不入慎家之門師云者龍頭蛇尾漢錯下註脚乃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以無風浪興以拄杖一時趁散。
舉睦州因西峰長老至茶次問長老今夏在甚處安居云蘭谿州云有多少眾云七十來人州云時中將何示徒峰拈起柑子師別云老老大大猶問在州云著甚麼死急師代云真善知識謾一點不得。
舉臨濟侍德山次山云今日困濟云者老漢寐語作麼山便打濟掀倒禪牀師云臨濟拽倒禪牀大似不奈船何打破戽斗當時若作今時拽倒驀面擲豈不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舉僧問灌谿久嚮灌谿到來只見漚麻池谿云汝只見漚麻池要且不識灌谿僧云如何是灌谿谿云劈箭急師云灌谿雖拽轉人鼻孔爭奈惹人情見何不待伊問如何是灌谿劈脊便打。
舉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為甚不睹師顏霜云我道徧界不曾藏僧後問雪峰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云甚麼處不是石霜僧回舉似霜霜云者老漢著甚麼死急師云雪峰石霜大似勞而無功若問山僧咫尺之間為甚不睹師顏驀面便唾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劈脊便棒。
舉僧問龍牙十二時中如何用力牙云如無手人行拳石門聰云道即太殺道只道得一半乃云如無舌人解唱歌始得師云石門也只道得一半直須通身如舌手始得。
舉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畫一畫云在者裏僧復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師云古今皆謂二老作家善能通變殊不知弄巧成拙忽有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只向道看脚下。

代古

舉維摩因須菩提持鉢到乃取鉢滿盛香飯謂尊者曰若能於法等者於食亦等乃至入諸邪見不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清淨法汝得無諍三昧一切眾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為與眾魔同一手作諸勞侶汝與眾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眾生而有怨心謗於佛毀於法不入眾數終不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須菩提聞

此茫然不知以何答置鉢欲去師云食送口邊而不能食廣慧若作須菩提但擎鉢舞躍而出。
舉大義禪師問諸碩德云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為道有對曰知者是義云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何謂知者是有對曰無分別是義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有對曰四禪八定是義云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安得四禪八定是耶時舉眾杜口代云和尚面皮厚多少。
舉僧謂趙州云某甲從長安來橫一條拄杖不曾撥著一人州云自是大德拄杖短僧無語代云某甲罪過不意輕觸和尚。
舉僧參趙州州問甚處來云南方州云佛法盡在南方汝來作麼云佛法豈有南北州云饒汝從雪峰雲居來也只是箇擔版漢僧無語代云若不是某甲被和尚遮卻。
舉仰山攜一杖子僧問甚處得來仰山拈向背後僧無語代以手鼓掌笑云今日識得和尚。
舉洞山問德山侍者從何方來曰德山來洞云來作甚麼曰孝順和尚洞曰世間甚麼物最孝順者無對代云唯某最孝順或曰作麼孝順直道吾嘗於此切。
舉乾峰問眾云輪廻六趣具甚麼眼眾無對代云具輪廻六趣眼。
舉僧參聖壽嚴嚴補衲次提起示之曰山僧一衲衣展示眾人見雲水請兩條莫教露鍼線快道僧無對代云請和尚放下即道待伊放下卻自提衣而出。
舉僧問招慶匡禪師如何是提宗一句慶云不得昧著招慶僧禮拜起慶云不得昧著招慶囑汝作麼生是提宗一句僧無對代云學人自領去。
舉世尊將諸聖眾徃第六天說大集經敕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獰惡鬼神悉皆集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敕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一魔王謂世尊云瞿曇我待一切眾生成佛盡眾生界空無有眾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代世尊云唯汝款分明。
舉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一髑髏問云此生何處耆云生人道世尊又敲一云此生何處耆云生天道世尊又別敲一髑髏云此生何處耆婆罔知生處代耆婆但云生佛處世尊若更擬議時便與震威一喝呵呵大笑而行。
舉達磨初至梁因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領悟代云不枉西來。
舉忠國師因虞軍容問師住白崖山如何修行師喚童子以手摩頂云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向後莫受人謾軍容無語代云不問那知。
舉無著到五臺文殊陪喫茶次殊拈起玻瓈盞問南方還有者箇麼云無殊云尋常將甚麼喫茶著無對代即以盞驀口擲云只將者箇。

舉鶴林素禪師因僧敲門林問是甚麼人云是僧林云非但是僧佛來也不著云佛來為甚不著林云無汝止泊處代當時打破門行。
舉荷澤神會禪師到思和尚處思問甚麼處來會云曹谿思云曹谿意旨如何會振身立思云猶帶瓦礫在代但作噓噓聲會云和尚此間莫有真金與人麼思云設有與汝向甚麼處著代云元來元來。
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肅宗命忠國師試驗藏纔見忠乃禮拜立於右忠問汝得他心通耶藏云不敢忠云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藏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忠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藏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向天津橋上看弄猢猻至第三次問三藏良久罔知去處代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寐語忠叱云者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代云重言不當喫復云卻是和尚善他心通。
舉昔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睹神象因問院主此是甚麼功德云護國天王官云只護此國徧護餘國云在秦為秦在楚為楚官云臘月二十九日打破鎮州城天王向甚處去主無對代云官人切莫造反復云今日得官人作證。
舉昔有持鉢僧至長者家偶為犬傷長者因問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大師全披法服為甚卻被狗齩代云卻是者畜生具眼。
舉南泉典座辦兩分食詣園中管顧園頭食時展鉢次忽有念佛鳥鳴園頭乃敲鉢一下又鳴再敲一下鳴既住頭乃問典座會麼座云不會又敲一下代云敲即任你敲會即我不會。
舉昔有僧還魂云冥中見地藏遂問某平生修何行業某云念法華經藏云止止不須說為是說為是不說代還魂僧云當時與一喝某無對師云且喜汝果得還魂。
舉昔有老宿問座主疏鈔解義廣略如何主云鈔解疏疏解經宿云經解甚麼主無對代云和尚不得重加箋釋。
舉南泉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時有僧出云某甲買泉云不作貴不作賤你作麼生買僧無對代云恰好。
舉鹽官一日喚侍者將犀牛扇子來者云破也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代但向前數步云來也來也。
舉鹽官問一座主薀何經云華嚴經官云華嚴經有幾種法界云略言有四廣說則重重無盡官豎起拂云者是第幾種中[(冰-水+卄)*夕]主無對代云卻請和尚[(冰-水+卄)*夕]起。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得不揀擇州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僧云此猶是揀擇州云田庫奴甚麼處是揀擇代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鄴者老漢更若擬議一喝便行。
舉陸亘大夫因南泉遷化來弔慰院主問大夫何不哭云院主道得亘即哭主無對代云蒼天蒼天。
舉仰山指雪師子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眾無對代但騎卻雪師子。

頌古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纔出胞胎脫體彰指天指地為人揚引他無限癡男女天上人間沒處藏
世尊拈華。
世尊脫體風流迦葉渾身賣俏當時百萬人天只見拈華微笑
女子出定。
出得出不得無在無不在女子與瞿曇靈山元一隊君不見臺山路口驀直婆明州市裏憨布袋
七賢聖女遊屍陀林。
陰陽不涉閒田地叫不應山何處所突然伸出箇拳頭無根樹子花朵朵
傅大士披衲頂冠靸履朝見梁武帝。
道冠儒履佛袈裟無限平人被此遮三事問來三指破至今猶有眼生華
傅大士見武帝不起。
大小傅大士一款便成招雖然身不動爭奈舌頭搖
布袋和尚。
一箇破布袋袋盡大千界無奈渾身沒處藏卻向人前生捏怪
楞嚴經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若能推者即是汝心則是認賊為子修山主云若能推者不是汝心則是認賊為子。
如今推也是子是賊度體裁衣短長自識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若能轉物即如來黃面瞿曇好掌顋未舉已前先薦得翻身獨步上天台
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
明明見了非他見了了常知無別知山月如銀牽老興閒行不覺過峰西
法華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
如何是佛智共汝謾商量人貧覺智短馬瘦見毛長咦嘻咄參
此經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深固幽遠無人能到。
你知我不知我到你不到彼此自分明咄哉黃面老
維摩默然。
居士何曾是默然文殊不二妄加呈白雲影裏怪石露只可惺惺不可名
金剛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衲僧若恁麼何曾摸著鼻
經首題火字。
以字不成八字錯碧眼胡僧難註脚我土聰名人強名天將夫子為木鐸

迦葉召阿難。
金襴傳外別何傳驀召阿難似可堪倒卻門前剎竿著阿難依舊被他謾
達磨面壁。
老胡九年冷坐爭奈無人勘破我若當時看見劈脊一拳打倒
五祖弘忍大師。
誰是前身孰後身分明有口也難伸無端累彼周家女疑殺世間多少人
忠國師三喚侍者。
國師三喚出枯腸侍者連聲舉廣長負汝負吾重註脚至今天下亂摶量
南嶽懷讓禪師。
恁麼來兮甚麼物不似一物還似屈堂堂直下用無私後代兒孫施棒喝
青原因僧問佛法大意曰廬陵米作麼價。
青原老喫廬陵飯米價猶來似不知端的見他何大意莫教孤負兩行眉
馬祖三十年不曾少鹽醬。
馬祖說法足鹽醬盡十方人皆供養若是衲僧沾著脣一條窮命通身喪
百丈捲席。
馬祖陞堂百丈卷席分明一貫兩箇五百
馬祖不安。
日面月面晝夜常現孰信盲人卻自能見
百丈再參馬祖。
馬師喝下意非常百丈聾時據有方堪笑而今效顰者誰知黃檗舌頭長
百丈野狐。
不昧不落舌拄上[月*(遝-(這-言))]一任諸人胡穿亂鑿
不落不昧聲出皮袋百丈野狐兩箇一對
南泉牧牛。
不如隨分納些些一種風流出當家兩角橫分開正眼騰騰任運自生涯
古德莊上喫油糍。
偷喫油糍阿誰見你不說不知不識廉恥
盤山云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忘復是何物。
忘未忘時境復何思量貧恨一身多可憐昔日王羲之卻寫黃庭換白鵝
東寺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劒去久矣爾方刻舟。
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谿飽食高眠人不識日從東畔又沈西
龐居士參馬祖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
江水即向汝道。
一口吸盡西江水多少行人作道理野老年來氣力頹只顧早眠并晏起
藥山石上坐次。
不為不閒坐笑倒破竈墮有人來問我正好驀面唾
藥山陞座眾纔集便下座歸方丈師著語云看破了也院主問其故山
云經有經師律有律師爭怪得老僧師著語云看破了也。

一看破二看破人人鼻孔下頭大珍重諸人摸取好若摸錯時休怪我
藥山看經。
梵語唐言總一般言端端更語端端要知遮得何人眼試把牛皮子細看
丹霞燒木佛。
木佛燒來身體煙眉鬚墮落面皮光明明果報無藏處堪笑時人亂度量
溈山趯倒淨缾。
百丈舉起少火溈山直下看破翻身趯倒淨缾壓倒華林首座
溈山見尼劉鐵磨來師曰老牸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山放身作臥勢磨便出去。
一似戲話一似相罵得人一牛還人一馬作臥便行可知禮也
黃檗大唐國裏無禪師。
參禪參見沒師禪鼻孔依然口上邊黃檗無錢沽酒喫諸人噇卻酒糟眠參
白馬曇照禪師。
一生叫快活臨終卻叫苦拈起枕子時大蟲元是虎珍重諸人切忌莽鹵擬議商量西秦東魯
陸亘大夫問南泉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泉指庭前牡丹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
天地同根物一體黃鸝哢在深華裏可憐大夢未惺人空聽好音迷自己
夾山參船子。
離鉤三寸如何道一橈打入洪波跳忽覺來時自點頭請續此句
李翺見藥山。
雲在青天水在缾藥山無地可容身真金自有真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南泉平常心是道。
平常心是道南泉是王老日用事無餘全身入荒草
趙州四佛。
泥佛不度水堪笑趙州賣口嘴金佛不度爐丈夫誰肯受糊塗木佛不度火覿面何曾孤負我真佛內裏坐無限平人多蹉過
庭前柏樹子。
趙州柏樹子撐天兼拄地頂門眼豁開我卻不是你
趙州因尼問如何是密密意州以指掐之尼曰和尚猶有者箇在。
冷地分明事極精等閒觸著便生情閒時事著忙時用會處應教用處親
趙州喫茶去。
逢人豈是閒開口堪笑都從語脈走留坐喫茶珍重去到底未聞師子哃
趙州洗鉢話。
喫粥了也洗鉢去大似茫茫無本據有本據其僧自是無藏處
趙州狗子無佛性。
狗無佛性全提正令擬議思量蹉過窮命

臨濟三頓棒。

連打三番不展眸更饒一撥始昂頭築拳鼓掌威獰甚虎頭虎尾通併[(冰-水+廾)*夕]

臨濟枉遭三頓棒累及兒孫恨不消一報到頭還一報至今代代不相饒最喜當仁不讓人築拳鼓掌絕踈親可憐千百年前事直至如今有幾人

臨濟凡見僧入門便棒便喝。

祖令全提繼後蹤示徒端不在從容棒頭擊起隈嵎虎霹靂轟騰臥海龍

臨濟兩堂首座同時下喝。

一條拄杖兩人扶試問諸人會也無滿目堂堂通是漢幾箇男兒是丈夫

僧問大隨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箇壞不壞隨曰壞曰恁麼則隨他去也隨曰隨他去僧不肯後到投子舉前話子裝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去懺悔僧回大隨隨已遷化僧再至投子子亦遷化。

壞亦壞兮隨亦隨行人於此轉猜疑山僧為汝分明說壞壞隨隨箇是誰

陳操尚書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前公驀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

羅籠不住喚無回猶是憨憨強主哉拶著返身驀頭擲衲僧行脚眼方開

俱[月*氏]和尚。

俱[月*氏]指頭禪突出向人前一生用不盡直至到黃泉

德山參龍潭。

潭不見龍不現親到龍潭遭一箭紙燈吹滅眼方開棒上縱橫光焰焰

洞山解制。

不出門草出門草大丈夫兒通蹋倒隨流任運本來身徧界莫非無價寶

令遵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大乘遵曰井索曰如何是小乘遵曰錢貫又問如何是有漏遵曰笊籬曰如何是無漏遵曰木杓。

笊籬木杓錢貫井索靈利衲僧都來拋卻丈夫自有衝天志萬里天邊飛一鶚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七

音釋

颺

(移章切音陽風所飛揚也)。

蕨

(居月切音厥菜也初生無葉可食)。

庫

(式夜切音舍姓也)。

顒

（桑才切音鰓頰顒一作揌）。

[月*(遝-(這-言))]

（逆各切音咢齒齗也）。

鶚

（五各切音咢雕鶚也）。

天童弘法寺住持門人弘覺禪師(臣)道忞上進

頌古

投子大同禪師因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子曰吞却三箇四箇曰圓後如何子曰吐却七箇八箇。
要吞便吞要吐便吐投子投子圓前圓後
投子因雪峰侍立次指菴前一塊石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峰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子乃歸菴中坐。
投子布出漫天網雪峰走入伊圈套當時一徑轉身行却使投子也疑我
仰山見雪師子乃指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眾無對。
揑聚成形人競觀仰山指示有來端要知逾過此色者普請諸人試自看
米胡和尚令僧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也無仰曰悟即不無爭奈落第二頭米胡深肯之。
迷悟都來第二頭箇中惟悟可為儔若還一息不絲悟觸境依前隨事流
三聖云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興化云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
興化與三聖一出一不出君不見寒山拾得無處藏只為豐干太饒舌
前三三後三三話。
無著當年去五臺偶遇文殊接話陪前後三三多少數算來忽覺笑顏開
疎山冬至夜有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山曰京中出大黃。
有問冬來意京中出大黃若人吞下肚屙淨一條腸
南院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院曰是僧便掀倒禪牀院曰者瞎驢亂做僧擬議院便打。
壁立千仞赤肉團作家相見面相看分明太殺分明甚不是其人吐氣難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
楚王城畔水東流逐色隨聲那得休若也英靈出類者腰纏騎鶴上揚州
雪峰低頭歸菴。
托出門來是甚麼低頭歸去重註脚末後句別無奇指點師僧不識伊同條生也不同死彼此雙雙奉不知奉不知為不當頭劈脊揮
鹽官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官云與我過淨缾來僧移淨缾至官曰却安舊處著僧送至本處復來問官曰古佛過去久矣。
日用無非是本身隨聲逐色不相親覿面指呼猶不薦今古何嘗有二人
百丈惟政禪師有老宿見日影透牕問政為復牕就日日就牕政曰長老房中有客歸去好。
牕就日日就牕不認物便認光覿面喚醒無別事頓然獨脫好歸房

雪峰因入山採得一枝木其形似虵於背上題曰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長慶安禪師安曰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
本無名與狀雕琢便成文直下猛提取用去自超羣
雲門日日是好日。
日日是好日何處辨端的曝得老韶陽是甚乾屎橛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門曰日裏看山。
日裏看山夜間打眠西來祖意十萬八千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譚門曰餬餅。
相罵饒你接嘴相唾饒你潑水若是雲門餬餅切忌齕他滋味
雲居膺禪師因僧在房內念經居隔牕問闍黎念者是甚麼經曰維摩經居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甚麼經其僧從此悟入。
不問維摩念甚經雲居徹底老婆心其間些子諵譌處多少行人認識神
雲居示眾云老僧二十年前住三峰菴時魏府有興化長老來問云權借一問以為影草時如何老僧當時機思遲鈍道不得為伊置得箇問頭奇特不敢孤他伊云想菴主畜者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而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因化主到魏府化乃借問山中和尚住菴時老僧曾問伊話抵對不得而今道得也未主遂舉前話化云雲居二十年只道得箇何必興化即不然爭如道箇不必。
何必不必兩人平出覿面當機攔腮劈脊
曹山問強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殺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如何曰如井覷驢。
井覷驢驢覷井珍重行人休認影龐公叅見馬大師一口吸却西江盡
曹山因僧問子歸就父為甚麼父全不顧山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山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山曰刀斧斫不開。
子歸就父父全不顧彼此兩忘浩然獨步
溈山有句無句。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雙手劈開全身獨露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大笑呵呵正好面唾
雲門須彌山。
不生一念還有過焦尾大蟲當面坐問著韶陽老古錐須彌山子來遮我
雲門露。
殺佛殺祖雲門露機輪絕處難回互文殊握劍逼如來盡法無民誰解顧
香林遠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遠云坐久成勞。
西來祖意坐久成勞神光不會立雪齊腰
洞山麻三斤。
如何是佛麻三斤洞山渾是一團筋說與世間人不信無言童子笑欣欣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曰是曹源一滴水韶國師聞已豁然。
滴水還將滴水醻分明非馬亦非牛可憐逐浪隨流者不見天台暗點頭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穴云杖林山下竹筋鞭。
杖林山下竹筋鞭拈起元來手指尖放下莫嫌無覓處通身枝節自天然
五祖戒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祖曰蹋著秤鎚硬似銕。
蹋著秤鎚硬似銕啞子得夢向誰說淨名杜口於毘耶釋迦掩室於摩竭
智門祚禪師因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門曰蓮華云出水後時如何門曰荷葉。
未出已出當面不識直指曲譚蓮華荷葉
汾陽因僧問如何是西來意曰青絹扇子足風涼。
青絹扇子足風涼汾州用處不尋常龍袖拂開全體現萬象明明絕覆藏
石霜圓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曰水出高源。
水出高源迥異流五湖四海不同儔滔滔流向人間去罕遇親曾到地頭
瑯琊會長水話。
長水如是問瑯琊如是會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大愚芝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曰鋸解秤錘。
鋸解秤錘直截單提若人不會別喚沙彌
楊岐問僧金剛圈作麼跳栗棘蓬作麼吞。
巨海垂香餌漫天布網羅從他吞跳者我只笑呵呵
五祖演禪師問僧倩女離魂那箇是真底。
不用求真唯須息見如何若何攔顋劈面
五祖舉昔日有秀才著無鬼論一日鬼現身云你道無我斆秀才無語
祖曰當時只舉手作鶉鳩嘴云谷孤孤。
說有道無徒費力現身無語較些些鶉鳩嘴也鶉鳩唬百怪千妖總一家
五祖展手問僧曰因何喚作手。
因何喚作手舉起便知有若也自顢頇徒勞開嘴口
佛果勤禪師凡垂問學者擬議則一拳。
從來佛法無多盡力當胷一拳頓令凡胎俗骨便成大覺金僊
應菴示眾。
盡力道不得底句不在天台定南嶽蹋穿草履歸來自笑錯下註脚
應菴問密菴如何是正法眼密曰破砂盆。
正法眼藏破砂盆盖覆乾坤海嶽昏從上家私狼籍下代代兒孫一口吞
荊叟因癡鈍室中舉如何是佛師曰爛東瓜。
如何是佛爛東瓜笑倒鼓林老作家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
婆子燒菴。
正當與麼時驗賊不驗賊可憐者漢子將謂別商量

答頌

因侍者問洞山偏正五位偈旨師曰逐位念將來者朗誦云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師打云還識麼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更無真師打云還見麼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師打云合取口兼中至兩刃交鋒要迴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師打云還知落處麼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師打云落在甚麼處祗如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又作麼生師打云又恁麼去也者云請和尚各為頌出師頌曰。

正中偏一棒當頭絕謂言直指分明人不會逐語生情墮正偏
偏中正一棒當頭全正令若人不會更尋思蹉過自家窮性命
正中來棒下無生擊處開離相離名全體現縱橫任運出塵埃
兼中至一棒當頭沒迴避自古當仁不讓人臨機各各全意氣
兼中到一棒當頭絕素皂任運相將只麼行誰更昏昏炭裏坐

師因閱大慧頌汾陽十智同真云兔角龜毛眼裏栽銕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師曰此頌只有當面二字間隔似乎兩橛不若壁立二字妥貼復閱覺範頌乃述一頌曰。

十智同真面目全行人不薦可生憐故將條棒當頭打直指同真與要玄因眾禪者頌洞山尊貴話并著語呈師師乃著語云氣格生成復頌曰。

從來氣格自生然無位真人面目全若也有人來問我當胷劈脊祗麤拳舉溈山云老僧百年後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曰溈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自古至今答者不少老僧亦答云分身兩處看復頌曰。

分身兩處看圜通無畔岸縱設萬般名難離者箇漢

潘吳二道人以海底泥牛四句偈乞註解師云余智識暗短不能詮釋但有六十棒在二十棒打高峰和尚四十棒打二道人然後為汝下箇註脚若作棒會入地獄如箭躲不作棒會入地獄如箭躲更試問二道人合作麼生。

海底泥牛銜月走空中木馬怒雷哤驀然跳上脊梁騎拍手呵呵笑破口嵒前石虎抱兒眠日炙風吹知幾年忽覺囫然聲振地翻身直過九重天銕蛇鑽入金剛眼一念回光即便見見得分明沒兩人依舊從前本來面崑崙騎象鷺鷥牽約不後兮推不前直下須明無異旨莫隨言語亂鑽研

佛祖贊

接引佛

東土西方本無窠臼安住其中號無量壽為引眾生伸出隻手誰知倒致人生情竇爭似老僧攔顋劈口

釋迦出山相

六年苦行畢竟何為打失兩眼拾得雙眉若人欲識山中事觀著容顏應好知

文殊大士

文殊大智利師兒親踞地過去七佛師即今誰弟子輩輩大丈夫自有衝天志

出山大士(實印禪人請)

菩薩曾有言無剎不現身入山與出山何曾有兩人須知三十二彼此總同倫但肯回光看實印本無文

大悲菩薩

大悲菩薩真大悲所以現出多雙手非為圖自顯神通只要諸人各知有

達磨渡江

聞道單傳直指風自家不識復何宗祇為渡江乘一葦至今人錯道神通

玉芝禪師像(有序)

芝初叅金陵碧峰居問如何是不落人圈繢居與一掌芝遂大悟。當頭一掌永絕伎倆跳出圈繢天下牓樣師子將兒絕後隨一任橫行於海上

抱璞師摹禹門和尚真懇師云求師兄寫得七八句師云一句也沒有云就將一句沒有為題師乃書云

老和尚沒窠臼贊莫及罵奚醜所以不肖兒一句也沒有

復寫七八句

藹藹株松堆堆塊石端坐蒲團人天莫測爾我皆承嗣豈堪為法則那箇男兒不丈夫阿誰賴者禿老賊咄

雲門湛和尚

湛然湛然講經說禪誰知此老初未嘗言欲識真實面目儼然

自贊

破山明請

不識好惡不分皂白人若問著當頭便楔無法與人那來賸迹如是為人何有知識且道阿誰密雲老賊

又(費隱容請)

描不成兮畫不就贊何益兮毀何及從來千聖不能識一切時人妄擬測一條白棒唯直指所以千古為摽格

又(朝宗忍請)

要我寫兩句誰知一字無有眼解睜眙有口却盧都手握骨律棒問著打頭顱為甚如此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除

又(萬如徵請)

者箇阿獃不辨是非拈條白棒不分彼此恁麼為人惡聲滿地萬如萬如描他爭底一火焚之免及相累

又(木陳忞請)

者箇阿獃真阿獃一味一生自勉強據箇單傳直指人徹骨徹髓一條棒天下那有者等善知識不顧諸方嫌與謗咄

又(牧雲門請)

者老漢只可看不可判拈條棒子當頭打一一鼻頭穿一貫正眼從來廓頂門歷歷鯀鯀續不亂

又(林野奇請)

咄哉者禿有眼如盲有口若啞手拈條棒問著便打不知落處問取林野

又(禹門大眾請)

咄哉者禿漢處處沒留戀只者也須送火中兔占禹門古禪院

又(金如玉居士請)

居士寫我像乞我還自題毀且自不肯贊亦豈自宜言語道自斷心行亦無為故拈一條棒當頭直指伊

又(一生禪人請)

有身自有住處有口自解說話是乃人之牓樣不必老僧張挂

又(淳甫程居士請)

咄哉邨僧覿面無情一條白棒打人自惺

又(敬橋張居士請)

朝朝禮拜夜夜燒香正當日中影短形長忽若會得覿體全彰

又(冶堂孫居士請)

可憐者箇癡和尚不見人我是非相故據條棒直指人問來一味當頭杖孫居士高著眼面上無瞋真供養將此深心奉塵剎滿目看時誰異樣

又(定甫萬居士請)

者老癡子不願上堂豈肯上紙君不見龐居士不與萬法以為侶馬大師一口吸盡西江水

又

自家面目自家題自家意思自家知自家書在自頭上不知人道我何為

自題行樂

高山流水長松下倒茗吹爐誰不樂默想世間人罕知唯有青天紅日爍

偈

示明極禪人極號元闇

明極看來無實法闇元識盡少人知驀然明暗都翻轉脫體全身奮振威

龍池和尚送天隱禪師掩關偈云老衲於今不坐關既無住也幸無閒何曾進又何曾出只在尋常天地間池命師和

某甲分明沒啟關通身無處覓忙閒也無門進無門出只麼堂堂任運間

水西門菴示息機上人

未悟頭頭欲息機悟來息息露全機有人來問菴中主向道門開對水西

天隱和尚病中以二偈求正師因復之

生也如是死也如是死死生生如是如是
來是誰來去是誰去吾與正之非是言句

示聞圜居士

聞去聞聲聞是妄返聞聞性也為權豁然聲性都翻却兩耳門開向兩邊

登會稽海口大峰山頂兼似墨池王居士

行到山窮水際時偶然句得半聯詩滿口向人言不盡謾將東海作書池

別石簣陶太史

華事紛紛春盡頭杖藜隨意且悠遊謝辭檀越何方去萬里天涯一步收

示出塵上人

莫徐妄想莫求真凡聖都廬祇一塵信脚便行輕趯破了然無事自鯀人

次盡我居士韻

野老欲吟詩偶得天機趣忽聞簷雨聲滴滴驚人句

靜中偶成

自得忘機趣詩成不假言松風宣雅韻澗水吐清聯我本無心聽伊何到耳傳只因吾獨惺物物皆靈然

次同叅慧轂輪韻

千里同風事何緣歎別離道人行履處了了當如斯月落樹無影風清雲不馳去來一片地任運復誰之

同史省菴登山頂為示

扶笻直上到峰巔破衲和雲就石眠睡到不知紅日落醒來搔首問青天

過戒珠菴

策杖出幽行興來身也輕虎哮山欲動鳥起樹猶驚菊晚新霜艷秋深古木清殷勤末後句衲破戒珠呈

贈雲堂師

世間何物更堪憐惟有白雲在處閒來去高祇曾不礙了無痕迹落谿山

山中四威儀

山中行沒途程常獨步了無生
山中住無來去莫動著中心樹
山中坐淨嬴嬴微風吹白雲裏
山中臥非懶墮有人問拳打倒

山居

乾坤一箇故茅廬極目寥寥四壁虛但識此身為住計了無歸路自如如
一卷經看曾未了不知日已墜西冥悠然獨坐無人會掀起松牕待月明

擬寒山三首

野老棲遲處烟嵐作布裘雲開嶽露頂風鼓樹搖頭徑僻苔封砌谿深草覆流年無客訪道日與鹿為儔
策杖乘幽興穿雲入碧山不聞樵子語祇見鳥關關日久石生蘚年多人起斑臨流清覽照自覺也蒼顏
嗟見世間輩唯思積累多心猿忙似箭意馬走如波勸爾不肯歇教吾爭奈何到頭將不去空手見閻羅

杖意

拄杖拈持力荷全條條絕後與光前堂堂直下堂吾用打發其人續正傳

偶成

青山疊疊萬重雲無事幽人不解文自拭一雙清白眼笑看明月破黃昏

示醫者

靈山會上大醫王濟世全憑沒病方但指世聞俱藥草了無熱惱與清涼

叅禪偈九首

叅禪莫妄想亦莫著除妄一念未生前試看底模樣
叅禪一著子不假異方便須著自回光悟取本來面
叅禪叅直指毋遭岐路使豎起銕脊梁直下超生死
叅禪直叅直莫著心意識千差萬別來直下當頭截
叅禪叅自繇撒手復何求赤身如白刃誰敢犯當頭
叅禪欲吐氣須叅轉身趣轉身吐氣時語語無賸句
叅禪節要處切莫顧危凶當機擒虎兕信手捉獰龍
叅禪叅真實莫叅口頭弄終不哄他人到頭終自哄
叅禪貴正因弗用記時辰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

遊廬山東林寺次壁問韻

萬物本吾元一體誰云塵復亦塵開男兒自到心空處蹋破乾坤孰去來

霞標管居士述無用書謂復禮法師問偈為真妄二字所縛不出理障清涼圭峰所荅亦為真妄二字沒溺未見超方句寂音所擬戰勝二老然無跚全妄情二句亦未免詞病拙偈雖不工然跳出諸公之網偈曰立真取淨性妄即從茲起若了真非真妄亦何須止法法不曾生心心勿終始明暗兩無功取舍懵茲理佛不入涅槃我不出生死師曰無用句調雖工似莽蕩欠諦當因次韻

本來法本淨因昧分別起念念不昧時心心從此止本來非末初那得有終始示語叅玄人應叅本來底吾今本本來一口吞生死

黃檗山觀葉相國壁間詩以偈次韻

及第心空選佛場箇中無地列隅方一豪透體豁惺眼十界通身現法王迷去妄分人與我悟來了却短和長回頭直下情無倚便是高登彼岸航貧僧偏愛破家窮赤體條條露骨風歷歷我人皆實相明明心鏡總真空月明虛白連天碧日照雲霞暎水紅聲色摩尼不墮數祇因逐物著西東本心地不涉陽陰迥出乾坤覆眾岑萬法馬師都吸盡一人龐老絕追尋全身用去頭頭現覿體行時物物沈外境內神無覓處須知憑悟本來心

示定觀禪人

返照回光直下觀無干東北與西南十方世界全身現一切人天正眼看

示時默上人

未悟已前時薦得方堪默契本來人若將紙墨認為法誤賺闍黎非老僧

誕生禪人乞策進語

進在其中退亦中當人無路可通風擬心更欲期精進不若回光省舊容

示雪浦琮禪人

利如錐疾如箭若能行超方便

送修密禪人省親

母想子歸因遠遠子思省母亦迢迢母子本來真面目歷然覿體沒途遙

示咸濟禪人

自濟濟人須假悟若還無悟總徒然男兒當發丈夫志動靜忙閒緊著鞭

紙炮

頂門一竅透靈機滿肚無明火發揮聲振十方人盡覺囫然喜躍動容威

復方侍御震孺

日炙風吹雨打明明直指原繇處處全體獨露超過世出世頭

示聚我居士

萬聚叢中我獨尊獨尊那怕聚紛紜頭頭色色非他物大地乾坤一口吞

示徹源禪人

隨流生死故無窮悟徹源頭返本宗箇裏不容人我相從來千里乃同風

傳法偈

本法豈繇傳繇傳本法傳今傳傳本法本法本誰傳

示靈根荷講主

世出世間不二法一身通荷無餘事阿誰不是丈夫兒祇恐未堪如來使

無心用禪人乞偈

祖師西來直指人心多少行人錯認識神通身覓心不可得身外無心用本人

師夢中得染深青牯牛之句乃自聯云

染深青牯牛那肯更回頭通體蒼煙色明明迥類流

化緣偈

為僧一味無他事要化檀那契己躬箇事人人皆具足信手拈來用不窮

明道崔居士乞偈薦親

若惺自己安身處河沙父母同箇面但將此語縣高堂一度看時一度薦

居士五旬乞偈

夕陽西去水東流人老何曾見白頭能向箇中高著眼普觀法界共同儔

荅朱居士

非僧非俗者箇漢兩處圜通無畔岸翻身直蹋上頭關入佛入魔只一貫

示沈大司寇演

山僧無別示白棒當頭指頂門眼豁開自證衝天旨

覺圓敏禪人病中乞偈

維摩居士病非病禪者反為作病看忽覺病身身本覺始於法法自然安

示張大司憲瑋

一切二邊俱坐斷本無中道可須安掀翻海嶽無人會白棒當頭為指南

示李孝廉魯

箇事從來本呈露認著名言却遮護剔起眉毛著眼看腦後見顋方契悟

居士乞偈薦親

生亦如兮死亦如如如之外盡皆虛欲知父母安身處忉利天宮亦不居

題冶堂孫居士像

本分本來豈從造化而成非俗非僧亦因假餙以立一念不生全體見脚蹋芒鞵頭頂笠獨行獨步迴堂堂自在自繇唯自適咄盡力跳不出

題聖緣唐居士像

請居士自珍重莫捨凡緣取聖緣取捨之情生死本情無取捨獨超然咄

佛事

為亡僧舉龕來無一物去無罣礙信脚便行管取自在舉火光焰焰淨熒熒南北東西無可不可以火苣打圜相云會則徧界分身不會與你把火。
為守元師入墐以杖指墐云盡十方世界是箇無縫墐復敲墐門云且道者一縫作麼合殺以手舉靈骨送入云請師兄塞却。
為豁然師煆骨縱然皮膚脫盡白骨也須火煆惟我師弟豁然却具者般體段以火苣打圜相云大眾會麼攛火苣云看。
為通亮舉龕通亮通亮對我曾呈伎倆即今恐汝忘之助汝三下拄杖以拄杖擊三下云直須信脚而行莫管人間天上。
為廻泉講主舉火隔牆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煙已知是火而今對眾相舉且道是箇甚麼真實告報諸人切莫當面蹉過。
為景西起龕葉落歸根仰手覆手木馬翻身泥牛解走舉火般若大智如大火聚舉似諸人急著眼覷攛下火苣摒掌云還見麼。
為乘白舉火乘白燒化密雲舉火呈示大眾無可話墮攛火苣云雖然如是直令徹骨透光明十方世界無處躲。
為青州佛實舉火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實禪人還知麼若知出處便解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則不見生死去來之相從來寸步未嘗移那涉山東與山西實禪還會麼若猶未會攛火苣云老僧助汝一把火照徹面門離處所。
為超聞下火千做萬做不離者箇南北東西信脚行地獄天堂如梭過。
為無拘起龕無拘無拘生死俱虛自領而去頓證無餘。
為正聞化主下火生時為眾竭力死却要老僧燒全體光明自圜照十方國土任逍遙。

雜著

五家語錄序

五家語者自達磨西來至六傳再四世法徧中華禪備眾體機語不一無心而分自成五家故謂溈仰臨濟曹洞雲門法眼然機用雖似五家無非直指之旨黎眉居士刻茲語錄可謂承上啟下先後包含閱是語者可盡五家差別之元以明自己差別之智總歸當人本地風光全機大用出於文字之表則誰見有五家兒孫空王佛田庫奴以至狐狼野干到來總與三十棒為甚如此者裏放過即不可。

教外別傳序

老僧向讀大慧語見拈水潦和尚因緣謂潦纔舉揚便賣弄者一蹋云自從一喫馬師蹋直至如今笑不休渠又何曾有峰巒疊翠澗水潺湲岸柳含烟庭華笑日鸎嗁喬木蜨舞芳蕤底說話來古今洪詞便利無過此老看他恁麼舉示則不專在言句尖新唯貴提其至要而已云何至要不見他室中問僧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便道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者四箇老漢還有為人處也無僧云有大慧曰箚僧擬議大慧便喝出遵璞聞之忽然脫去從前惡知惡解遂成箇灑灑地衲僧又鼎需入室大慧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當恁麼時如何需擬對大慧以竹篦打三下需忽大悟又大悲閒長老入室大慧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閒曰扶不起大慧云扶不起是甚麼人速道速道閒擬對大慧便打忽然大悟可見棒喝急切要密開人正眼脫人情解無過此也所以老僧生平不解打之遶唯以條棒一味從頭棒將去直要人向棒頭拂著處豁開正眼徹見自家境界不從他得迥出教內教外名言則方知黎眉居士所集從上佛祖機語決定不是文字方能撩起便行羅籠不住呼喚不回直饒如是只堪自了若論戰也各各力在轉處不滯玄妙理致一味活捉生擒向上全提本分一著超佛越祖獨脫單行縱奪自繇殺活自在能治一切名言不坐死地不瞎人眼方堪利己利人其或未然且向者冊子上東覷西覷忽然覷著却來老僧手裏請棒喫既是覷著因甚却要喫棒還有緇素得底麼若緇素不得且莫輕擬棒喝著。

日睿程君乞題小象

夫題者名之也名者名其形也名其形者形不能形也形不能形者其形虛也況其名哉矧曰小象又曰影象皆非本質之謂也若夫題其影而不題其本可謂影之有影轉轉逐末而莫之反余不能影上生題而復題其形形也者於父母生之也且夫未出母胎男也女也俱弗得而知弗得而知者名弗

得而立也若反至夫父母未孕之前又何狀哉君若向父母未孕之先狀其象來余亦向父母未孕之先為君題。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八

音釋

獃
(魚開切音噎癡也)。
拭
(設職切音識抆拭揩也)。
苣
(其呂 切音巨束葦燒也)。
攛
(取亂切音爨擲也)。
伎倆
(上巨錡切音芰下里養切音兩伎倆巧也)。
鷺
(於莖切音[覞/(几@(冰-水))]黃鸝也)。
矧
(矢忍切音哂况也)。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九(行狀附)　　庶九

再住天童嗣法門人道忞撰述

師諱圓悟號密雲荊谿蔣氏子四歲有成人之度坐若禪思八歲知念佛每至春三二月輒動世間無常之想念尤猛切二十六歲因閱壇經發心參究計明大事因緣二十七歲負薪過山彎突見堆柴有省三十歲弃妻孥從幻有傳和尚脫白執爨負舂身任眾務不以為勞獨念己事未明歲月飄忽為之積憂成疾三十三歲納僧服矢明此事告傳掩關千日傳雖屢變徵師師固未嘗爽厥玄旨然傳獨不肯師師亦終不自肯以目前昭昭靈靈一似有物如是者復六載一日偶城歸過銅棺山頂豁然大悟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豪過患不可得師固常論劑限所悟即有向上向下最初末後如世尊覩明星初祖契拈華還有向上事也無還有末後句也無諸方謂埽除悟迹取東坡手忘筆筆忘心為喻老僧直不謂然嘗有頌云迷悟都來第二頭箇中唯悟可為儔若還一息不由悟觸境依前隨事流五祖師翁靠此一著子如座須彌山圓悟道暫時不在即不堪良有以也其悟處尅的如此時傳和尚已先入燕都四十歲偕報恩修特往省覲傳見便問老僧離你輩三載還有新會處也無師即出曰有傳曰何不呈似老僧師曰一人有慶萬民樂業傳曰你又作麼生師曰某甲特特來省覲和尚傳曰念子遠來放你三十棒師珍重便出一晚同眾侍立次傳曰如人落水坐觀成敗不救一救師即推攙眾兄弟出眾不從師曰爭怪得某甲又一晚問是大盡小盡有者道是小盡有者道莫是大盡師曰敢保不在曆本上論量嗣是傳故為師示以師王迷子之法師亦為傳縱以狻猊返擲之威門外人見方心魂欲死而傳與師師資相契已超然情謂之表矣四十二歲告傳還南上天台探禹穴為周海門陶石簣王墨池所賞識三公皆海內人望復留神空宗有素師與之本色相見脫略窠臼益敬服師師後道化闡於海東由三公始也四十六歲傳返龍池師因歸省傳問你到諸方曾見什麼人師以腳打地以手拍剟傳曰你許多時一些氣息也無師曰和尚疑則別參傳乃撾鼓集眾付師衣拂師堅辭不受傳詰其故師曰待師天年然後行止聽緣耳復命師及修入室囑累扶持佛法師即呈偈曰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〇〇〇〇〇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為賞罰傳由是默喜以為可倚以支臨濟也四十九歲傳沒師心喪席苫枕塊如喪所生者三年五十二歲心喪畢眾請繼傳開法乃陞座舉揚號令森然至若提唱本有指蹤極則皆前此諸方所未見聞者葢禪宗自宋元以還嵩少之庭久已流為傳習即江西湖南別有商量浩浩匪緜在工夫即密在話頭列聖綱宗至為繩墨死盡不道無禪只是無師天葢假師一掀翻露布洞示真元後三十年來說法之式駸駸復返正始者師實啟之自此出世六坐道場祇以一棒接人如大火聚觸著便燒如太阿劒血不濡縷如金翅鳥劈海直取龍吞使學人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琉璃餅撲落粉

碎摩尼珠驀面白拈唯餘條條赤手又遭截去升天伎倆枯竭無餘擲地金聲不假回顧直饒乾坤大地草木叢林盡為衲僧異口同聲各置百千問難棒頭一指靡不結舌亡鋒三賢未曉十聖罔通等玅二覺曝顋龍門更饒佛來祖來不可放過超佛越祖放過不可大矣哉一切眾生之平等寂滅光明幢也住五年百廢具修以故山行道意殊不樂一日因事上堂舉話畢良久曰者裏無人證明且向別處尋討下座便行五十七歲遊匡廬將之衡嶽矣天台諸山削牘迎住古通玄寺茅堂草座山衲十數輩師為朝參暮請一如坐大寶坊儼臨萬眾無異也五十九歲復遷金粟廣慧寺破屋敗椽始或饘粥不繼居六年遠邇來學如赴召師無作無為而大廈崇成食堂幾滿萬指初師出龍池夢至一處見巨井足飲千人適葢亭其上有偉衣冠者進曰此師住處也金粟故有千人井葢前定云六十五歲復徇閩人之請闡法斷際故山曰黃檗者僅五閱月返度嶺而甘露霶濡羣萌甲折有男子盲無所見嚮師求示師為開覺其來也扶杖而至其往也掉臂而行矣清漳王大司憲志道亦致書通所得曰法錫南來遂令黃檗千年道場儼然未散祇此道場非古非今然不因師來爭知非古今也大師為人不惜身命寧使喪身失命終不為開第二門徹骨徹髓獨超千七百則而遠近傳者多作棒頭商量或言可度有智人不可度無智人或曰止可度未悟人不可度已悟人如此等見蒼天蒼天敝漳近有僧歸述六月一日上堂若汗淋淋時是乾爆爆時如何若乾爆爆時是汗淋淋時如何此是向茫茫無可據中抉出人人眼睛令他自見其法施之惠及四眾皆此類六十六歲又應鄮山阿育王寺先是明州黃司李端伯久參壽昌不契因赴春闈小憩匡廬夜坐有省然開口則礙雖屢激博山莫去膺至是赴官見師語大驚異因多方請師具道所以願見之意師乃就之故開堂日指法座者便是司李大護法於廬山開先寺撞倒底銕山今對人天眾前扶起去也還見麼遂陞一眾譁言善司李亦脫然首肯故為師作真贊曰菩薩面夜叉心惡聲流[番*支]滿叢林禹門浪急龍騰處翻轉山河大地沈佛也打祖也打眼光爍破四天下阿師大似敗家婆教得孩兒會相罵牛頭沒馬頭回狂風驟雨滿天來四方八面相追逼縱有神通掣不開行腳僧會不會惱後一椎百雜碎沙界眾生結大冤禿奴忒殺無慙媿風顛漢老成魔諸方那箇奈伊何巖頭獨現大人相直向德山頭上屙然師殊無肯可司李之意一回相見必深錐痛拶不以檀越作從官少為假借微獨李也方侍御震孺謁師天童語及工夫不切實師劈面便掌方矍然汗下遂呈偈曰倚牆靠壁多生迷賺海偷天似也無劈面元來真箇熱更從何處說糢糊與王大司憲之言前薦得一皆要津把斷寧使生身陷地獄不將佛法當人情師之絕情離識第一相為人為若此也住鄮山三月復為紳士與司李請住太白名山當是時師臘既日高寺規模又極宏大建炎之殿上千雲日一朝從草萊中欲斬新扶起師固謙讓未遑也乃不數年而幻出寶坊飛樓涌殿萬礎千楹崇宏壯麗冠絕一時然猶不足以居來學計袂連踵接而至者極衣冠之國達羈縻之邦公卿貴人接足頂禮魋結編髮之

君長多自重譯函書問道由是名聞九重將葺長于大報恩寺纘成祖文皇之緒俾師唱道留都師以老疾願終林麓再辭不赴識者猶為歎服葢師生性剛直壁立萬仞意有不可撩起便行門弟子有持某宰輔書住某院者師深痛絕之嘗語學者貞觀嚮道欲瞻風彩上表遜謝往返三四引頸就刃神色儼然吾敬道信大師茅茨石室累煩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澡身淨髮結跏趺逝吾敬汾陽無業[但-日+木]心息念斷絕攀援賜紫及號力陳昔誓收付有司恬然受刑吾敬芙蓉道楷牢著草鞂腰包住院去就之間輕同學子不為蚖蛇戀彼窟穴吾敬應菴華祖魏國弘基欲為龍池標師一牌直峻辭謝卻他可知矣故師住天童十又一年拂衣者三皆為緇素強留而止至辛巳季秋幡然出門萬眾輓之不可將比雲鶴遨遊海天矣為祁大中丞彪佳與兄駿佳要止別業故棧絕往來省師酬應然四方問道者日戶屨晨滿如市莫能禁也七十七歲明州宋海憲特遣使迎師還山且託中丞勸駕不得已過甬水以天童囑累宋公徑取道入天台仍住通玄寺通玄山紆路僻澗肅林寒又積廢久師旋為葺理而學者力作攻苦加諸毆逐有僕隸所不堪者益親依奔赴而至至孟秋七日師以衰頓之故竟爾趨寂焉世壽七十七僧臘四十四六坐道場說法二十六年化溢支那言滿天下以至日南景慕海外欽風且祠奉為中興臨濟之祖矣乃晚年愍世說法者多陷牛迹著說纍數萬言極論之不已若是其齦齦何也師固曰與之直辯到底待他開口不得枯竭無餘無可奈何彼自心折而休矣故彼曰身見則以身見激揚之曰一橛頭則以一橛頭發揮之曰極麤一棒則以極麤一棒整頓之或援古德機緣即折之以古德機緣或攀從上綱宗即讞之以從上綱宗或流為世諦言譚紕說繆論即斷之以世諦言譚紕說繆論唐子元竑有言彼示與師軋者其人大都負大力深智鳴鐘鼓撼山嶽以相加遺而師晏然踞坐張空拳而八面應之攻者屢變應者不變無不給也即無不摧也使後來聰明辯智之夫知此道果不借他力廢然失其增上慢心頫首以入爐韛其知言哉卒之師說出而風聞寰海江湖閩粵之人雖厭飫保社操鉏斧而山邊水邊者莫不憮然自失願就弟子之列其與師軋者至為往詈為凶短折為吐光紅爛盡真枯竭無餘無可奈何而大慈攝受之心師終無間也師凡緇錫所到萬眾喧闐瞻禮恐後晚居太白奔走天下如一佛出現室中未嘗以顏色假人語言文字羅籠學者當門踞坐如西河師子人與非人驀頭生按又普請煩重廿里河干不時輸運土木之役半出學人玲瓏巖負薪鳥道嶔崎動致頭破足傷而眾等堪忍依止辛苦都忘一時英靈畢集號曰僧海焉其嗣法弟子受師記莂者自大溈如學鄧尉法藏以下一十二人過此以往若招手橫趨關鞭即去凭雲漢以高眎人西山而不還者未之或知也葢師生平以真實心行真實行悟真實道說真實法化真實眾方其始貧食力也耕稼陶漁無不備嘗繼而出家苦為生死事大歷一十三載窮神極慮心力俱疲然後打失從前唯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當其煥然等現之時無復情與無情差別等相矣所以折旋俯仰咳唾掉臂乃至垂手為人策諸學者搬

甎運瓦挑土拽石或喊或罵與人詰與物諍固無事而非真實法門者也復不以言教而以躬親名利眛若浮雲金帛等諸糞土故凡在及門非甚不才未有不孤芳自樹開鑿人天者今一十二人外如四明智遠白雲悟西皋亭智蘊武林寂然雙林海懷桐城音可翠巖通喆輩其選也然則師承夙智悲為法舟航又奚俟神告朱君上申而始定其為慈受深禪師後身哉崇禎十六年癸未門弟子建塔天童迎師全身歸窆幻智菴之右隴適霖雨經旬泥濘沒骭而道俗哀哀奔送者萬人非師化育之深曷由臻此叢林公論師以賣薪出家遂傳衣盆有類曹谿求道猛切深徹法源有類高峯以一宗鏡照空萬法有類永明聖凡彼我等心一眛有類元珪豪貴當前臨機贈掌有類三角至於力爭祖命靡愛厥身旋嵐偃嶽弗震弗懾其黃龍大慧之流亞與崛起尋常中興濟北傾企窮八表芳躅暎千秋夫豈偶然者。
年月日門人道忞謹狀。

天童密雲禪師年譜

繼住明州天童寺嗣法門人道忞編

世宗皇帝嘉靖四十五年丙寅

師常州宜興人姓蔣氏其先世顯著子姓蔓延諸州郡故諺稱江南無二蔣云父名曦母潘氏師其季子也生於是年十一月十六日丑時按師誕日眾請上堂云今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箇時節去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箇時節乃至從無始十一月十六日總是者箇時節來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箇時節後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箇時節乃至盡未來際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箇時節既都是者箇時節喚作過去不得喚作未來不得喚作現在不得既都不得喚作生得麼喚作滅得麼喚作不生不滅得麼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如迷忽悟如忩忽憶正當恁麼時依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仲冬嚴寒眾慈伏唯珍重又按彌陀誕日師為僧本光陞座云老僧昨日是生日彌陀今日是生日我比彌陀先一日三世諸佛從此出既從此出可謂諸佛老僧兒老僧諸佛父諸佛父法爾迴超凡聖路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之句云。

穆宗皇帝隆慶元年丁卯

師二歲是年過嗣張氏葢張與師為王母族艱嗣息愛師岐嶷故乞繼承之。

二年戊辰三年己巳

師四歲甫離襁褓而氣度凝重殊無孩穉之意終日梱石間堆堆坐地若憶持者久之中冷涇成腫疾家人搗藥汁飲之稍愈而兀坐如故。

四年庚午五年辛未

師六歲入鄉校不樂章句讀誦唯喜書遇便輒大書之畫墁不顧也嗣王父猷之然亦以是奇師。

六年壬申

神宗皇帝萬曆元年癸酉

師八歲不由他教自然發意念佛按師行實云我幼性頑乃至不肖之事靡所不為但於歲歲二三月間忽動世間無常之想便欲修行念佛念過三日覺得夢中無念非佛過三月後此念漸輕。

二年甲戌三年乙亥四年丙子

師十一歲與羣兒牧西汎澤中鄰牛附師牧者日供一錢師得錢輒貿紙筆以羣牛授諸兒自詣鄰齋學字晚則荷蓑笠號召諸兒麾肱畢升而已故師嘗語其侍者曰我那時已作聱頭長老了。

五年丁丑六年戊寅七年己卯八年庚辰

師年十五躬耕樵且陶於澗北按師禹門上堂云悟上座出身本非他鄉異土之人現前眾兄弟共知共見即本邑南嶽山中一箇樵夫耳又按師荅漢月首座云老僧漁也漁過樵也樵過耕也耕過牧也牧過祇為不知本命元辰立地處故入佛門來。

九年辛巳

師十六歲內室吳氏先是新安吳某者商陽羨善師嗣父飲酒驩甚以女適師是歲內之。

十年壬午十一年癸未十二年甲申

師十九歲是年歸宗復蔣氏之族以張有子堪承紹故。

十三年乙酉十四年丙戌

師二十一歲嘗語其侍者我萬曆十四年染傷寒甚劇初為數晦田放不下闔卻眼便在耕耘上亂自念我且要死管他甚盌於是一意念佛念過數日夢一神人皜衣素裳凌空而過鬚髮巾輿雪暎梁屋間聲言施藥我呼云某正病此何不施我神人轉手與我一丸醒來徧體汗流霍然病已。

十五年丁亥十六年戊子十七年己丑十八年庚寅十九年辛卯

師二十六歲閱六祖壇經始慕宗門向上事耕樅之暇負薪入市貨賣晚歸織屨而壇經旁置玩繹不休。

二十年壬辰

師二十七歲按師行實云乃至二十七歲上山作務有省得管帶拘心意日用常令昭昭然即穿城入市做買做賣不肯放過每繼日以夜胸中作痛猶加照顧又按夏通鐙源流荅頌云師在俗挑柴過一山彎忽見一堆柴突露面前有省。

二十一年癸巳二十二年甲午

師二十九歲嘗語侍僧我二十九歲決志出家是年十二月區分家事安置妻室竟乃縱觀川原遊歷城市覺步履輕鬆如人放下百二十斤擔子

相似聞先師在顯親寺徑往瞻禮此時遂矢歸依之願焉又按行實云向緣家貧縈繫不能純一修行至二十九歲纔得弃室然追想來解脫世間羈絆似有時節我弃室當夜夢著新鞾一緉於行路次一時脫落鞾底遂因先父引見先師。

二十三年乙未

師三十歲正月詣顯親禮幻有傳和尚為師傳以師學道勇銳志期徹悟故以圜悟命師名是春傳住龍池師為荷橐而往至則操井臼司樵爨身任眾務以至鬻薪陶器負米百里之外雖刻苦事眾如此而參究益力安行實云三十歲乃出家祇覺生死到來畢竟不穩當於前境界愈加照顧愈加不穩當二六時中看得心境兩立古人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越看越成兩箇。

一十四年丙申

師三十一歲傳和尚命師薙染而師願終身苦行供僧役故傳上下舟車師一巾服以隨有類廝養然常正色語禪和子老僧三十一上侍先師參禪學道都在務作裏辦汝輩要安坐修行邪老僧不願鼓林遺此法式按為眾普請上堂云百丈大智禪師刱鼓林立規矩有普請例所謂作則均其勞飯則同其食自今觀之似乎不然作者應當作閒者應當閒致使古風彫喪法門澹泊無他葢主者不舉之故也乃云要且者般事無處得藏竄所以為大道所以為公案擔荷者般事須是者般漢若畏刀避箭躲嬾偷閒不足為伴故師住天童日有十數禪和子普請不赴隨喜寺西之玲瓏嵓師立擯之時嘯雪聞公亦在其數而擯牘偶遺其名公述偈自結束去云大家同上玲瓏嵓人逐忙兮我獨閒摒臆此心欺不得不如自擯出松關師義之解其擯為牓僧堂規諭禪和子云。

二十五年丁酉

師三十二歲念己事不明歲月飄忽於是積憂成疾按行實云因侍師入城舟次請益本師云你若到者田地便乃放身倒臥更無別語我只得禮拜昏蒙益甚又一晚侍師上禦復請本師本師良久見我不領便云可憐可憐亦只得禮拜退嗣是周旋師側唯加罵詈我慙悶交感至大病汗流二七日方穌按昌侍者記聞師於是冬侍傳和尚至常州途中遘病先回其父與良師伯者以為崇焉設位辦食轉諸經咒禳之正念誦間師忽至前二人相顧躊躇師詬罵曰汝者鬼子心經念不出要索食耶遂一時蹋翻傳和尚聞得歎曰此子機用若此他日吾宗不寂寥矣。

二十六年戊戌

師三十三歲是年四月八日始內僧服按禹門上堂在俗家寒未嘗讀儒書經史脫塵年晚又不曾備歷講筵按為世菴法姪普說云老僧出家年晚為生死事急無暇及於教乘又按昌侍者記聞師既披髡傳和尚顧師喟然僧亦是箇僧不知因甚捱到者箇時節則師生平堅勇策進斯道葢亦以流光之故不覺兼程而至矣。

二十七年己亥

師三十四歲掩關本山以千日為期按行實云遂稟本師掩關持已虛度三十有四矣則師掩關在己亥之春而昌侍者記聞師於是歲祝髮即於是冬進關初師欲掩關慮費常住乃自備材木小搆關房數楹及千日之需然後進關今以歲紀考之師辛丑冬啟關壬寅領院務遡至戊戌冬而千日始滿則掩關在三十三歲明矣作掩關偈及荅曹林講主法華偈問有散亂順顛倒權為古塔廟一念未生前誰心誰佛道之句與同參輩多所詶唱一日覺宇修(即報恩和尚)與覺安念者於師關房話間念云宇師兄你在家殺幾多羊來索命時如何修面熱不能荅師代云者畜生更要甚麼命。

一十八年庚子

師三十五歲關中因袖破有感呈傳和尚云袖破露出手鞣破赤腳走驀撞富家郎他醜我不醜傳正以偈有若要賭猜枚大家出隻手之句又與山陰王靜虛徵詰雲門問陳操尚書非非想天幾人退位話師云大家在者裏士為大喜與師締方外之交云葢是歲之冬十一月也按傳和尚龍池晚參靜虛王茂士從萬曆庚子冬渡江遠來訪老僧於荊谿龍池山中同眾藜羹藿飯不親文字唯事蒲團竹椅以至廢寢忘飡期於徹證而後已一連住了八箇月。

二十九年辛丑

師三十六歲傳和尚為師按驗往還詶荅雖當機不讓傳不許可以限周千日冬遂啟關按行實云一日本師過關前話及有心無心之旨本師曰你既有心把將心來我呈偈云自心本自心心不自自心心不非自心心心即自心本師曰心不自心自心非心有無既非無自心耶復呈偈云心心即自心有無皆自心有無皆自心無心無自心本師曰今日張渚買兩把青菜來無箇大蘆菔頭我曰某在關房不知謝和尚三拜本師曰終未大悟在又一日本師同兄弟至關前竚立有間曰佛法二字雖不是偶然亦非特意會得但有箇悟入處不妨信意拈來自然貼體隨分道得自然恰好所以大丈夫為道迴別纔趠得源頭到手撩起便行不問如何若何老僧憶昔居臺山有一僧問三賢尚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未審如何是斯旨老僧即鳴指一下曰會麼僧云不會又鳴指一下曰知麼僧云不知老僧但向伊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同聖人其僧矍然致敬倒身三拜直趨而去更不回顧俊哉汝等且道者僧如此去還曾悟得也未若道未悟他卻恁麼去道他悟又悟箇什麼來汝等試道看我即起身一拜曰夜深天寒請和尚歸方丈本師曰不是者等儱侗推開去便了的本師乃舒一手曰我手卻不是驢蹏我曰恁麼道又爭得乃亦豎一指本師曰也當不得又按荅孝廉劉墨僊貧道若不得我幻有老人道未曾大悟在者又爭得到銅棺山頂忽自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則又爭忘得人我相得失是非者又

爭敢道大地分明一箇爐看來渾是火柴頭老僧信手輕挑撥便解翻身動地流者耶。

三十年壬寅

師三十七歲傳和尚移錫燕都命師監院務按行實云我三十七歲本師將北往以院事付管當晚室中擬舉話問大眾我即向前云和尚恁麼擬舉話正好劈口大巴掌便出雖然如是只是怳怳惚惚昭昭靈靈也未得箇安穩。

三十一年癸卯

師三十八歲是年秋因過銅棺山豁然大悟按行實一日自城歸過銅棺山頂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豪過患不可得大端說似人不得正所謂大地平沈底境界爾時怳怳惚惚昭昭靈靈底要起起不來欲覓覓不得不知甚麼處去了又自密密舉前所見所會古人因緣宛爾不同亦自不疑道是與不是按荅漢月首座老僧於有箇小省發始覺得昭昭靈靈之光景雖不從前塵之所起而有者但於舉念則有不舉則無故於生死中未免看作兩橛弗得一體故弗安穩歷一十三載於銅棺山頂不覺昭昭靈靈之一念故覺自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者則不見有男名女字等差別之名相又云於銅棺山頂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見故唯以一條棒直指一切含靈本命元辰立地處。

三十二年甲辰

師三十九歲按行實至三十九歲同覺宇三藐二師弟到京省覲本師以昌侍者記聞攷之則師是歲實居龍池菴師啟關之明年報恩修踵師關亦訂千日之期師以修故傳和尚留神京僅十八甲子而師始往省今約修掩關之歲月旬日至乙巳之孟夏周三稔則昌侍者之記聞為實錄焉。

三十三年乙巳

師四十歲是年四月偕報恩修取道漕河入燕京省覲傳和尚冬十月始達京師時傳住普照禪寺聞師來先使人待之國門及至便問老僧離汝等三年汝等有新會處麼師即出云有傳云有什麼新會處師云一人有慶萬民樂業傳云汝又作麼生師即問訊云某甲得得來省覲和尚傳云念子遠來放汝三十棒師抽身便出又一日傳問近日又如何師即舉起右腳傳云驢腳馬腳師便舉起左腳傳云馬腳驢腳時修禪師在旁師以手指修復顧傳和尚修便出師云不消一指亦出又一晚同眾入室傳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師便出傳云此子如傷弓之鳥見弓影便行又一晚同眾侍立次傳云如人落水坐觀成敗不救一救師即推攙眾兄弟出眾不從師云爭怪得某甲又一晚問是大盡小盡有者道小盡有者道莫是大盡師曰敢保不在曆本上論量便出一早侍傳室中語話了出喫粥眾問說什麼話師把飯桌一攙和盤盌粥菜俱打翻一眾不得喫一日侍立次傳云忽有人問汝如何祇對師向前豎出拳傳亦豎拳云老僧不曉得

者箇是什麼意思師云莫道和尚不曉得三世諸佛也不曉得傳云汝又作麼師即喝傳云三喝四喝後又如何師即連喝退身傳云宛有古人之作師復喝又一早上方丈問訊傳云汝只恁胡統亂統師便起單他往修等輓留傳云不要留他一言相契即住一言不契即去師直蹋步便走傳云將謂汝出一頭地元來是箇無明塊子師云釣背筋蠻子(蓋漂陽方語以傳漂陽人也)誰不識你你作無明會那傳即轉身歸方丈師亦被眾兄弟留住傳云汝恁麼罵了老僧如何掩得別人過汝還在者裏住師即大書云謾人不好事好事不謾人有人謂我罵師父我即向伊道莫謗山僧好傳亦大判云此是閣老前供招無諱也一日凌晨傳和尚以大棒靠佛堂前喚云圜悟我要打汝汝跪了佛我與汝說說佛法了打師走云有佛法與別人說傳趁上便打師當時直倒觸上去傳放棒云汝恁麼觸殺老僧師以棒擬打上云豈不幸哉。

三十四年丙午

師四十一歲居普照傳和尚既任緣住持師亦無煩綜理泮奐優游故多題詠之語寄怡泉照曰偏遊清澗汴嬾走濁谿濱忽睹水中影方知匪上人舉頭望明月明月照吾身南北兩兄弟了然不隔塵自勉偈曰光陰瞬息莫虛刪時節因緣豈等閒一念萬年終不改任他滄海變青山步報恩修曰中秋明月照長安處處笙謌和賞觀獨有野人清徹處為綠玩久覺身寒(一)欲得不孤檀信施直須盡卻我師恩赤手條條無一物橫拈竹棒打兒孫(二)又中秋呈傳和尚曰為愛中秋夜月精與人同樂稱人情億萬州都皆普照一人舉首一輪明傳和尚印云不多不少復書一紙云檀越送得月餅兩箇師徒侍者五人一箇分作四分賸底付與老僧師掇一箇便行。

三十五年丁未

師四十二歲還南傳和尚示師法語云汝離我此去但適意處斷不可住不適意處作急走過恁麼行去不要記歲數須待十字路口有箇尪足阿師與汝印證了不要汝來見我彼時我自相見汝也宜悉之時菰二月中旬留別修禪師有同來不同去愧我獨行南之句三月過維揚登金山留題曰波中卓出始昂頭裂破長江兩道流隔岸紅塵飛不到三三兩兩渡人舟夏居龍池示徒有人生何所貴所貴持大志志大不吾欺浩然塞天地之句秋八月上雙徑陟臨安之天目山撥草瞻風閒其無人乃截江過天台因訪海門周居士士以道學人望隆一世稱門庭高峻者師與之本色相見脫畧窠臼士為手舞足蹈按機緣師訪周居士坐次士問何處師曰南直隸遊天台特訪老居士問尊號師一喝問下在甚處師曰昨在居士書院旁菴歇士曰我有果在莫要偷來喫麼師與一掌曰者老賊頭便行乃館師別業日夕質證恨相見之晚及師辭去與師訂出世之期師以住山告之士曰知命以上行且道風徧界安能深自祕惜耶至紹興邂逅王靜虛虛素奉師獎藉在昔一時留神空宗之士有若陶宗伯望齡王司

空舜鼎咸知名焉至則假館願留憧憧咨[言*口]無虛日故師與之醻醋最多具見全錄中。

三十六年戊申

師四十三歲居石簣山房亦名護生菴或曰非也護生菴去石簣山房半牛哃地乃陶宗伯家世植福地葢哃山云按昌侍者記聞師居哃山日有貴人至菴見師閱論孟貴人問看什麼師呈起示之貴人云不是你家茶飯師便掌貴人大怒適宗伯外至諭之曰和尚與你佛法相見乃惡發邪貴人唯唯遜謝而去天台有無擇者偏見諸方尊宿以機辯盛氣葢人時流憚之嚮師名直趨謁師適師路次栽松遽爾問曰聞哃山有師子特來一弄師舉起钁頭便打擇擬議師直打趁由是道聲藹著宿衲因之就正者亦戶屨滿矣作達磨渡江贊為宗伯作初祖象贊燈前偈示護生菴主有笑裏有刀闚得破光明越格始為僧之句。

三十七年己酉

師四十四歲聞檇李楞嚴備諸禪典乃自往贖之故宿楞嚴有夜央轉臥緣張臂觸省鄰單安睡人者此也過武原留秦山度夏秦山者葢始皇三十七年遊會稽還駐趯此山以望蓬萊僊人之屬故其下有始皇廟師有句曰行到水窮山盡頭秦皇計絕始心休誰知別有通方路大海何曾止浪遊病目景西上人以圓覺知是空華即無輪轉為問師以偈荅曰曾聞病眼見空華我病眼中不見他忽覺淚珠垂面下方知病眼見無差按金粟為景西忌辰上堂云伊於三十五年在紹興護生菴黃昏時屋角頭裏見老僧而有親意三十七年老僧行腳來秦山積善菴同住一夏亦未有省發直至甲子年老僧住金粟伊來同住遂於室中每每與伊痛棒一日謂老僧某甲思和尚者條棒正是大總持云云秦山抵金粟僅三十里歷一十五年而師建法此方道遂顯著於天下至今鹽官秀水之民不問僧俗男女上至簪紱下及暑古不敢名號師而獨稱為金粟和尚云磨勘歲月是秋仍寄護生卒歲。

三十八年庚戌

師四十五歲佩傳和尚南來之語乃辭別宗伯云華事紛紛春盡頭杖藜隨意且悠游謝辭檀越何方去萬里天涯一步收宗伯勉留之以師欲觀南海為津送之普陀且密令寺主玉堂款師故登菩薩頂望日有登顛四顧景幽長水色天光碧玉堂之句訝主人禮意殷勤信宿而還過水西門菴示息機上人偈曰未悟頭頭欲息機悟來息息露全機有人來問菴中主向道門開對水西為石梁陶居士靜室留題荅章居士請問念佛因緣偈辭謝宛委見勉掩關偈自以中歲出家貌言拙樸雖為諸公見重以世識真者寡乃痛自韜晦作偈見意翩翩野老僧匡徒竟不能若問西來意拳頭劈面掄不圖嫌我拙且欲得人憎義斷情忘處諸人會未曾與黃檗無念有禪師會於陶宗伯府第有一見遂若得師於驪黃之外不敢以毛色眙師欣然問嗣法為誰師以龍池告之復問龍池為誰氏子耶師曰本

師親見笑巖來有愴然曰吾行腳燕京時笑巖和尚猶無恙正欲參禮為人所阻恨不及見之今三十年未聞門下有大行其道者其在公乎是年秋傳和尚回自燕京。

三十九年辛亥

師四十六歲還龍池昌侍者云師還龍池葢在庚戌之歲杪以師還山只住八箇月日至八月初呈偈辭云辭別三年方外遊歸從八月山中住也按行實往回四載本師以帖書云大事未完更可前進母來後也命通壽至紹興護生菴喚歸問云汝幾年曾見什麼人我以腳打地以手拍剟便出本師云汝外幾年一些氣息也無我云和尚疑則別參一日本師陞座喚我向前舉拂問諸方還有者箇麼我震威一喝本師云好一喝我連喝兩喝歸位本師顧云更喝一喝看我即出法堂本師下座我隨入方丈作禮云適來某甲觸忤和尚便出本師即安西堂位次一日撾鼓上堂付我衣拂我辭再三本師云汝是什麼意思我云直待和尚天年某甲守塔三載然後可行則行當止則止時年四十八歲後至八月初呈偈辭云辭別三年方外遊歸從八月山中住悟甘做箇無緣地乘箇無緣地辭去本師云與大眾無緣與老僧無緣我云只是某甲更與阿誰本師苦留云汝若去了我直操到底我不得已住之又按禹門上堂於辛亥春二月三日擊鼓集眾於此堂上付與悟上座當時堅執不受此則歲月有徵參驗無差若四十八歲則癸丑年矣癸丑望丁未七稔付拂與辭去又同歲則何以云三年方外往還四載耶然則行實雖師自宣而錄則出白雲體心二十餘人之手故當以辛亥二月為是。

四十年壬子

師四十七歲刻傳和尚閒譚晚話就研足武林乞弁首之語於雲棲蓮大士其畧曰予昔參笑巖和尚於京師幻有兄侍焉無何予以病附餉舶南還而幻有兄侍和尚最久已而徧歷諸方歸老於龍池顧予衰耄臥疾深谷沾沾自濡不足幻有兄方慨然以建法幢立宗旨為己任巖師往矣門庭有人予何幸樂觀其盛過山陰為傳和尚訊王司空并乞序言以司空素問道於傳故也登會稽海口之大峰山兼似王司空有滿口向人言不得謾將東海作書池之句葢司空號墨池云。

四十一年癸丑

師四十八歲居龍池是年始闢睹史內院基葢傳和尚欲建寢殿於山之麓以奉安補處菩薩時儕輩甚眾而經始命師且語師曰除卻釋迦老子福慧兩足有幾人哉但於本領有實證則龍天必不相負吾日莫矣汝見其成師終以受業之地不欲自獨有為退讓益甚復語師曰汝尋常豎出拳頭老僧亦豎出拳頭正要汝自拳自立爾師不謂然一日侍傳山行因石擺擬側師向前扶之傳顧曰汝扶持我耶師云是何言與又一日日色將沈之際傳喚師及報恩修入室云老僧昨夜起來走一回把柄都在手裏了汝等為我扶持佛法師便出復呈偈云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

○○○○○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為賞罰傳目之大笑師接來付火按行實云此癸丑季冬時話也雪中送報恩修掩關北隃有誰人知此意白日掩柴扉之弓傳和尚亦以偈送命師和作師和曰某甲分明沒啟關通身無處著忙閒也無門進無門出只麼堂堂任運間復命師代示明極上人極號元闇師代曰明極看來無實法闇元識盡少人知驀然明闇都翻轉脫體全彰奮振威。

四十二年甲寅

師四十九歲春日因觀落梅偶賦曰寒梅初放雪添肥無那春風送爾歸枝上已離空不住飄飄一瓣不沾泥至二月十二日傳和尚告寂矣當彌留時適師城出命促之歸而奔赴不及故無末後相見之語恣嘗來見聞為作傳曰師於神宗萬曆四十二年甲寅示寂先一日有僧自臺山來師欣然與之劇譚山中宿昔抵莫索浴浴出而示微疾眾環擁知師猒世因請遺訓師舉所著帽者三眾無對師乃拍掷奄然而逝葢二月十二日子夜也按行實甲寅二月十二日本師圓逝我為伴柩三載在昔如來當二月十五日中夜示寂於娑羅雙樹間爰有金棺白氎之文眾議循故事復以哀慕停之寢室三年師為伴柩故也夏居山寺偈曰古寺團團盡竹林娑羅樹下更陰深山僧盤掷蒲團坐堪笑人來解問心龍池葢有雙樹娑羅已近數百年其西偏大根軸解者中安木榻可坐數人故師復有偈曰佛號娑羅大樹王為緣垂世作津梁葢以此云。

四十三年乙卯

師五十歲心喪伴柩龍池山頂高寒焚香卻坐日無餘事乃簡古公案近二百則為之頌以明佛祖大意今集中所見自世尊初生至婆子燒菴皆此時作也因友人論主退步作偈進之人生於世莫徒勞進步何如退步高進退兩關如達破了然隨步任逍遙和楊居士捕魚謁野老貧無舟可繫饒伊日月乾坤麗天堂佛國通不棲世出世間了無寄無可求安可利悲喜現前奚有意不生一念正全提信步程途誰有里沒絲牽爭有住赤手條條任來去騰騰運用轉無功放曠逍遙渾大費不扣頭不踹尾縱逸遨遊囫圇底翻身驀過太虛空大地山河都蹋碎野人自不識行蹤一任閒人言所佇。

四十四年丙辰

師五十一歲伴柩荅潘吳二道人海底泥牛四句之問復以四頌明之冬十二月奉傳和尚骨身入塔時海內名公卿若蘇雲浦若孫淇澳若李孟白若越之陶王皆從傳問道稱門下見知者卒未有以銘其塔以師謙讓未遑故也越十三年住金粟方敢申狀於周少常伯汝登為之撰文文相國震孟為之書丹焉銘之畧曰五臺隱迹闡法荊岑開大爐鞴點銕成金誰其承嗣密雲等森陶王二士昔聞[言*口]音曾可度與鴛鴦繡鍼急須著眼幻有難尋難尋幻有有光少林閱師語錄超越功勛貴其無比千古傳唫。

四十五年丁巳

師五十二歲偶觀龍池有最憐影落澄潭浸反笑頭陀白髮侵之句是歲傳和尚示寂三年矣師心喪既畢眾請開堂乃於四月望日陞座按行實至丁巳年五十二歲結制本山時同門俱在初若易師未肯相下一聞提唱莫不屈服由是一眾為之改觀秋寄石梁陶居士月到中秋滴露濃巖前石菊正華紅山僧盡日茅堂睡長夢毘耶多口翁次澹孺楊居士登龍池韻相逢不必論高深覿面何須更用尋君有勝情並玄度我無名理況支林一盂香積維摩供萬法唯吾獨露祭自覺箇中無一字客來譚笑嬾言心。

四十六年戊午

師五十三歲始建睹史內院繼先志也魏國徐公弘基微服過陽羨通名謁師與師登說法之堂仰睨無額乃酌以雨華之名且欲自書以贈師曰先師在日唐太常(諱鶴徵)且命之矣先師戲之曰公為我籌計如何使我他日得擔負去見閻羅老子不然我亦無用此為也徐不覺有慙色益敬畏師焉于道人乞開示書法語與之更示以偈若據大道因緣不論男女貴賤人人平等一如箇箇本來成現不能緣契無生即便四生流轉自須返照回光悟徹本來之面能令念念不迷大事何憂不辦觸境不隨境流世事何須更猒若也別作別為必也墮阬落塹晝夜坐臥忙閒全體要成一片真實如是修持斷然決不相賺。

四十七年己未

師五十四歲師嚴將順世疾聞師躬自往睨語師曰和尚度我師曰父子上山各自努力嚴為稽首致謝促師還山師曰我為報生身之恩耳嚴曰你在此我不安且汝出家為善知識吾為汝父又因汝得聞極則事吾何恨哉卻謝不已越二日告終過善權寺留題三生堂曰乘茲善力了前因要顯三生只一人來到三生堂上客此生應好悟無生次予坦鄧居士放生偈韻擬寒山子詩六章山中四威儀偈居山四詠杖意次報恩修韻有高提祖印佩單傳之句復以故里行道先哲所難為辭眾說偈曰自知住處我無因一盆風流物外人蹋破乾坤誰是伴草鞵藜杖逞閒身眾勉留乃止。

四十八年庚申即光宗皇帝泰昌元年

師五十五歲睹史內院落成按為眾入堂舉仰山夢陞彌勒內院話葢是年季秋事也冬臘月八日本山啟千日閱藏之期上堂開示有期悟為本閱藏為末及畧舉從上世尊至此無不以悟為期等語作行住坐臥四偈示不二禪人偈。

熹宗皇帝天啟元年辛酉

師五十六歲愍諸學者參禪不得力作偈九首為示入道之要冬十二月因事上堂舉話畢良久云者裏無人證明且向別處尋討下座便行一眾輓之不可故次韻荅滌塵慧有此時難定約終道與終林之句報恩修復

以偈請次韻荅之我無錫插記秋冬只麼相將任運中固死窮途終道路奚拘所住辱先宗達磨不占嵩山地不肖思追隻履蹤歷盡天涯誰近遠一身雲水似飄蓬聞匡廬衡嶽之勝飄然曳杖遂往焉。

二年壬戌

師五十七歲正月初三日登匡廬留題東林有信步何憂不見前蹋破乾坤孰去來之句閒步三笑堂讀壁間王陽明先生詩忽聞迅雷因為次韻中云不愛聖學不援儒不求佛道不入社山僧與俗及朝官同是乾坤無避者大夢為憐惺者寡吾悲痛兮淚欲瀉忽感天雷震法雷驚起龍蛇若翻瓦以雨阻為留東林七日摧頹老衲眾無識知獨寺主大梆(僧為興建東林擊鐸募眾聲聞數里故俗號大梆云)遇之甚隆其山前後剎皆旦過而已至歸宗復留半月日乃過衡嶽取道宜春因度夏袁之泗洲寺袁於洪都最為僻壤山深寺老僧行寥寥有居士數輩時從問道為奉晨夕故寄袁州詩曰諸君義氣越常情愧我無能報此心可思也秋有僧自天台迹師至袁為萬年諸山請住通玄之意初以投身空閒不欲就繼念先人付託之重卒旛然就之八月離袁州次廣信寄復澹孺石田二居士曰野老乘興幽味深那拘朝市與山林密雲彌布大千界一月孤明何處陰頑石醒時唯點首維摩露處莫為心行來廣信傳千里回首相看報此音九月至紹興暫憩護生菴冬十二月抵天台通玄寺。

三年癸亥

師五十八歲住通玄開堂演法有通玄峰頂別是人間之語葢別開山第一代韶國師偈也韶為吳越忠懿王刺台時所奉去師近七百載未有屬和者一旦嗣響其間故今二偈諸方咸傳誦不休焉夏六月始定九旬安居之制深山曠野相依衲子十數輩皆正因行腳之士而茅堂草榻靜處無為師得不倦拋拂寅夕與之提策遂往往有開發者秋日聞雁寄示契如智禪人忽聞雲外鴻聲叫寄語禪人智者裁欲證本來無一物須知觸處契如來復費隱容通法嗣書復求如沈文學問道書別法華無用上人擬荅復禮法師偈復華頂弘上人四問偈。

四年甲子

師五十九歲三月檀越蔡聯璧(字子穀)請住嘉興海鹽金粟山廣慧寺寺即吳之赤烏中康居沙門僧會所建當吳之時佛法雖至中國大江以南無有也會以求獲釋迦文佛真身舍利始翬三寺其二則金陵之保寧太平之化城其一即金粟金粟為東吳首建而攷之禪典則從未有宗門師匠光揚第一義天者故子穀力為輓致諸老咸未克終至是請師焉初師在袁夢至一處見巨井足飲千人方葢亭其上有偉衣冠者進曰此師住處也及詢之金粟信然葢由夙定云四月受請同眾赴上堂有九萬里鵬纔展翼百千年鶴便翱翔之語過會稽師凡三至護生菴眾謂不可吝法力請之為一陞座五月六日入院時本寺龍山為貴人所圖子穀方鳴諸當事求直不已師告之曰在道與德耳爾若為法門則我住若為山門則

我還天台去矣事遂寢一郡聞之咸服師之高義初至之日天王寢殿以外皆編戶所居破屋敗垣饘粥或不繼師處之裕如也冬十月開爐眾盈千指四方麟鳳多集座下而漢月藏為眾首焉復史明復史清都陶愚谿問道書示茂林禪德胡行昭居士書。

五年乙丑

師六十歲鄰虛禪人上雙徑化茶作偈送之示雙徑智光禪人偈復陳則梁問道書陳葢奉天主教者中多泰西利瑪竇語師為荅之最詳與劉子元往復論心華發明之喻皆合雜華大典有偈云華開始顯中心子華未開時子已中果徹因源因該果方堪頓契玅蓮宗足例也謝郡丞青蓮居士自以拘文不得豫參請之列思一睹顏色慮無以致師者時陶石梁廣文餘杭矣乃為轉囑具道所以願見之意師得書遂往謝喜出望外率闔郡士紳會於武林之昭慶寺一眾皆獲法施歎未曾有秋九月過紹興為空華法姪下火冬舉瑞白雪為第二座是歲座下三千指多軒昂騰蹋不可羈縻之士故金粟宗風日浩浩聞湖海矣為金如王朝式題初祖贊自題象贊初武原朱君上申於師懷信疑因未見師一日中夜夢中見人持巨軸展示曰汝識此人不朱諦睨之則神儀挺特踞胡牀衣紫僧伽黎衣類古圖畫高僧者曰吾未識面也其人曰君拜之此宋慈受深禪師象也瞻禮未竟而覺昱日過坊間見所裱象與夢初無有異審其款識則師自題真贊也故朱於眾信中皈向尤篤云。

六年丙寅

師六十一歲示頓越居士法語示普度尚禪人住山法語復王金如史子復半眼居士問道書過武原為朱侍御泰禎父對靈小參跋孤明上人血書法華經後題曰睿程君小象題釋迦文佛出山象贊為煇宗禪人題接引佛贊以古人著草鞂住院凡百任緣故諸如錢穀之需皆不計晨夕是歲歎秋成廩庾告匱師分命結束竟乃倒橐而炊之曰食畢吾與眾齊走耳時門外則已有馱負而至者問其故曰昨宵夢金甲神人告我齋僧功德利益事由是遠近相傳遂有韋馱趕供之說出於齊民之口矣冬眾盈五百乃舉五峰學破山明分攝兩堂始有前後第二座焉。

七年丁卯

師六十二歲春日送道生禪人歸秀水掩關偈曰上人歸去把門封坐臥經行祇此中打破靈雲關棁子桃華依舊笑春風時十方來學雲趨水赴屋不能容至有露坐檐宿者乃闢法堂之左廡建通堂五間十三架牀榻戶牖深明嚴潔坐臥經行超遙容與以為三條椽下七尺單前之地更以餘才夾殿之翼輔以周廊皆不發化士不告檀越其榱礎梁楹一出師衣盂及眾願樂助者其運斤墁堊則方服自為之故經始之日師撾鼓上堂有眼望青天起大屋之語是歲眾滿七百矣題金碧峰禪師象贊示純一上人法語復紫垣居士問道書荅存義上人曹洞五位君臣問題菩提心戒儀序。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九

音釋

弃
（去冀切音器棄同捐也）。
孥
（農都切音奴子也）。
濡
（汝朱切音儒鮮澤也）。
葺
（七入切音緝修補也）。
齦
（口很切音懇齦齦齾也）。
骭
（居案切音幹腳脛也）。
驩
（呼官切音歡與歡同）。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十(年譜附)　　庶十

繼住明州天童寺嗣法門人道忞編

毅宗烈皇帝崇禎元年戊辰

師六十三歲以謝事告諸檀越將為拂衣之舉時徐中丞從治朱侍御泰禎曹侍御谷皆再輓莫回而鍾孝廉鴻穎載言曰師為子穀住四春秋矣屈千日為穎自效犬馬之地遂不哀憐穎乎師惻然為留之岳大司馬元聲以嘗見紫栢尊者亦獵三教遺言遂自撰禪門口訣詣師就正藉一言以流通焉師展卷見一實字即指問曰此字如何解說岳擬議云卻解說不出師曰恁麼則虛言了岳面熱不能答去後復致書云一見和尚心甚念世出世法還須落草盤桓頌古見教師答偈曰須知一念未生前世出世法不可得祇憑者箇老源頭世出世法通貫徹聞師拂衣復致書云此時宜靜不宜動家中人不打鄉談和尚自理會師答曰老僧從來不見有動靜居士既有宜靜不宜動取捨情存此是門外漢未夢見在陽羨吳問卿居士亦以書上聞禪師於嘉禾大倡宗風海內法侶泉涌雲集非具大神力曷以臻此但古尊宿有識超三界而終日悶悶不立一宗不豎一椽不蓄一徒如趙州八十猶行脚者盛名之下猶望禪師韜光內斂[(冰-水+丨)*ㄆ]眎返聽又云古人接引後學機權不等有不下禪牀接者有至三門外接者隨其根器各有淺深若徒以庭前栢樹子為題禪師之頓即後學之鈍尤祈吾師巧譬曲喻無以一棒一喝塞責可也師復云讀手教見門下愛我深矣至矣第貧道固是個不識好惡漢故不知有可禪牀上接者有可三門外接者故亦不見有一人可為徒者也故有眼亦如盲者也有耳亦如聾者也如是則不見有眎可以[(冰-水+丨)*ㄆ]者也亦不見有聽可以返者也亦烏有光可以韜者也若見有可以禪牀上接者有可以三門外接者即見有可以為徒者人相未空我見未忘分別念存造種種業弗敢為也又云心無分別則無取舍無取舍則無憎愛無憎愛則無業識無業識則從心所欲不踰矩焉題玉芝禪師象贊為抱朴蓮禪師題禹門傳和尚真贊(二)復錢性符問道書示太虛藏禪人病中法語答蔡大中丞懋德十七問一時傳[番*支]諸方遂各有答頌焉秋建護世四神王寢殿與齋庫泡湢之屬一撒而新之冬過秦谿為鍾海槎父對靈小叅。

二年己巳

師六十四歲正月於法堂之右方鑿山開址覆屋五間為函丈之室遂有僧問師和尚造方丈向甚處下柱脚師云向汝頭頂心下完後向甚處開門師云一棒打開門開令學人如何入師云看脚下初師正寢止三楹而康僧象設分其半故席前之地不盈尺眾以自居廣廈而師處湫隘不自安乃各出衣盂為建造之二月命門弟子王朝式及昌侍者申狀於周少

常伯乞傳和尚塔上之銘三月與萬峰漢月藏東塔破山明書多規誨法門大體事四月丈室告厥成功眾擇日請師居之八月受福建黃檗山萬福禪寺之請九月歸受業埽傳和尚塔還禮先塋舉族來觀其老者語少者曰吾上世之卜 此地也得師之貞利見千丁今五世以來吾戶不加增而斯人繞萬指受地之靈乃夫夫也邪咨嗟不已至善權埽樂菴祖塔曹琅玕居士等迎請說法於城中萬壽法藏禪寺有山僧出家將及四十載別也無成得什麼事祇明得祖師西來一著子等語還過姑蘇鄧尉山天壽聖恩禪寺埽萬峰寶藏兩祖塔嗣法漢月藏護法趙大中丞士諤周孝廉永年等迎就本山陞座說偈曰今日不肖兒孫高陞遠祖之堂不必重說偈言覿面為眾舉揚急著眼莫思量逴得便行真漢子人間天上更無雙時郡之士紳若汪給諫國拄胡度支子浩劉憲副錫玄徐內史容等皆齋候於城東之瑞光寺而僧俗男女聞師之來萬眾喧闐街衢巷陌為之不通乃登塔之絕級一受瞻禮焉過虎邱埽隆祖塔闔寺辦嚴而譁逐愈甚遂不及舉上而還過松陵舟人不敢維舟近岸僅於中流受熊明府開元一齋過秀水為孝子金善鎔對靈說偈秀水年年秀青山歲歲青祇因人不覺剛自見遷更以拄杖擊靈几云擊碎蟠桃核方見舊時仁急薦取好惺惺頓證無生地高登安樂城崇成無漏業端坐寶蓮心十月結冬制舉費隱容為第二座時眾滿萬指矣。

三年庚午

師六十五歲正月過武原郡丞湯道衡迎於官衙齋畢就請天寧千佛寶閣基陞座二月過武林眾請說法於報國禪院赴閩川黃檗請也黃檗為運禪師脫白之地故至三門有昔日遠祖斷際禪師從此出今日不肖兒孫從此入雖然出入不同要且同為標格之語三月廿七日入院四月十五日開堂垂示云一葉扁舟泛海中乘風來到福城東洪波浩渺無餘事只作拋綸擲釣翁因觀葉相國文忠公詩嘉念之次韻四首以寺為文忠題請朝命所復也今錄其一及第心空選佛場箇中無地列隅方一豪透體豁醒眼十界通身見法王迷去妄分人與我悟來了却短和長回頭直下情無倚便是高登彼岸航五月受香城圓初上人齋需偈為題云暫為黃檗主請作香城客齋罷索予言予言絕標格研磨半錠墨污却一張白舉筆盡力揮〇字不著畫欲會西來意問取門前栢覿面豁然惺撞破乾坤厍六月示定觀時默誕生三禪人偈復葵山彌陳我萬葉內史益蕃問道書清漳王大司憲志道幼歲得省發以就正無人每致生晚之歎因見師垂示語不覺身心踊躍遣使走福唐致書與師曰法錫南來遂令黃檗千年道場儼然未散祇此道場非古非今然不因師來爭知非古今也大師為人不惜身命寧使喪身失命終不為開第二門此是徹骨徹髓獨超千七百則宗門而遠近傳者多作棒頭商量或言可度有智人不可度無智人或曰止可度未悟人不可度已悟人如此等見蒼天蒼天敝漳近有僧定觀者歸述六月一日上堂法語云若汗淋淋時是乾爆爆時如何若

乾爆爆時是汗淋淋時如何此是向芒芒無可據中抉出人人眼睛令他自見又云人世易度大法難逢一番蹉過百劫千生願垂頂門一鍼毋曰五百里外棒頭不到也七月復遣使致書曰讀教札身心踊躍歡喜無量學人季來捨身捨命祇為絕後再穌一著來教直拈出此句真棒著了也知痛了也疑於此疑信亦於此信了也又云亦為前來紛紛起惡知見者皆為不知棒頭是何物不敢不強生分疏亦欲令後來有真痛痒者稍知十方三世四生十地總在拄杖子裏一握一掌一棒一條不作暗糢糊亂猜也師之所荅備見語錄時檇李諸檀督師還浙甚嚴僧俗聞之奔走攀留如失依怙如薛君秉鉉書云聞象駕不日言旋遂使黃檗道場復作雲封古剎奈何奈何眾情若此八月離黃檗葉文忠公孫晟與暹迎師至府第為先君對靈小叅留九日過侯官眾姓請於西禪陞座為留三日九月達武林僧俗迎至鳳林說法因於昭慶受齋時岳司馬在焉相見之際師以佛法真實相為遂至牴牾十月師還金粟撾鼓告眾以清規估唱式分裱衣盂竟飄然拂衣而去道過吳門以舟車勞頓腹疾旋作門弟子乃迎歸北禪調侍故冬月誕日眾勉請陞座說偈云山僧六十有五素來不涉迷悟無端痢疾三年累得通身骨露若人如是證明管取超佛越祖日用二六時中直教更無差互若能如是行持定證金剛堅固試看碓坊蹋碓人終日未嘗移一步蘇州城有六座門門門有路通人路可惜無人簡點知其數臘月明州黃司李端伯嚮師之久聞退院正欲迎[言*口]會慈之永樂禪院成覬得師主之乃致書曰往歲獲侍壽昌始知宗門別有長處然客塵煩惱纏累不休丁卯季秋偶過開先小憩坐參踰月驀然撞倒銕山然纔開口時又覺有物為礙雖屢承博山提誨猶抱疑情靜地思量須到古人大休歇地不應得少為足以自昧生平也客冬偶到武林小菴得睹大師語錄雷轟電掣儼然臨濟兒孫庶幾一覲威光以領吾師熱棒耳永樂禪院荒廢幾數十年近蒙蕭道臺盡力護持故物漸復然譒揚大教正須金粟如來也伏望慈悲憫念速賜光臨俾博地凡夫頓斷多生結習耳師畣書既悉來機復以自養待盡不能領眾為辭而司李與祁大中丞彪佳必欲致師遂復有鄮山阿育王廣利禪寺之命焉。

四年辛未

師六十六歲元日受阿育王寺請為玄津上人書偈於船子和尚推蓬室記之後人日發蔡坦如問道書上元日別吳門登舟解維二月一日抵明州駐天寧受眾姓齋三日入院十五日司李就請本寺開堂指法座者便是大司李大護法於丁卯秋廬山開先寺撞倒底銕山今對人天眾前扶起去也還見麼遂陞一眾雜然稱善舉達澄昭為第二座題雲門湛然禪師真贊為海昌黎眉居士制先覺宗乘序三月過天童景德禪寺埽應菴密菴兩祖塔時寺僧明貫已白郡司李王邑侯章士紳李侍御遵徐侍御之垣檀越徐有[木*巳]等請主太白名山而檇李吳太常伯中偉徐大中丞從治虞給諫廷陞請再主金粟兩郡交迎幾致違言師乃集眾告曰

老僧住院唯汝之故今日去止亦唯汝之故汝等其自裁之聲問眾曰住天童耶住金粟耶舉眾譁天童師意遂定然猶不忍絕故知更與檇李諸檀訂一期相見之盟焉四月三日入院至佛殿基有虛空作殿日月為燈之語葢天童自晉義興開山宋宏智中興以來號江南第一寶坊故宋舒王安石有句曰二十里松行欲盡青山捧出梵王宮可想見之而滄桑代變晉殿唐宮不能與丹崖翠壁磨歲月強半湮沒僅餘甲乙相傳之予院者五然皆苔蘚生房荊榛滿院古先列宿之風陵夷至此極矣師乃為作興修偈曰太白山下天童寺洪水漂流殿如洗普告四眾諸檀那大家出手共扶起司李亦次以偈偈曰太白峰高禪林牓樣一朝平地起風濤推倒黃金瑞相而今重整舊家風安住十方龍象面面玲瓏全無遮障要明者段因緣問取堂頭和尚五月至金粟八月還天童過明州司李迎歸公署乞留再信師一宿而別故有官衙扣擊及請益盛公因緣之語盍師入閩時有盛上座者不自來見乃致書於師有濫付非人之譏故師復云盡大地誰是非人者請上人指出看若指不出祇可懸梁縊死夢筆山中而司李疑為太甚師哂之別後乃疏導其意(云云)司李大為愧服以書與師曰承示盛公一段公案乃知大師直截為人抑逼瞎驢使他無轉身通氣處正宗門所謂殺人刀也盛公孟八郎漢帶累天下明眼作家正不妨存者段葛藤俾渠有出身之路耳每服大師手段辛辣與諸方說老婆禪者迥殊要使大地眾生箇箇阬陷非僅為盛公一人也仍為作真贊曰菩薩面夜叉心惡聲流[番*支]滿葮林禹門浪急龍騰處翻轉山河大地沈佛也打祖也打眼光爍破四天下阿師太似敗家婆教得孩兒會相罵牛頭沒馬頭回狂風驟雨滿天來四方八面相追逼縱有神通掣不開行腳僧會不會腦後一槌百雜碎沙界眾生結大冤禿奴忒殺無慚愧風顛漢老成魔諸方那箇奈伊何巑頭獨見大人相直向德山頭上扇咄九月復為黎眢居士制五家語錄序時道聲益振王公大人皆自遠趨風至忘位貌之崇如錢相國龍錫之入山問道方侍御震孺之虛往實歸駸駸與歲月增長方通所得於師曰謁大師語及工夫不切實蒙師劈面作掌矍然汗下敢呈短偈兼以為別倚牆靠壁多生謎賺海偷天似也無劈面原來真箇熱更從何處說糢糊百城烟水阿誰邊一宿天童大有緣歸去千山盡紅葉誰云渡口有江船至小白嶺再呈偈曰說去一直便去那怕雨泣風愁為甚不生猶豫被師捏過鼻頭十月為還源本其侍者題自真贊十一月作慰司李書有生死二字能迷卻天下人亦能悟卻天下人所以古人聞紅輪必定沈西去未審亡靈往那方而孝子哭哀哀古人便悟豈非悟者亡者哭者同歸無二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等語以司李丁太夫人艱扶襯歸豫章也十二月復爾赤馮居士問道書為破山明道生本題自真贊。

五年壬申

師六十七歲四海雲從人人步道履德規繩不束而嚴其久侍籌室相與紀綱翼贊者則有若石奇雲唯一潤鹽梅鼎牧雲門佛音智空林遠林野奇山幢懷古津用高原普南源融肇心啟法海訓一拙立雪浦琮梅菴宜之輩皆蔇林老成故師次眾韻有曰從今一日不離山肅肅雍雍雲水環獅象潛藏一隊裏龍蛇混雜眾群間老僧棒棒棒誰意衲子惺惺惺孰顏記取他年出林去莫教放過上頭關示若愚廣雪浦琮二禪人偈作天童即景十三首傳法偈一首荅鍾海槎張元岵李仲堅周君謨四殿元問道書為王金如題自真贊實印禪人題出山大士贊復黃司李偈著據評說發難詶詰共萬有餘言以明肇公物不遷義葢神廟時有法師空印者惑性各住於一世之說作正量論非之自傳和尚之論出印已毀版以謝矣近復有僧左袒空印作為證語師恐大義微言卒晦於世乃著是說云。

六年癸酉

師六十八歲荅江似孫陳紀常馮爾赤陸內史寶問道書荅報恩修禪師書荅方侍御書制曼殊大士贊題童子南詢觀音贊為萬如微題自真贊取忞自強之義題自頂相示忞曰者箇阿獃真阿獃一味一生自勉強據箇單傳直指人徹骨徹髓一條棒天下那有者等善知識不顧諸方嫌與謗咄偈贈同參慧轂輪曰本是同根生誰重復誰輕堂堂全體用正令要須行夏四月建通堂九楹深六十尺延袤一百四十尺於大雄寶殿之西偏前容方軌內受千人應供與逵廊半分之復以基搆雄尊上公應迹首冠南國之精廬而廟貌庭除委諸蓁莽無以祝皇圖而壽國集龍天而庇民乃遣僧三十輩航海入閩伐山市木於建甌高陽之虛復嗣法漢月藏洎瑞光弘徹書徹葢藏之嗣也為夏通鐙作曹谿源流荅頌自南嶽至禹門共三十有三世焉。

七年甲戌

師六十九歲春建諸寮十九楹於方丈後山之麓復於善法堂之西偏建屋一十四楹眙前九楹者淺十尺修倍六十尺級高下而三授之前均後殺正與應共之堂聯翩共列焉因居士乞壽五旬偈為題曰夕陽西去水東流人老何曾見白頭能向箇中高著眼普觀法界其同儔示靈根荷講主偈為本梵禪人題血書華嚴經後為眾禪者作洞山尊貴頌為黃檗費隱容題自真贊為雲棲蓮大士作真贊復朝宗忍書復劉孝廉道貞論宗旨書萬言書出而風聞寰海江湖閩粵之人雖猒飫保社操鉏斧而山邊水邊者莫不憮然自失願就弟子之列夏雨甚時西澗湮夷無復故岸山水暴漲囓及平原師默計曰千里金隄潰於蟻壤況環山之水瀉以一道無隄岸而防之萬一玄冥夜作吾輩不其魚乎乃貊率徒役日持畚鍤築長隄首起盆盂峰下尾屬外萬工池通計一千三百五十尺皆用巨石壘砌隄高水下唯聞淒淒嗚咽聲遠近來觀疑登雉堞俯城濠焉秋殿材至自閩挾六舶泛鯨波浮江塞港而入已進關過閘矣府上佐以私意糾察師曰寺明州寺耳豈為吾修哉徑拂衣而去時李侍御追輓不可過慈谿

適馮大中丞與大司馬皆休沐居第聞師過要諸郵亭力為攀留乃率邑之士紳與侍御躬送還山上堂說偈道人行履處幽然意不蒙檀那雖送入不可把雲封試看紅輪日任運轉西東古今常顯露絲來無定蹤冬黃司李服關補武林司李省師山中為上堂昨晚無舌說今朝呈醜拙耳聞兼目睹不間僧與俗選佛與選官同體不同服不以服飾觀便見真面目復馮大司馬問道書為黎眉居士制教外別傳序卻杭州靈隱之命。

八年乙亥

師七十歲制高峰大師真贊題法師三際真贊為定水禪人題自真贊為李孝廉燦題自真贊作慰鍾孝廉書著辯天說為泰西教也與藏公書復萬言有奇即今之後錄也秋建天人師殿於殿之址高百尺縱廣如故建殿九楹為演法之堂高六十尺廣如殿之百三十尺縱如殿之九十九尺而殺其十建閣而藏佛菩薩之語於善法堂西廡之右高五十六尺廣如殿之縱縱殺殿之三十尺皆同時建立焉故師撾鼓上堂有不用材木殿閣成現不勞斧斤法堂本彰不動舌頭只向青天白日下要轉便轉之語葢初秋之四日也冬於朝元寶閣之基復建護世四神王殿高深壯麗傑立其前正與文人師殿相雄峙更於明樓疊翠(其棲久燬)間俯善法寶藏之闕建寢堂一十三楹中五為丈室西五為樓為燕閒其三之在東者則儼設開山與說法本寺者之位號而祠奉之未幾天供厨復成左達西澗右抱九楹若回瞻遙禮於法藏寶閣之前中奉異僧所讖之監厨使者葢寺初嚴是相時有異僧過見之囑曰他後當有數萬指從此君受食故寺僧奉之猶敬虔云為爾保程居士題自真贊制說法堂之銘荅唐孝廉元竑問道書書復黃司李偈示錢廷尉士貴是歲之冬為師七[亠/失/衣]眾踰三萬指殿堂履滿諸名碩問候者晝夜絡繹於道不休而寺無恒產歲用十千一出於傾廩倒橐唯恐其後者先是殿之左有古栢枯且死至是復重榮焉。

九年丙子

師七十一歲上元日黃司李入山省眭復為上堂今朝正是正月半家家辦賞上元節都隨浮世恣情歡誰省茫茫忘本確祇有居士黃元公獨入深山無別樂不若維摩但默然互相唱和妙獨覺為佛音智一拙立題自真贊示淨虛禪人法語示佘總戎偈示沈大司寇演偈示唐孝廉偈送其侍者住雪竇上峰偈與瑞光弘徹書與劉孝廉道貞書合二萬言即今之三錄也是歲東建左序修廊與前九楹十四楹者森然夾殿而立如臣如僕奉君公焉西建兩司於法寶藏天供厨之間堂司後庫司前或廣博而靖深或警嚴而詳至皆廊要縵回檐牙高啄妙極梵宇之崇復於護世四神王殿之右覆屋四周通二十楹為涅槃之居以處有疾僧伽名曰有喜者從雲間錢廷尉之所命也先是廷尉有子及冠而卒於疾大漸時自曰天童天童復曰我念天童則病苦無矣後復夢告曰我今天童披染三年還復歸來故廷尉入山求所以似續之者師為勸修是堂堂成而熊羆叶

兆繼生一子廷尉以為有後之祥遂以今名命焉又自天供廚之西循澗而北隆者屋之窪者樓之延聯至於盆盂峰下外復繚以周垣而寺西之地盡矣。

十年丁丑

師七十二歲天臘日制先覺堂碑文復自書丹木令日制皋亭中塔院興修偈有當年屋塔護全身一夕火光真歇了之句以院燬於火故也次韻示李警菴四首復南嶽霜輪講主書更示以偈示覺圓敏禪人偈為恒證據張敬橋張通伯題自真贊為眾禪者作潙山水牯牛頌為祁驥超居士書醒菴二字更跋其後二月為恣書正覺靈光四字於南海梵音菴舍利記贊之前撾鼓上堂舉黃檗費隱容為座元時容解院事歸省自閩川也三月遠近鬨傳以師將赴大潙之請闔郡士紳偕入山中計留其市井往往偶語儻師果行吾輩將磨礪以須與楚人從事師笑曰客秋有湖南僧至此偶言之耳諸君曷為哉眾乃止然臨淮甌越之民猶奔走竭蹷恐後不及見焉為洞如覺制傳和尚真贊偈示天鈞徐居士題法師靈鑑真贊復嘉魚曹居士書更示以偈為是空表自瑞峰三禪人題自真贊為清菴澄題自真贊六月卻弁山圓證之命七月發慰馮大中丞左遷書八月跋振伯周居士血書金剛經更示以偈九月其侍者乞山居之顏為書端嚴一室四字授之十月立朝宗忍為第二座復馬大中丞問道書復佘周生胡彥彝二居士問道書十一月為林野奇朝宗忍題自真贊十二月卻荊谿禹門之命是歲建屋於寢堂之前及先覺司香之室以樓計者十有三楹以室計者則四十有四楹以明堂計者則前後左右有五以大小計者則大一中二小又二焉猶以伽藍祖師未有寧宇乃於殿之左右翼建堂二區而奉安之復摶土而肖三世如來百福千光之相於殿之正中刻木而肖當來慈氏與廣陵所輦至護法天大將軍相皆礲石為牀座前後妥寘於四神王殿之內莊嚴妙麗如紫金山聚焉。

十一年戊寅

師七十三歲道風益[番*支]無遠不屆雖下里窮亢之域身形拘礙之人莫不想望風裁而咨決心疑者師皆無忝哀慕一以慈光攝授之是夏遂有復韶陽劉曰相陳明欽二居士問道書復閩漳尼寂煇問道書復五羊葉行證袁行成二道婆問道書復內監車天祥蘇若霖問道書復鹽官朱通頂問道書復毘陵王登之王觀方問道書復秀水孫弘基徐廣密問道書春建下院於古攔路菴之前殿堂齋庫凡棲林所宜有者咸備焉三月荊谿闔邑士紳以師季臘尊高宜歸根桑梓復有法藏之命狀曰禪師為法門龍象海內瞻依當此佛法傾頹而師硬豎脊骨肩此重任所謂拌卻一條窮性命刀山劍樹也須登非師而誰大慧云此大丈夫之事非公侯將相之所能為興言及此吾輩真當愧死然度盡海內眾生而於桑梓反[介/心]然無情冥然不顧則法門所言平等者果安在乎此某某所以不能已於今日之請也吾里中富貴者如油入麪永無解脫貧賤者如

北行南轅愈趨愈遠顓望法錫光臨一為指迷謹此合詞以請師以衰病力卻之履卿戈居士乞偈以玄沙頌通意次韻為示有蹋翻天地無家業笑出蘆華恰正圜之句冬濬外萬工池師親自鳩工鑿澗置隄以殺壅閼之災按天童志曰裏外兩區昔人費多工鑿成故名萬工又名雙鏡各深數十尺一道橫分澄碧可鑑上峙七塔寺徑緣此入先是外池壞於洪水裏尚無恙崇禎辛未忽徧生朱藻波紋斕然而密雲老人適至此殿工告成念外池湍決緣內水直瀉無旁殺其勢者乃別為一澗引西澗水曲折出清關橋下皆輦致巨石堅築圍岸鳩工亦且萬計云示程泰華顧德祥鮑元之三居士偈持經法語示程弘業葉行如崔明道二居士乞語薦親書偈示之。

十二年己卯

師七十四歲正月修天童列祖藏骨之塔奉衣盂貲為龍池傳和尚營歲祀之田善卷樂菴祖田如之為驥超祁居士制宗門崇行錄序臺山梅菴宜新搆梵宇成請額為大書獨露堂付顓使更次以偈二月遣唯一潤率諸禪復航海入閩市材集公孫居士摹師小影勒石請贊自書授之張大司憲瑋入山叅謁乞開發為示偈曰一切二邊俱坐斷本無中道可須安掀翻海嶽無人會白棒當頭為指南四月為古南牧雲門題自真贊復孝廉張立廉問道書丹陽湯應冠者常遊禪肆因自集刻相見諸老語附狀呈師師目其說多紕繆恐誤人乃荅曰承翰刻中載貧道機語總之有無不必論如謂貧道一棒的的清而有力則知居士未諳貧道棒頭指處故未得如龐居士之唯吾自偶諧故見有偶有老聃有孔丘及知斯事無止法如七層塔一層又有一層者正居士眼華也豈不聞古云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請居士細思之八月寺鄰徐氏之族以師所修祖山為己塋兆嘖有煩言師徑曳杖去按梅谿語錄荅諸郡縣留行書其略曰貧道濫主天童法席誠非其人但既身處此地不得不任其責山中一切宜問況歷代祖師之塔法道有今日者以有歷代祖師也有歷代祖師故天童斯有今日飲水尚當知源學道人可以忘本乎然則貧道初入天童即當以修塔為第一義所以遲遲至今者於中良有不得已也一則念久弊不可須革一則念己於天童無[糸*系]髮之功驟舉難行之事人必不諒一則念徐宅萬一不能以道義自持或有煩言則貧道唯有一去如此則天童有再興之機而某宅實敗之上孤諸檀信下陋某宅以無量罪過非利生本願也今辛苦九年百廢龐張自揣於諸檀相喚初心稍可無愧故敢以是舉然自知無德不足以化人又不忍坐睹祖塔終於毀壞其勢亦唯有一去而已過虎林錢太史洪中丞與孝廉王元建方子凡輩咸執弟子問道留供養卻之卒至子凡園居浹旬會明州護法諸公輓留繼至而杭之四眾瞻禮者且日以萬數師益猒因夜發將之荊楚抵吳門問道弟子諸千如要迎為一過鹿城以次受葉縣侯張孝廉顧宗伯齋遂得明州王海道應華書且洽宗伯力輓不聽前師益堅去志取道虎邱禮隆祖塔出貲

囑累申汪二方伯楊解元為修葺之時四方風聞師將遠去留益力於是暫還攜李作退休計一時富有力者聞之爭得師供養莫適從乃止孫集公園問道者如市語載梅谿錄中而越諸檀護使者日相望於道不得已聽還天童九月晦嗣法費隱容迎至金粟大集武原諸舊人檀越侍齋留七日十月入山故陞座有驀拈拄杖云爭如者箇木上座生平不近人情之語偈示顧宗伯孫集公方子凡持經法語示別駕曹茹真為宗伯封翁書知非閣三字立林野奇為第二座師出凡五旬過郡五縣十六所至無僧俗男女空邑傾都甚而追隨不獲見者若干數士紳之輩舟車之勞不與焉按天童志曰己卯秋老人曳杖渡江為修塔也其事不具論心韋凡三致書苦心備至歐陽廬陵云初匪其艱在其終之徐侍御之護天童可謂有始卒矣寧波慈谿餘姚諸薦紳先生或合詞或顓簡或轉囑輓留不遺餘力王海道園長書一再至且託[言*身*矢]侍御象三致請教饑澈之懷即裴丞相之於黃檗白侍郎之於鳥窠諦信不是過焉時卓錫梅谿菴孫居士集公梓語錄以行文司李鐙嵒為之序曰有敬日月肅江河者即有躲日月詛江河者道明而聖或時可毀法著而佛或時可攻聖未來毀毀聖道愈明佛豈致攻攻佛法愈著云云是行也追隨杖屨則有黃大參履素顧宗伯瑞屏張大司憲二無王居士金如祁居士驥超周孝廉君謨而往返山中不避嫌怨葢宗伯之力居多。

十三年庚辰

師七十五歲春又正月再卻雪竇之命先是丙子冬僧發光凡三請師弗赴至是復以宗伯之狀來其略曰今春有僧靈雲同徐樊二居士從雪竇來苦乞大師住錫彼山大師如鑒其誠而許之錫疇至秋不難再渡錢塘親送大師之雪竇疇亦擬搆數椽於徐凫巖與大師之鐘鼓相聞亦浮生一愉快事也望大師決焉師力卻之偈示見雲余內監為黃介子柳昇宇襲侍者題自真贊復東魯武岷源問道書從沈給諫因仲請為尹山隆菩薩書聖朝首表奉和高廟御製賜隆菩薩詩有無影樹頭身出表不萌枝上覺華從之句葢隆樊身顯化事詳吳中聖蹟記三月復立梅菴宜為都監寺御用王弘[胤-(厂-一)]內監嚮師道化復聞師有辯天主教說慨然誓作法城衛塹且切皈依之志師為答曰來諭求老僧記獲菩提老僧自不見有一人受記者果知此意即欲逃老僧而不可得何用求耶只因人不知此所以說天說地老僧因不得已辯之非多事也題聖緣唐居士像十月因事至石頭城一時諸常問道者如張大司憲方趙二侍御錢太常阮少司馬咸驚喜出非意留齋三日離都還山示趙侍御偈蘇慈引李妙光王實相三內監偈砯崖徐居士偈書答倪太史太史之與師書其略曰元璐根器薄然讀和尚書微見鞭影一我亦有性骨只是拗耳和尚治拗應有法何不偽與之華鬘三尸蟲著身不得脫立當乞哀還望和尚終悲憐之一我者諱觀復為太史同門友所謂太平獨往子也曾見師天童於師言句不契因自著逢渠解等書排諸方故師與辯折亦幾萬言見直

說中復木麗江問道書是歲山中建置告厥成功按天童志曰昔宏智覺欲新天童寺有以形家言獻曰此寺所以未大顯者山川宏大而棟宇未備師能為層樓傑閣以發越淑靈之氣則此山且震燿於時我老人自辛未入山乙亥歲始建佛殿天王殿藏閣法堂先覺堂大小方丈前此僅一應供堂耳後此丙子則建雲水堂延壽堂丁丑則建禪堂東西客堂戊寅則建下院庚辰則又建東禪堂新新堂鐘樓回光閣返照樓餘寮房泡湢次第稱是睰宏智覺經始於壬子冬畢工於甲寅春一年所而精藍涌出誠遜其神速且層樓傑閣炳煥亦[言*身*矢]弗如然而礎布楹列梁橫桷攢所云上棟下宇葢略備矣老人以無功用行任運莊嚴凡梓人圬人匋人治人強半四方參學者日用事無別如是如是豈僅曰其發謀也審其行志也斷其使下率眾也惠且勤世諦流布而已哉。

十四年辛巳

師七十六歲次韻答璞川曾居士偈復陳靖江木叔書更步來韻復東魯武張聯問道書四月立石奇雲為座元制笑巖寶和尚真贊募塼初祖達磨偈五月毅廟承乾宮皇貴妃國戚田弘遇奉旨進香齎紫衣入山命陞座為演法奉祝皇圖更明佛祖信衣授受之旨為石奇雲元真德題自真贊嗣宗吳居士乞語祈嗣書偈示之八月辞南都報恩之命先是正月二十日前軍都督府太子太傅左都督田弘遇題奏稱南京大報恩寺係朝廷家佛堂高皇高后聖碑在焉梵剎志載有文皇敕書始知額名報恩乃統承大寶之後修此以報高皇高后之恩者近厄於劫火八十三年祖宗孝思勝蹟一旦委諸瓦礫臣實恫然今鄉紳士民久欲捐修天童山七十六歲高僧圜悟大闡宗風凡人見之無不樂施但未奉明旨不敢擅舉仰乞皇上俯鑒臣言敕下該管衙門奉行督理興修以祝延萬壽庇佑生民云云三月二十六日奉聖旨特賜俞允緜是國戚與都下士紳合詞敦請師力卻弗赴九月常住務殷眾益繁師忘盈滿乃因事出山僧俗遮留不止遂曳杖渡江過紹興問道弟子祁驥超與弟大中丞要止別業為棧絕住來省師詶應然四方問道者日戶屨晨滿如市莫能禁也居凡四閱月為祁德公父夷度翁母王氏題贊一陰一陽化育無窮唯惺惺者不住其中法語示惠王府王選侍復吳嗣宗王元泰吳培之三居士問道書曰至詹居士乞薦先慈書法語示之示報恩玉林法姪書。

十五年壬午

師七十七歲明州宋海憲特遣使迎師還山且託中丞勸駕師不得已乃親過甬水以天童囑累宋公徑拂衣入天台正月二十四日至通玄山紆路僻澗肅林寒人迹罕登涉而學者日益親依雖任勞苦服役雜傭作加諸毆逐弗去緜是復成鼓席焉二月示絮文金內監偈三月復詹曰至張太素二居士問道書為奉階謝居士題自真贊四月復朝宗忍書有欲汝細思深想一行一步當為後人牓樣是老僧本誓願之語再示惠府王選侍法語五月武張聯居士乞語薦親書偈示之復台州蔣司李鳴玉問道

書六月初六日再卻田國戚報恩之命二十四日與期生吳居士如貧道再撞到居士面前了但不能為居士吐一字云云七月天台縣百里內居民咸見通玄峰四山變白夜有流光如火照燿巖谷初三日師示微疾初五日手書復驥超祁居士初六日嗣法靈鷲石奇雲以問疾至師顰蹙曰汝忝為一方化主奈何以我故頻頻往來騷擾諸山哉不懌者久之初七日晨興巡閱工作院務如故日午歸方丈語侍僧倦甚因登寢榻臥少頃起坐跏趺未竟奄然示寂是月明州天台兩處僧俗咸欲起塔廟奉全身相持莫決乃於龕前枚卜三之太白九月門弟子率勤舊六十餘人執紼擁幢歸師天童塔建本寺前山幻智菴之右隴僧俗四眾送者以萬計哀聲震山谷更以居恒[(冰-水+卄)*夕]藏髮爪建窣堵波於玲瓏巖上峰先是青烏家為師覓地蹋徧群峰莫知向詣偶憩足青谿之陰忽一總角童子前笑曰汝等為老和尚擇地耶汝常住自有地何用他覓不見道青龍腳下眠買盡世間田遂遙指烏桕樹云此下是也果如言而得吉壤及訊之數里內曾無是童云師凡六建法幢其陞堂語要開示小參機緣法語書問拈頌偈贊雜著恣自金粟黃檗育王天童恒日隨聞抄錄自丙子後則山幢海懷古雪通喆所記今總禹門通玄編成二十卷集公孫弘基離為四冊刊入嘉禾楞嚴藏室流通其闢妄據評辯天判語諸說亦恣與白山布季牙璜錄出介子黃毓祺編為十卷離五冊與闢救說共刊行以壽於世其支本別部如夏通鐙所集源流答頌之類則棨林學者包藏袱挾不啻百千部散諸人間矣鬈度弟子自通壽等凡三百餘人嗣法自大溈如學萬峰法藏東塔海明金粟通容金粟通乘寶華通忍禹門通微雪竇通雲鶴林通門報恩通賢通玄通奇一十二人各各入壟垂手分化一方復有光相通普等數十餘人則皆室中密印未及付授者其或負正知見有聲棨肆如鹽梅鼎佛音智淑之賢天峰景西無聲古峰之輩則先師入寂者也若夫招手橫趨闚鞭即去眙雲漢以高舉入西山而不還者又殆與王臣國士摳衣問道之流同一濟濟不可殫述焉必若投身爐[革*(苟-口+用)]親見指歸則大司憲王公志道侍御方公震孺居士沈求如通華王金如朝式孝廉李公燦聞人王介子毓祺其最著者自此以還如陶宗伯石簣周少常伯海門唐太常凝之陶郡丞石梁馮大中丞留僊大司馬鄴僊李侍御漸鴻徐侍御心韋王侍御芳洲顧宗伯瑞屏王督學園長黃大參履素祁大中丞世培周侍御衷玄[言*身*矢]侍御象三陳侍御平若陸內史敬身劉郡丞九霞錢太常元沖張大司憲二無趙侍御二瞻張廣文客卿吳憲副與則金太史正希孝廉唐祁遠周君謨鍾海槎張元岵方子凡張冰菴居士管霞標蔡子穀馮爾赤祁驥超徐型塘輩則皆確誠諦信所謂弘護無斁者也師以海山容納之量誘掖方來凡聖一目之懷等觀大地說法不帶枝葉為人絕諸廉纖操惡粹鉗鎚單提持向上碎莽蕩二見之窠堀剪差宗異目之稠林微[彳*巳]必呵纖情不順所以士大夫中往往有聞時富貴見後貧窮者多矣况諸學子一以

從上綱宗內諸海印三昧苟有差互痛與排斥昔人稱佛印元牽牛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元弗惜雖師亦有焉力爭祖命靡愛厥身卒俾少室重光濟河復漲三十年間風行草偃馳走天下宿衲嚮往一世鴻儒道滿神州名傳紫閣愚頑咸慕德率土盡欽風故過化則埽邑空都來施則傾廩倒橐坐立之際千指圍繞顧盼之餘蜃樓幻出雖晚年謝迹名藍投身絕壑而蠅趨蟻附奔輳愈殷及夫慧日停輝慈雲掩彩四方聞赴如喪所生千里哭臨有同孺慕山川為之變色(通玄峰四山變白)太白猶然效靈(化現童子指點吉壤)則皆師生平教澤所普被至行所感通如斯之類葢久矣落江湖之口碑矣若其約眾持身之法紹先啟後之謨動必合章程語必該典則津梁百世標表人天者則雖費日糜年莫可殫紀今謹採葺林耆宿平昔記聞與忞所親知目見者參諸往錄定之歲月撮略而編次之庶幾傳布將來使後之人師有所規鑒云爾。

天童密雲禪師年譜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